兒女債

源氏鷄太 著
徐　白 譯

牧原叢刊44

兒女債

源氏鷄太 著
徐　白 譯

牧原叢刊44

牧童

兒女債

牧原叢刊44

源氏雞太 著
徐　白 譯

兒女債

「兒女債」是描寫一個大家庭的故事，以一位老太太貫穿全局。這位老太太已經七十多歲，年紀雖大，但精神健旺，而且愛管閒事；兒孫們在外面的桃色糾紛，老祖母常常不顧一切地硬插上一脚。結果老太太心都使碎了，兒孫們還毫不知情。直到最後，才知道他們一向輕視的老祖母，竟是保護家庭安定的中心人物。

這部書，描寫戰後日本的形形色色，裏面有男女間的貪嗔愛恨，骨肉間的鈎心鬪角；可是也有善良忠厚的人性，和仁慈偉大的母愛。情節曲折，筆調幽默，是一部富有人情味的家庭小說。

牧原叢刊44
牧童出版社

兒女債

著 太雞氏源
譯 徐 白

牧原叢刊44
牧童出版社

徐 白
江蘇南通人
民前2年生
卒於民國62年
享年64歲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曾任：
陸軍砲兵學校教官及大隊長
淞滬地區日本戰俘管理處參謀主任
革命實驗研究院研究專員
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秘書
中國文化學院教授

封面設計／洪素麗

簡介

我不用「序」而用簡介，這不僅是我對徐白崇仰；而且是對這一位業已「圓寂」的同學，作一點追思的懷念。

徐白是否爲一位佛教信仰者？我不太注意；在佛教術語對圓寂的定義是：德無不孤稱圓，障無不盡名寂。徐白的一生，眞可稱得上這兩個字！所以我用此以祈禱他的永生，也可以說是誦仰他文章的不朽！

在我們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中，日文夠得上格兒的實在太少；原因是：留學士官是由我政府保送，對於留學國文字的修養，並不像一般文學校那樣基於嚴格的入學考試，同時士官學校雖然對於軍事學也有高深的研究，但軍隊的術語和軍事學的教材，都取其扼要而嚴謹，並不着重於文藻的俊秀；所以留學日本士官的同學，對於日文的造詣，簡明則有餘，華麗則感不足。在我前後十期同學中，日文造詣之深，實無有出於徐白之右者，我敢斷言。

談留學，留學國的語言文字，本是一種工具；若沒有一種學問上的基礎，對學識的研究，很難達到最高的境界。徐白不僅日文好，而中文的程度，也可說是達到了登峯造極，所以他才能創作出文學上的奇葩。

我爲什麼要這樣的說呢？因爲今天付梓的這一套集子，都是徐白翻譯的作品，讀者都會欣賞他譯

品對於信、達、雅的造詣，然而或許會忽略了他在文學上創作的才能。我們正在和徐大嫂保杰從事他創作的整理；到那時候讀者更可以發覺他，立意的新穎，文才的絕代。

就以翻譯文學來說吧！信達已經不易，雅却更難。能夠將原作的創意，絲毫不遺的，用本國的文字來溝通作者與讀者靈犀相通，說起來好像很簡單，作起來却十分的困難；而徐白的譯作，實爲我們達成了這個任務，而且是優而爲之。

我們和徐夫人爲什麼不先推出他的創作作品而却先付梓他的譯作呢？這是由於另外一個理由。徐白是日本留學生，除對軍事學外，其於日本的文學，却有極深刻的研究。凡欣賞日本文學的同好們都知道：除日本古代文學的作品——如古事記、源氏物語等外，現代的日本文學，大概略分三個時期，都是用他的君主年號來劃分，即明治、大正、昭和；也就是近百年來日本文學的演進與變遷。其中昭和這一代——從民國十六年至今，更因爲抗這一場戰爭前後，又可以作一個劃時代的區分。因爲在戰前的黷武的思想，或反侵略思想；與戰後的民主思想，或極端開放的思想，却有絕大的區別。

我國對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十九世紀以來，可說是汗牛充棟；可是抗戰八年，却發生了一個缺口，而徐白這一批譯作，正好填補上。這一批譯品，是民國三十八年遷臺後以迄於他的圓寂。我們商之於徐夫人，先從這一個觀點，陸續將他譯作付印；關於他的創作，且待於繼往。

以年齡論，徐白長我一歲；以士官期別論，他低我五班；但在文壇的評價上，他却不止高我一等，因此我在此願以先輩尊之。謹此簡介。

鈕先銘　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目錄

簡介……一
飛碟……一
熱海之行……二一
收穫……四三
左右逢源……六三
月下沙漠……八五
千中選一……一〇七
昨日今朝……一三一
銀座內外……一五七
曾經滄海……一八三
舊照片簿……二〇七
遙遠的山脈……二三一
玉柱金樑……二五七

飛碟

一

伊吹家的德子老太太，雖然已到七十五歲的高年，精神還是很好。兒女們的家裏，她固然常常要去串門兒，高起興來，還一個人跑到銀座，看上一場電影，再吃一箇中國麵回來，簡直不算一回什麼事。記憶力也毫未減退，直到現在，自己的衣服，仍然非自己裁自己縫不可。從來也沒有生過什麼像樣的病。照這樣兒，別說八十歲，大概活到九十歲也毫無問題。

這一天，伊吹家全家正圍着飯桌，一塊吃早餐的時候，德子老太開口道：

「我昨夜裏看見飛碟了！」

大家一聽，都發了呆，望着德子老太臉上。據說：德子老太年輕的時候很美。就是現在，也還可以找得出幾分昔日的風韻。不過，鼻頭生得圓圓的，是一種人家所謂「湯圓鼻子」。德子老太的湯圓鼻子，現在已成爲繼承伊吹家血統的一種特徵。親戚本家們談起來常常引爲談笑之資：「伊吹家的鼻子」，出了名了。

德子老太太說着，揚着她的湯圓鼻子，很覺得意。

但是，過了一會，這一家的家主—洋介却輕輕地付之一笑：

「……哪兒來的事呢！」

「對啦！這是奶奶的錯覺呀！」

「要不，一定是睡糊塗啦！」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誰也不把她當眞話來聽。

德子老太正想演述這一箇千載難逢的奇遇，迎頭就碰了這一群不熱心的聽衆，而聽他們的口吻，好像自己老得發了昏似的。自己雖然上了點歲數，眼睛並沒有發花呀！把我當老糊塗，什麼話呢！假使說的是別的事情，她也知道：老人家不必和兒孫們抬槓，裝癡裝聾也就算了，可是，現在的問題，是全世界注意的飛碟啊！這可不能隨便讓步。

「的的確確，是我親眼看見的呀！」

德子老太顧不得吃飯了。向前挪了挪位置：

「我呀！昨天夜裏睡不着，想透透風，打開了房裏的窗戶。外面的月光好亮。天上萬里晴空，連星星都差不多看不見。一陣風吹過來，痛快的很！」

伊吹家住在目黑區靠近澀谷一邊的高地上，到了夜裏，目黑一帶人家的燈火和路上汽車的燈光，都在俯瞰之下收入眼裏，尤其德子老太住的離開正屋的一間房，特別宜於遠眺。還有一句告訴德子老太不得的話，她的孫女兒雅子也看中了這一間房，還向她母親說過：如若奶奶死了之後，她想要來做自己的臥房呢。

「究竟是幾點鐘呢？」

「唔！正是萬籟無聲，丑未寅初的當兒。」

「你看！奶奶連說話也帶着明治時代的調調兒呢！」

大家又哄堂大笑。但是，德子老太並沒有笑。還有一個人——長孫、次孫、孫女三個之中的次孫洋二郎，也沒有笑。祇有洋二郎一個，熱心地聽着奶奶的話。他今年二十五歲了，好像還沒有完全成大人，表情和小孩子一般，聽得入了神。他似乎身體不大好。另外一個長孫一個孫女，都健康而活潑。也許因爲這個關係，比較起來好像病的樣子。

可是，三個人之中，洋二郎皮膚最白，也生得最秀氣。「伊吹家的鼻子」生在他的臉上，一點也不顯得難看。

對於這一點，雅子常引爲遺憾。腦筋是自己的好，只有臉兒，可眞想和洋二郎對換一下。

話雖如此，雅子也生得並不難看。十個小姐排起來，她總可以排在第一個，或者還不止是十個裏的第一個呢。

洋二郎八歲的時候，害過輕度的腦膜炎。所以沒有能像他的哥哥洋太郎讀大學畢業，本人大概也有自知之明，沒有想進大學。但是，就說是老師們大度包容罷，總算半路上並沒有留級，在高等學校畢了業。

二

德子老太太覺得祇有洋二郎在聽自己說話。她很高興。她越發覺得洋二郎又可愛又可憐。她常常想到的一句話，現在又想起來了：

（不給洋二郎找個好媳婦，我死也不能瞑目）。

同樣都是孫兒，但是洋太郎和雅子，縱使老一輩子的不管他們，他們照樣也能找到很好的對象。不！恐怕他們兩個已經找到也未可知哩。

但是，德子老太認爲洋二郎却沒有這種本領。不過，洋二郎的好處，世界之上，祇有自己最清楚。這是德子老太的堅確的自信。她要替洋二郎找一個能了解洋二郎的好處的媳婦。不然的話，洋二郎固然不幸，嫁過來的這個姑娘，也一樣的可憐哪。

德子老太的願心，可不止於給洋二郎找一個理想的媳婦呢。並不是說洋二郎找到好媳婦，她就可以死。她還不能這麼簡單地就死哩。

她覺得：十年前去世的老伴兒，早已在墳墓裏等的不耐煩，正在向自己招手：「差不多啦！快來罷！」不過自己總還不想馬上就去。就使惹兒孫們討厭一些，她還想多活幾年呢！

近來有一句流行的話，叫什麼「惹厭的年齡」，這是從前沒有的，而現在大家都在嘴上說着。德子老太正是這樣的年齡。當着她本人的面，自然誰也不會提起這句話，可是他們心裏一定在說：「差不多可以死了罷！」「哼！你們放明白些！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我纔不死吶！」

德子老太生過三個兒子四個女兒。人有了七個孩子，裏面總有一兩個成績不如理想，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她的第三個女兒季子就是一個例子。

大概在二十年之前，季子和情人私奔出去了。事後德子老太也覺得後悔：早知道她要私奔，也未嘗不可以答應她們結婚呀！可是事情已成過去，來不及了。

從此以後，音信無通。

戰前有人說：在九州看到過她，但是這話並不一定靠得住。也曾託人到各處找過，終究沒有找到。

假使季子還活着，今年也四十三歲了。應該生了外孫。德子老太想：至少得看到那外孫纔死哩！究竟季子後來過得幸福不幸福呢？而且，這二十年，又不是普通的二十年啊！當中有一次大戰爭，死了不少的人呢！她至今沒有音信，是不是早已死了呢？如果是死了，怎樣死的也是問題啊！好好地死在床上的，那倒也罷，倘若是被那男人拋棄了，絕望之餘，跳了海……

德子老太近來不大提季子的事了——因爲洋介聽了不高興。不過，睡到半夜醒過來，想起季子，眼淚常把枕頭流濕了。

這裏順便再寫一件德子老太放不下心的事……

最小的女兒敬子，今年三十九歲，五年前守了寡。她在料理店當下女，現在好像有了愛人了。可是前夫還留下有孩子呢！怎麼辦？但是，又不能扔下她不管。總得給她想法子落個收梢結果呀！還有……

總而言之，這一件沒有完，那一樁又不放心，德子老太目前總不願意就死，事實上也不能就死。對啦！總想有一天自己擔心的這些事，都能有圓滿的結果，在兒孫們環侍之下，安靜地死去！留給他們做遺囑的一句話，德子老太已在心裏準備好了。就是：

「家庭安定！……」

三

德子老太望着熱心傾聽的洋二郎清澄的眼睛，向着他說道：

「我那時候，想起你們去世的爺爺啦！」

「唷！飛碟還附贈情話嘍！」

雅子老氣橫秋的嘲笑祖母。

差不多快到該上班的時候了。洋介是社長，等一會就有汽車來接他。

但是，三個孫兒在九點之前，都得出門上班。洋太郎和洋二郎，在他們的父親洋介主持的伊吹商事公司做事。雅子在另外一家公司，地點也在丸之內。

洋太郎是總務課長。當然將來有繼承父親當社長的希望。

成問題的是洋二郎。現在是普通社員，將來恐怕也昇不到哪裏去。家裏讓他到伊吹公司去做事。也是因爲既不能聽他在家裏賦閑，到旁的公司去又怕他幹不了。而他現在所做的工作，不過是管管雜務，不需要用多少腦筋的，比方發發郵件之類……但是洋二郎本人倒並不引以爲嫌，他照樣努力地幹着。

「……不料，南邊天空中，發現了一個亮晶晶的東西。我倒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圓圓的五個，斜斜地排成一行，正向東邊移動着。」

「一定是飛機嘛！」

「不對！」

德子老太斷然的否定。

「飛機應該有聲音哪！天上靜靜的，一點響動也沒有呀。我活到七十五歲，還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東西呢。說牠紅也不紅，帶點橘黃色，發着軟軟的光，沒有一點聲音，飛將過去。」

「……」

「我就像做夢似的，呆呆地望着，一會兒就看不見了。」

「……」

「過後纔想起，這一定就是飛碟。心裏頓時緊張起來，後來也沒有能好好睡。」

「不過……」洋太郎說：「沒有一點證據可以證明這就是飛碟啊！」

「我也覺得沒有根據呀！」雅子也順風扯旗的附和。

「不！我親眼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過，還沒有聽說日本發現過飛碟嘛！」

「所以，昨天夜裏是頭一次出現哪！就被我看見了呀！」

德子老太越發認了眞。洋介吃完了飯，一面抽煙：

「媽！這話可別到處說去啊！」

「啊喲！爲什麼？」

「人家會當您老糊塗啦！」

「這是什麼話，哽？」

「不！不錯的。奶奶！」

德子老太現在簡直是四面楚歌。這時，洋二郎纔開了口：

「我倒很想看一看呢！」

又接着說：

「我……覺得奶奶的話，一定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呀！」

洋二郎這句話，雖然不大强硬，對於德子老太，可猶如得了百萬的援軍。但是又被雅子輕輕地一句撇開：

「洋二郎知道什麼！到公司去，可別亂說啊！」

「我不說，可是我眞想看一看！」

德子老太笑嘻嘻地：

「眞的！那時叫你起來看就好啦！不過，也來不及啦！可是，說不定今天夜裏又要出現呢！」

洋二郎正經地想開了心事。雅子和洋太郎面面相覷。嘻的一笑。他們的母親孝子—洋介的太太，好像做結論似的道：

「嘿！不趕快走，要遲到啦！」

把德子老太的話打斷了。

德子老太心裏很難過。她痛切地感到：在這家庭裏，自己的位置，已被趕到屋角的一隅去了！最氣人的還是：在日本看見了飛碟，這件事應該是世界性的大新聞。在全世界二十幾億的人口之中，看到飛碟的，祇有極少數的幾個人。這種千載難逢的光榮和幸運，家裏人竟都嗤之以鼻！心上實在氣不過。她想找個出氣的口子。但是，德子老太告訴自己：現在總算洋二郎還認爲我的話是眞的，只好拿這一點來聊以自慰。

（所以，非得給洋二郎找個好媳婦……）

大家都走空了，剩下德子老太一人，對着空飯桌，喝着已經冰冷的醬湯。

四

三個孫兒，一齊從伊吹家的玄關走出去。下午回家，各人分頭回來，早晨上班的時候，大概總是一塊兒走。

走出去不遠，就是大道。再過去幾十公尺，有公共汽車站。搭上汽車，到澀谷站，然後換高架電車，在東京車站下車。

時令已進入十二月，嘴裏呼出來的氣息，變成白顏色了。但是，天上一片深藍，一朵雲也沒有。洋二郎抬頭望着這樣晴朗的天空，想着剛纔奶奶說的話。他的心裏，一定在描繪着飛碟的幻影。他覺得這是美麗而神秘。無論如何，自己也得親眼看一下！

「哥哥！今天的晚飯怎麼樣？」雅子問洋太郎。

「不要準備。今天有忘年會。」

「我也一樣。」

「哼！女人也開忘年會？」

「當然囉！女人也會喝酒，高起興來，也上酒吧去哩！」

「簡直不得了！」

「我看見啦！」

雅子噗嗤一笑。

「看見了什麼？」

「哥哥的她！」

「胡說！」

「唔唔！眞的！」

「我的她，有好幾個呢！」

「就是那好幾個裏的一個。銀座『海』酒吧的比呂子小姐！」

洋太郎臉紅了。接着苦笑了一笑。雅子釘緊了問：

「嘿！怎麼樣？」

「那個，我和她沒有什麼。」

「不過，在那酒吧裏，大家都知道哇！」

「幾時去的？」

「大約十天之前。」

「爲什麼到今天都沒有講？」

「早就打算要說的……」

「你總不是一個人去的吧？」

「那當然啊！不過可別不知趣問我和誰去的！」

「可是，爲什麼偏偏到『海』酒吧去呢？」

「因爲常常在哥哥桌上看到他那裏的宣傳火柴盒兒啊。」

「你在那裏說起是我的妹妹沒有？」

「那怎麼會漏出來呢！一塊兒去的人，替我打聽到的。」

「那，比呂子坐過來了？」

「唔唔！她被一個半老的男客抱着肩膀……」

「一定是那個傢伙！」

「噯唷！您知道那個人？」

洋太郎沒有回答。

「不過，她眞漂亮啊！稍稍帶點野性美，身材也生得挺好……」

雅子說到這裏，低頭看看手錶。公共汽車老是不來。

「哪！坐計程車去罷！哥哥請客！」

剛好一輛空的計程車駛來，雅子招手叫住。洋太郎先跨進去，雅子，洋二郎跟着上了車。車子一開動，雅子便說道：

「洋二郎！今天晚上回家，告訴媽媽：哥哥和我都不回來吃晚飯！」

「好！」

「不要忘啦！」

「哪裏會忘記！可是我想剛纔奶奶說的那個飛碟……」

「嘿！又來啦！不行的呀！上了歲數的人，這就叫幻象，根本沒有的東西，她會看見了。也就是老糊塗啦！」

洋二郎不作聲了。雅子也不再理他，和洋太郎說起話來了。計程車駛下了道玄坂。洋二郎腦子裏的飛碟，已經飛去不見，換上一個女郎的臉兒了。對於洋二郎，這是一個比飛碟有過之無不及的神秘美麗的臉兒。簡直和佛像一樣，後面發着毫光，叫人不能正面的看她。洋二郎連對於腦子裏的她臉兒，也好像面對着現實的她一樣，老是要躲開視線。

洋二郎突然大聲叫道：

「我要下來！停一停！」

車子正將駛到站前的十字路口。唧－唧！的殺住車，停了下來。雅子問：

「怎麼啦？」

「我搭電車去！」

「眞笨！汽車不比電車舒服？又快！」

「不過，我還是搭電車去！」

洋二郎也有箇倔强脾氣，說出口的話，絕不更改的。雖然這種情形很少見，但有的時候還是要發作。家裏人都認爲他這種地方也是腦筋不好的關係。

雅子還想說些什麼，洋太郎不耐煩地說：

「好了！愛怎麼樣，由他去罷！」

「那麼，當心點啊！」

洋二郎下了車，汽車又飛駛起來。過了一會，雅子道：

「哥哥！您對洋二郎打算怎麼辦？」

「沒有辦法！自己的弟弟嘛！我得照應他一輩子啊！」

「可不得了，我是早晚要嫁出去的，倒不要緊……」

車子由青山向赤坂見付方向駛着。從車窗望出去，家家商店門口，年末大廉價的旗子，正在寒風

中翻飛着。

五

這時，在高架電車裏，洋二郎正難受的氣都接不上來，不過，倒還不單是難受，同時也心花怒放，快活得如同登仙。

電車裏面，滿得不能再滿了。洋二郎一隻手抓住懸着的皮帶，身體被擠得拗轉過來，動都不能動。聽說剛纔不知那裏電車發生了故障，所以這班車裏，客人特別增加，大家前胸貼着後背，幾乎透不過氣。

但是，在這身體被擠得拗轉過來的洋二郎的面前，一位美麗的小姐，正低着頭，臉兒緊緊地貼在他的胸口。她也並不是願意如此的。實在是被後面擠得沒法，自然地弄成這副羞人答答的樣子。

洋二郎不怨恨今天的超等客滿了。簡直覺得感謝都感謝不過來呢。他要像騎士一樣地保護這位姑娘。他鼓足氣力，不管電車怎麼搖盪，得抓住皮帶不放。他的臉掙得通紅，大概就是這箇緣故吧！

姑娘身上的化粧品香味，不斷地送到他的鼻子裏。她貼在洋二郎的胸口，動也不動。洋二郎想：她恐怕已聽到我心臟跳動的聲音吧！

半年之前，洋二郎就注意到這位姑娘總是在惠比壽車站上車。他和她，大約三天之中，總有一天同車。並且還知道她都是在有樂町站下車。

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知道。也沒有法子知道。洋二郎怕自己的心事被同路的哥哥妹妹知道了不好意思。可是，自己的視線，却離不開這位姑娘的臉兒。但是再進一步應該怎麼辦？他想不出主意來。他也不想去動這些腦筋。

不過，他覺得：今天丟開計程車不坐，來搭電車，眞是不枉辛苦這一趟！

電車忽然地一換速度，車裏的人幾乎都要跌倒。洋二郎拼命地支撐住。姑娘身體的重量，整個地壓到他身上來了。

「當心！司機！」

「噯唷！」

大家叫喊、怒罵。也有人故意喊着頑笑。車裏又起了一陣憤怒之後的笑聲。

這時，這位姑娘纔抬起頭來望着洋二郎，噗嗤的一笑。

洋二郎的臉紅了。他想起來了：剛纔在計程車裏，腦子裏現出那張後面放毫光的臉兒，正是自己懷中的這個姑娘。他連忙躲開視線，不敢看她了。

電車裏面稍稍騷動一些了。但是這位姑娘仍然貼在他的胸前。洋二郎也依舊不動。他眞想就永久維持着那個姿勢下去！

這時，他想起家裏的奶奶來了。爲什麼想起奶奶來了呢？連自己也不明白。同時，他想要告訴這位姑娘：我家奶奶看見飛碟了。

家裏人雖然關照過他，不可以向別人亂說。但是，他非常地想要告訴人。幾乎熬不住。而且這位姑娘要下車的有樂町站，眼看着快要到。話已從咽喉底湧上來了。他已連着唾沫嚥下去好幾回了。越

忍越難過，簡直逼得快要出冷汗。洋二郎終於開了口：

「我家奶奶奶呀！……」

姑娘吃了一驚，抬起了臉兒。繼而知道他是向自己說話，就換了一副微笑的表情，似乎在問他：

「什麼呀？」當然，洋二郎也不敢正面看她的表情如何，祇把視線看向旁處，急急忙忙的道：

「我家奶奶，昨天夜裏看見飛碟了！」

「唷！飛碟？」

姑娘眼睛睜圓了。

這時，電車已滑進了有樂町站的月臺。周圍的人，開始向車門那邊移動。姑娘也離開了洋二郎的胸口。離開的時候：

「這件事，下一回告訴我啊！」

她似乎這樣說了。洋二郎聽到是這樣的。

六

這一天下午，德子老太上大森的志村家去了。志村家是她第二個女兒恭子嫁的丈夫家裏。在東京，她還有第二個兒子元次郎的家，和第三個兒子良平的家。德子老太每月都到他們家裏去一次。有時也住個兩三天。

半個月之前，她剛去過恭子的家不久。所以，按次序說，應當上良平的家裏去纔對。但是德子老太特別選定上恭子家去，是有道理的。關於看見飛碟的事，在伊吹家，除了洋二郎之外，大家都把她當作老糊塗，不聽她的。她一定要去告訴告訴二女兒恭子。她在自己房裏坐了半天，覺得再不告訴告訴人，心裏萬不能服貼。老這麼下去，說不定會憋出病來呢。

說這種話的時候，兒子的媳婦，多少要對她存點客氣，但對於恭子，一切都可以不必顧慮。

而且，恭子的丈夫志村豐一，昨天已出差上關西去了。他在一家公司裏當部長，常常要出差。德子老太準備今天晚上就在女兒家裏吃飯。不！看情形，假使恭子相信自己看到飛碟的話，從心裏眞的發生驚歎，德子老太甚至於自己出錢請女兒吃飯也可以。

德子老太手裏有錢。但是誰也不知道她有多少。有人說：至少有五十萬元。也有人說：頂多不過十萬塊。這個問題，不到德子老太死後，是不會明白的。

德子老太的這筆錢，是她的丈夫在死前十天，瞞着兒女們，偷偷地給她的。這是她的丈夫的私房錢，以前連德子老太也不知道他有這筆錢呢。

他對德子老太說：

「惟有這筆錢，你可千萬別放手啊！以後的世界，老年人若是沒有錢，人家會討厭你的。即使不被他們討厭，他們也不會來孝敬你。我們得看準了這一點……」

德子老太覺得自己的丈夫居然偷偷地有私房錢藏着，心裏想着不免生氣，但是，他死前竟還把這筆錢特地留給自己，倒又覺得很值得感謝。

第一、可以不必每月向洋介拿零用錢。而且兒女們有了困難，自己可以給他們錢了。眼前，對於

死了丈夫的敬子，德子老太沒有告訴洋介就給過敬子好幾次錢，總不止三萬四萬呢。爲了使愛情豐富，金錢也是必需之物啊。

德子老太搭電車，直坐到大森站。這也是老年人沾光的地方，差不多總有人讓座位給她。恭子的家，在山上。

二門關着。按了半天電鈴，也沒有人應聲。大概都出去了。德子老太很失望。但是好不容易來這麼一趟，且繞到後門那邊去看看罷！後門那邊的小門，一推就開。厨房門也沒有關。

「啊喲啊喲！太不小心啦！」

德子老太一面咕嚕着，走了進去。

本來有一個下女，一個月之前，回到鄉下去了。三個外孫，都上了學校。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

縫衣機上還攤着衣料，纔縫沒有幾針呢。大概恭子正在縫衣服，忽然想起要買什麼東西—本打算馬上就回來—到附近的地方去了。

德子老太反正不忙着就走。自己拿了坐墊，到走廊邊太陽正照着的地方，坐了下來。德子老太的身材，從前有五尺一寸五，在當時算是高個兒了，現在似乎不到五尺了。不過，體重倒有四十五公斤，顯得相當胖。

沒有風，晒着太陽，倒很舒服。天空晴朗得很。德子老太想：昨天夜裏看見的飛碟，現在到那裏去了呢？是不是還像昨天那樣，在什麼海上飛着呢？

德子老太漸漸地瞌睡上來。就這麼坐着，眞的睡着了。打着輕輕的鼾聲，上身緩緩地搖晃着。

德子老太忽然驚醒了。電話鈴響着呢。但是恭子好像還沒有回來。

鈴聲繼續響着。德子老太一面叨唸着：「來啦！來啦！」站起了身。

德子老太拿起電話筒：

「喂！對不起！讓您等啦！」

對方是青年男人的聲音：

「志村公館嗎？」

「是呀！」

「是東亞電氣機械公司營業部長的志村豐一先生公館嗎？」

對方又問了一聲，接着道：

「您是志村太太吧？」

「不……」

德子老太雖這麼說了，對方似乎沒有聽清楚，立刻換了一副莊重的口吻：

「太太！我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報告您！」

德子老太想要說恭子不在家，聽到這句話，不由地問道：

「您說的什麼事呢？」

「太太！您可別吃驚！」

「……」

「您的先生，志村豐一先生，外邊有了女人啦！」

德子老太猶如迎頭被澆了一盆冷水。

熱海之行

一

德子老太說：

「……請您再說一遍好不好！」

「您的先生，志村豐一先生，外邊有了女人啦！」

對方一字一句，清楚而正確地又說了一遍。

「……」

德子老太想：眞糟糕！接了這麼個意想不到的電話！這個電話應當是恭子接的，對方也以爲是恭子，纔這樣說話的呀。

可是，這個問題太嚴重了。簡直是電話裏突然刮來風速一百公尺的大颱風啦！

德子老太考慮了一會，心想還是一直裝作恭子，把他的話聽完了最好！

對方叫道：

「喂！喂！」

「……是！是！」

「您嚇了一跳吧？」

「當然！」

德子老太喘了一口氣：

「假使您說的是事實的話……」

「太太！您疑心我嗎？您是不是以爲我說的是謊話？」

「我始終相信我家先生。」

「這就是您錯誤的根源哪！」

「有什麼證據嗎？」

「當然有囉！」

對方很有把握似的。聽上去聲音很年輕。恐怕不過二十幾歲呢？

德子老太眞擔心：怕的這裏正接着電話，恭子冷不防地回來了。一面懷着鬼胎，一面注意外面的動靜。自己也覺得這種心理很矛盾。照道理，這個電話，應該頭一個告訴恭子，叫她注意纔是啊！

「您的先生，從半年之前起，出差忽然多起來了是吧？」

「……是！」

「那裏面有一半，實在是去玩女人的。告訴您一點具體的例子好吧？」

「……請您告訴我！」

「七月二十五、二十六上大阪出差，實在是上熱海去的。其次，八月十三、十四兩天出差上名古屋，也是一樣。」

對方好像有一本記事册似的，挨着次序把正確的日期讀出來。當然，德子老太也不知道志村豐一是不是出了這麼多差。就連恭子，也不見得一次一次的記得這麼清楚吧？可是，對方却能如此有把握地把日期都唸出來，他到底是什麼人？和志村豐一是什麼關係呢？

「您的先生，昨天出差上關西去了吧？」

「是！」

德子老太緊張了。

「後天，禮拜天的夜裏回來是不是？」

「……」

「可是，太太！您的先生明天晚上住在熱海呀！」

「您怎麼會知道的？」

「連旅館都定好了嘛！」

「這和您所說的玩女人，有什麼關係嗎？」

「太太！我說到這樣，您還不明白嗎？」

「我家先生說：常常在熱海招待公司的客人。」

「太太！您眞是濫好人好到了家啦！所以，我看了不忍不開口啦！」

「您眞熱心！」

「哪裏的話！太太！總而言之，明天晚上，您悄不聲地上熱海去看一下試試！」

「可是，熱海的旅館也很多啊！」

「對！……是大熱海莊。照過去的例子，幽會的房間，大概都是在『桐之間』這一回一定也是那個房間。」

「到底，那個女人，是什麼樣的人呢？」

「……」

「您要不告訴我個淸楚，我也……」

「太太眞地上熱海去嗎？」

「嘸嘸！到了這一步，管它是上熱海，下地獄，我都去！」

「對！就得這樣纔好！對方的女人是個寡婦，還拖着兩個孩子呢。」

「唷！是寡婦嗎？」

「那麼，再見！」

「喂喂！」

德子老太慌忙叫他：

「請問，您的貴姓大名……」

「我呀？……總而言之，我是社會正義之士。」

對方只說了這一句，咔嚓就把電話掛了。

德子老太茫然地出了一會神。然後慢慢地走回原來走廊邊坐墊的位置。

「大熱海莊……幽會的房間……桐之間！」

恐怕忘記，又在嘴裏唸了一遍。她自己覺得始終是很冷靜地，該問的都問了。假使接電話的是恭子，恐怕立刻就要衝動。

不！就連德子老太自己，假使老伴兒還在世，聽說他在外面搞了女人，雖然今天自己七十五歲，恐怕也要怒髮衝冠，氣得七竅八素了。

總而言之，這件事不得了！現在德子老太覺得：渺小的一個志村家的問題，比了看到什麼世界性的飛碟的問題還要來得重大了！

可是，這個社會正義之士所講的話，如果都是確實的，那他對於志村豐一的秘密，眞太詳細了。他是不是對於志村有仇恨呢？也許他就是志村公司裏的職員吧？世界上眞有這種愛管閒事的人哪！這樣暗箭傷人，眞不是男子漢幹的事！德子老太想着，不由得要生氣。

這件事：把它悶在肚子裏不講，也是個辦法。但是，既然聽到了，德子老太的性格，就不能撩開不管。如果志村眞的迷上這拖着兩個孩子的寡婦的話……

恭子太可憐啦！

到現在，這個恭子還沒有回來。上哪裏去了呢？門都不關好就出去！也太馬虎啦！

（你這麼馬虎，所以纔弄得丈夫搞了女人你也不知道的呀！）

德子老太好像恭子就在面前，向她埋怨着似的。

二

又過了三十分鐘，恭子纔回來。

「啊喲！媽來啦！」

「嘔嘔！早就來啦，一個鐘頭之前。」

「啊喲！啊喲！」

「什麼啊喲啊喲！門都不關就跑出去，來了小偸兒怎麼辦？」

「不要緊的！」

「也許有重要的電話打來呢。」

「豐一又不在家不會有這種電話來的。」

「你也太放心了！」

「豐一也這麼說來着。不過，總比勞碌操心的好啊！」

「也得看什麼時候什麼事呀！你要稍微振作一點纔好呀！」

「我很振作呀！」

德子老太覺得話說不進去，重新向恭子的臉兒端詳着。不錯！這是一張從不操心沒有勞碌過的臉兒！但是，德子老太明白：別看她這樣的臉兒，現在祇要自己一句話，就可以叫她變成殺氣騰騰的羅刹。告訴她好呢？還是不告訴她呢？德子老太還沒有能決斷。

根據德子老太過去的經驗；丈夫在外面搞女人，做太太的能不知道就過去了是最好。在某種意義上說起來，所謂幸福，就是這麼樣的。但是，自己想熬着不告訴她，需要很大的忍耐纔行。而且光是不告訴她也不行呀。必需要給她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媽怎麼啦？」

「沒有怎麼呀！」

德子老太自己也覺得心情漸漸沈重起來了。

「媽！您今天有點兩樣啊。」

「當然兩樣囉！我昨天夜裏看見飛碟了嘛！」

「飛碟？」

恭子也很意外地，盯着德子老太。

「是呀。可是，家裏的人聽了，誰都不相信，都說我是老糊塗了！」

「不過，媽還沒有老糊塗吧？」

「當然！」

「媽慢慢地說給我聽！我先去泡茶來。」

恭子向厨房裏去了。看樣子，她似乎對於飛碟頗感興趣。德子老太很滿意。今天也不枉老遠的來

這一趟。話又說回來了，就因爲來這一趟，纔接到那麼箇電話！……

恭子托了兩杯紅茶來：

「媽！請喝茶！」

「啊！謝謝！」

德子老太喝了一口紅茶，馬上就談起昨天看飛碟的經過。並且把早晨大家譏笑她——除了洋二郎之外——的事，也發了一頓牢騷。

恭子聽着，不住的點頭：

「如果是眞的飛碟，這可是箇大『新聞』哩！」

「那是自然！」

「好像以前報上也有過這樣的消息。」

「不過不是在日本看見的吧？」

「不！是在日本看見的。」

「幾時的事？」

「好像在三、四年之前。」

「我倒沒有注意。我還以爲在日本是我頭一個看到的呢！」

德子老太的自信，頓時發生了動搖。恭子很同情的道：

「我去打電話告訴報館好不好？」

「報館？」

「是呀！雖然在日本是第二次，報館也許會登出來。他們要登，多半要把戀的照片印上去哩！」

「那很好哇！」

德子老太馬上又笑嘻嘻的了。她今天早晨在家裏，就希望有這樣反應的。可是，大家連報館兩箇字都沒有提。德子老太想：自己的名字會登在報上，這件事大概一輩子不會有的。要有，除非是遇到車禍什麼的。總而言之，祇有在不吉利的時候，名字纔會上報。

但是，如果能夠作爲一個發現飛碟的人，登上了報，那是最令人高興了！對了！就讓新聞記者上這裏來訪問罷！也不要告訴家裏那些人！對了！祇有洋二郎，不妨悄悄地告訴他一下。

明天早晨，家人看到報上登着自己的照片，一定都要大吃一驚。對於自己，要重新尊敬起來了。

德子老太正在這裏幻想，恭子說：志村豐一有個朋友在B報館裏，她也跟那人很熟，可以和他談談，站起來打電話去了。

祇聽見恭子在說：

「啊喲！是嗎！哦！是這樣嗎！」

一會兒，回到德子老太面前：

「媽！不行！」

「爲什麼？」

「他們說：一箇月裏總要接到好幾箇這樣的電話，他們都不相信了！」

「一箇月有好幾回？」

「他們又說：氣象臺也說不是飛碟，大概是流星……」

「那有這種流星！這絕對是……」

「媽！品川區有一箇『日本飛碟研究會』出版一種叫『宇宙機』的雜誌，我想要是告訴他們，他們會登在雜誌上的。怎麼辦？」

德子老太不做聲了。她的美夢被打得粉碎。但是，她的腦子裏，還清清楚楚浮現着昨天夜裏看見的飛碟。

恭子催問：

「怎麼辦？」

德子老太慢騰騰地說：

「……算了罷！」

「媽不要失望啊！」

「我纔不失望呢！」

「今天多坐一會不要緊吧？晚飯給您做點好吃的東西。」

「豐一幾時回來？」

「後天晚上。」

「後天晚上啊？」

「怎麼啦？」

「沒什麼！近來出差眞多啊？」

「嘔嘔！升了部長之後，不斷地要出差。」

「幾時升部長的？」

「五月一號呀。不過，他說待遇還和從前一樣，反而忙的多，有點不合算呢。」

「豐一的身體近來怎麼樣？」

「他老是說疲倦。尤其是出差，好像更累得厲害。」

「還纔四十七吧？正是男人的壯年嗎！」

「嘔嘔！」

「你近來倒胖啦！恭子！」

「中年的發胖呀！豐一可還是瘦呢。他說：你不操心所以纔會發胖。」

「豐一近來那方面怎麼樣？」

「那箇方面？」

「那方面嘛！」

恭子臉紅了：

「媽眞討厭！」

「我問的是眞話！」

「大概是人家說的四十歲鬆了勁兒吧？」

「那麼，一箇月裏？」

「……一回！」

德子老太想：這就對磕兒了！

三

這一天夜裏，德子老太總是睡不着。十一點之前就上了床，聽到打十二點，也聽到打一點。在恭子家裏接的那箇電話，始終沾在心上丟不開。

她終於沒有告訴恭子。起初沒有一口說出，以後就鼓不起勁了。她覺得這樣一來，自己却揹上了一箇意外的大包袱。

對於這件事，德子老太還有點半信半疑。但是，她覺得十分之八是不會錯的。志村豐一對於丈母娘很好。無論什麼時候，德子老太去了，總很歡迎。也總留她住兩天。在家庭中，志村也算是個好父親，好丈夫。德子老太萬想不到志村會有這種事。她不能不感覺憤慨和失望了！

她想：是不是應該和志村見面，細細地談一談呢？

忽然聽見走廊裏有人走動。德子老太噤住了。是不是賊呢？這樣的深夜，不會有人輕手輕脚向這邊來呀！

紙門被慢慢地拉開了。德子老太幾乎要叫出聲來。但是她沒有叫。她知道：倘是猛地一叫，反而會引起賊的殺心，說不定要變成明天報紙上「老婦被殺」的新聞材料呢。她心裏像撞鐘似的發跳。正屋那邊，睡得靜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奶奶！」

是洋二郎的聲音。

德子老太全身的緊張都鬆下來了。自己也要發笑。

「怎麼樣了？洋二郎！」

她把枕旁的電燈捻開。看清了洋二郎。他身上又換上了西服。

「我，想看一看飛碟……」

「哦！」

「昨天也是這時候吧？」

「是的呀！」

「我無論如何要看一下……」

德子老太的飛碟熱，比了今天早晨，已經跌了一半。不大把它放在心上了。但是，看到了洋二郎如此熱心，半夜還要起來等着看一下，德子老太不能不感動。

「把那門關起來，到這邊來！」

「嘔嘔！」

「你這樣的想看飛碟嗎？」

「神秘的東西呀！不容易看到嘛！」

「那是自然！」

「打開那邊的雨戶？」

「對！不過今天究竟看得到看不到？可不知道啊！」

「不要緊！」

洋二郎把離地三尺高的窗戶外的雨戶拉開。外面的寒風吹進來了。德子老太連忙在睡衣上加了衣服。

祖孫兩人，由窗戶探頭向外望着。今天天上有一些雲。但天空仍然很亮。下面目黑一帶的燈，看着很覺美麗。

德子老太指着道：

「昨天夜裏，就在那個方向看見的！」

洋二郎向那面凝神望着。

「不冷嗎？」

「不！」

他望着那邊不動，祇是搖搖頭。臉上的神氣，簡直入了迷一樣。德子老太心裏禱祝：今天夜裏，希望飛碟再飛出來，給洋二郎看一下。

過了十分鐘。但是連飛機也沒有出現。夜氣更深了。但是洋二郎似乎一點也不感覺厭悶。反倒是德子老太覺得等的不耐煩了。但是，她和自己最愛的孫兒洋二郎這樣憑窗眺望着，也是很滿意的事。

洋二郎望着天空，忽然說道：

「我呀……」

「啊！」

「他們叫我別跟人說，可是……」

「什麼事？」

「我告訴人了：我家奶奶看見了飛碟。」

「告訴誰了？」

「在電車裏常常碰到的一位小姐。」

「哦！」

德子老太不禁向洋二郎凝視着。洋二郎端整的側面臉兒上，很難爲情地發着紅。

德子老太直覺的想道：

（洋二郎是不是愛上那位小姐了呢？）

她覺得太意外了。到今天爲止，她萬想不到洋二郎也有談戀愛的膽量。假如是這樣，對於洋二郎就大有重新估價的必要。可是，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姑娘呢？德子老太又擔心起來了。

「那位小姐怎麼說的？」

「她說：這件事，下一回告訴我啊！」

「下一回？」

「噯噯！剛巧說到這裏，電車已到了有樂町站，那位小姐每次都是在那裏下車的。」

「那位小姐聽了飛碟的話，沒有笑？」

「不！她祇瞪圓了眼睛……」

「後來就說：下一回再告訴我？」洋二郎點頭。德子老太放了心。她覺得那位小姐沒有像家裏人那樣發笑，就很令人滿意。

「她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怎會不知道呢？」

「祇是早晨在電車裏常常碰到而已嘛！」

「不過，總和她說過好幾次話了吧？」

「今天還是頭一回。」

德子老太弄不懂了。洋二郎對於一個僅僅是常常碰到的姑娘，就有冒冒失失地向她說話的勇氣嗎？但是，這一點，經過洋二郎的說明，德子老太總算明白了。

「這位小姐很美麗？」

「我也不大清楚，可是覺得她好像後面放着毫光似的。」

「後面放毫光啊？」

德子老太很感動地說。這沒有錯！洋二郎一定是愛上了她。

「那麼，洋二郎今天晚上要看飛碟，是想看了告訴那位小姐？」

「不是！我自己也想看！」

「哦！……奶奶也想看一看那位小姐……」

「早晨和我一起去搭電車，就可以看到她。」

「早晨那麼擠的電車，奶奶可受不了！」

「那倒是啊！」

夜裏的天空，依然很寂靜，已經過了三十多分鐘了。德子老太抬頭望着天空，又想起志村的事來了。

德子老太想：乾脆，明天晚上自己上熱海去看一看罷！但是，自己一個人去，又覺得沒有照應。頭一個問題，旅館對於這樣一個單身的老婆婆，是不是肯讓自己住呢？對了！何不帶洋二郎去呢！

「洋二郎！明天禮拜天，公司祇辦半天公吧？」

「是的啊！」

「跟奶奶上熱海去，好不好？」

「熱海？」

「是呀！洗洗溫泉，到禮拜天晚上回來就可以嘛！」

「去！奶奶！」

洋二郎很高興的望着奶奶。德子老太也看着洋二郎。

這時，突然地周圍發了亮。兩人連忙抬頭向天上望去。在幾十公尺的上空，有一箇五公尺左右長的雪茄烟似的東西飛着，好似海底的暗藍色，發着無數閃閃燐光，後尾噴出橘紅色的火光，完全沒有聲音。速度快得和噴射機一樣，祇有兩三秒鐘，就看不見了。周圍又恢復了原來的暗黑。

兩人都開不得口了。是不是一瞬的幻影呢？過了一會，洋二郎纔很感動的歎道：

「我也看到了！」

「對！奶奶也看到了！」

兩人再也不說話了。這時好像起了風，院子裏的樹木，微微地搖動着。

四

雖然是週末，十二月的熱海，客人並不那麼多。祖孫二人並沒有預定，也居然在大熱海莊開到了房間。

德子老太雖把洋二郎帶來，但是關於志村豐一的事，一切都不想叫他干預。她打算不讓洋二郎知道，就把所有的問題辦好。當然，洋二郎的爲人，關照他不要告訴人，他是絕對聽話的。但是，這種事對他一定沒有好影響。德子老太怕的就是這箇。

兩人是五點之前抵達旅館的。洗了一箇温泉澡之後，德子老太獨自在走廊裏繞了一回。確實看到有一間房間叫「桐之間」。這樣看來，那個打電話的人，說的大概不是謊話吧。

德子老太心裏，眞希望沒有這麼一箇「桐之間」。最好是老遠地到熱海來，空跑了一趟纔理想呢。

「桐之間」雖然和別的房間有走廊連着，却好似一間離開正屋的獨立房間。外邊還有格子門很精緻。在這旅館裏，大概是最好的房間了。德子老太住的樓上的「曙之間」是一間八蓆，帶一小間三蓆的房間，要兩千元一天。「桐之間」恐怕要三千元吧？志村帶女人住一夜，再喝酒吃菜，一定要一萬元。他雖然當着部長，錢也不見得那麼容易呀！德子老太連這些事都替他想到。

格子門裏邊，還沒有拖鞋放着。兩個人大概還都沒有來。

「這就是他們幽會之地啊！」

德子老太站在外面望着。她打算：見機行事，有必要的時候，就一直走進房去。她不得不扮演一個惹人厭恨的角色。這也爲的是女兒外孫呀！

晚飯之後，德子老太又到「桐之間」前面去看了看。還是沒有拖鞋。

剛巧一個下女走過，德子老太問道：

「這箇房間，今天晚上有空吧？」

言外露出假使空着，想換換房間的意思。

「已經定去了。客人要晚一點纔來。」

「哦！是嗎！」

德子老太又折回樓上。到底上了年紀，上樓下樓的，相當地吃力。

洋二郎坐在走廊外側椅子上，向外面眺望着。他不喝酒，也不抽香煙。似乎也不喜歡看書。

「洋二郎！厭悶嗎？」

「一點都不！很愉快！」

「那就好……」

「昨天夜裏的飛碟，眞好哇！」

「嘔嘔！看到了，眞不容易啊！」

——但是今天早晨吃飯的時候，提到這件事，又被雅子迎頭譏諷了一頓，說得好像家裏出了兩個瘋子似的。

「後面放毫光的小姐，今天早晨沒有碰到嗎？」

「沒有！」

「碰到了，你可以告訴她呀！」

「我也想告訴她，不過，不好意思啊！」

「男人家這樣不行的！下回碰到她，你也可以對她說：我家奶奶想要見見你！」

「我說不出口！」

「爲什麼呢？男人家這幾句話還不能說！」

「奶奶！出去散散步罷！」

德子老太看看錶。還沒有到七點。剛纔聽說那兩個要晚一點纔到，現在出去散散步，消磨一箇鐘頭，剛剛好。

兩人走出旅館。白天雖暖，夜間却冷起來了。冷冷清清地，在人影稀疏的熱海銀座走了一會，快要到海邊，正想折回，洋二郎道：

「去看看海景吧？」

祖孫二人，走到海邊坐在防波堤上。海面暗暗地，看見點點的漁火。波浪的響聲很大。德子老太回頭望着街市那邊，只見夾着許多霓虹燈，展開着一片華麗的夜景。燈火一直亮到遠遠的山上。

（熱海恐怕也是最後一次看到了呢！）

自己還不願意馬上就死。可是稍微上遠處出門走一走，就會忽然引起這種消極的念頭。也許是上了年歲的關係吧？

洋二郎一直凝望著海，忽然叫道：

「奶奶！」

德子老太轉回身來：

「什麼？」

「奶奶看着海，會不會引起悲感？」

「感覺悲哀啊！」

「我呀！看到山，就覺得偉大。今天在火車上看見富士山，覺得眞偉大。」

「那是自然。」

「但是，海就顯得悲傷。覺得似乎海底下充滿着什麼悲哀一樣。」

「唔……」

德子老太不知道該說什麼纔好了。她很希望洋二郎像一座山一樣，經得起風雨，耐得下孤獨，有時還能和白雲逗着玩玩。但是實際上，他恐怕免不了常常像海底一樣的悲哀。不！甚至於連這悲哀也感覺不出……

「冷起來了。回去罷！」

「嗽嗽！」

兩人回了旅舘，又泡了一下温泉。德子老太心裏漸漸緊張，覺得嚴重的時間正在逐次迫近。把洋二郎留在會客廳看電視，德子老太又踱到「桐之間」前面。格子門的裏邊，整整齊齊放着一雙拖鞋呢。

收穫

一

德子老太定睛望着那雙拖鞋。現在房裏面，是志村豐一呢？還是那有兩個孩子的寡婦呢？不，也許都不是，而是另外不相干的一個人吧！

德子老太心裏禱告：

（希望完全是一個毫不相干的人！）

附近沒有人影，德子老太踏近一步，側耳試聽格子門內房間裏的動靜。但是裏面靜靜的，簡直好像沒有人，毫無聲息。

祇要聽到一兩聲咳嗽，也就可以聽得出是不是志村。可是，姑且作爲聽出來是志村了，以後又將如何呢？德子老太還沒有最後的決心。

到熱海來的路上也曾想過：不妨趁他們兩人在房間裏，闖進去看一看！現在纔覺得：這種方法，可說是極笨的下策。如果這樣一來使志村丟了面子，反而激而生變好像老鼠被猫追急了反咬一口，倒

轉頭板下臉來不認賬，那時，波紋擴大，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程度。恐怕連恭子也要對我懷恨。還有，這件事要讓洋介知道了，一定會埋怨母親：「這麼大歲數了，還要多管閒事！」

到了那時候，自「飛碟」以來，德子老太在伊吹家的位置，本來就已被大家趕到犄角裏，正在心裏難過，再加上這件事，勢必更慘。這太不合算了。

德子老太找到結論了：爲自己着想，替恭子打算，這種闖進兩人幽會房間裏去的方法，至少不是得失利害看得很清楚的七十五歲老人家所應該做的。

話雖如此，老遠的來這一趟，什麼證據也沒有捉到，如何善後也不想想辦法，就這樣眼睜睜地放下手，德子老太又不甘心。

好在現在房裏祇有一個人。何不裝作走錯房間闖進去看看。假使裏面是男客而不是志村的話，祇要跟他說幾句：

「啊喲！啊喲！我又走錯房間啦。上了年紀就是這麼不中用，對不起！」

退出來就行了。總不致於把這麼大歲數的老太婆，當做闖房間的小偷兒吧！

但是，如果房間裏是志村呢……

德子老太左思右想不得主意，又想：這時如果下女走來，看到自己在這裏伸頭探腦的，一定很以爲奇怪，想到這裏，心裏急的不得了。

這時，房間裏似乎有人走動，好像要走出來的樣子。德子老太連忙踮手踮脚，離開了格子門前。跑開不到五公尺，就聽到後邊拉開格子門的聲音。

德子老太向丹田之下沈了一口氣，鼓勇回頭一望，出來的不是志村。是一個三十左右的女人，身上已換上旅館的棉和服。她比中等胖瘦的人稍稍胖胖一點，並不怎樣美麗，但臉兒生得也頗足吸引男人喜愛。眼梢有點向上吊，看着覺得有點覇氣，可也同時顯得有魅力，當然，不能算上品的魅力……

這個女人對於德子老太，毫未注意，祇是脚下走得很快，越過前面去了。一瞬之間，心裏一急，德子老太突然向她開口說了話：

「喂！……」

女人回頭望着德子老太。德子老太接着衝口而出地：

「志村先生還沒有到嗎！」

她看得很清楚，這女人臉上頓時露出驚愕之色。她好似噤住息，望着德子老太，做聲不得。

德子老太又追問了一句：

「我想要見志村先生……」

「……您是？」

女人好容易纔擠出半句話來。臉兒生得倒還過得去，沒想到嗓子沙啞的難聽。

德子老太這時已深信不疑：這個女人，沒有錯，一定是志村幽會的對象。

——豈一竟幹出這種事來了！

心裏湧起了失望與憤慨。但是外表始終是笑嘻嘻地：

「您問我嗎？」停了一停，然後從容不迫的道：

「我是志村的親戚。」

女人悻悻地：

「我不認識什麼志村先生啊！」

「啊喲！是嗎！眞對不起！不過，這旅舘的帳房說：今天晚上『桐之間』是志村的名字定下的。您剛剛是從『桐之間』出來的吧！」

「……是啊！」

「這是怎麼搞的呢？帳房裏的人，看不起老太婆，跟我開玩笑嗎？」

「我那裏知道！」

「可不可以麻煩您，和我上帳房間去一趟呢？」

「我爲什麼要陪你去？」

這女人高傲的說。德子老太仍然笑嘻嘻地：

「不！並不要您躭擱工夫啊。我確實聽到說是『桐之間』，可是您又說不認識什麼志村。一塊兒去問個清楚，看是誰弄錯了？也算幫我這老太婆一個忙，勞駕您一趟！好不好」

「我纔沒有工夫管這些閑事呢！」

「一定不行嗎？」

「我又不認識什麼志村不志村嘛！」

「是啊！那也沒有法子！」

德子老太表示不再求她了：

「我祇好站在這裏等志村來吧！」

「……隨你的便！」

女人冷冷地說。她的眸子裏顯然含着慌張和憤怒，手指尖也在發抖。德子老太祇裝不看見：

「可了不得！」故意歎息道：「七十五歲的老太婆，志村還叫我來纏這個圈兒！眞是！……平常倒是對我很好的……」

女人聽了也不理她，氣鼓鼓地走了。

德子老太站在那裏沒有動。這個女人也許是上帳房去，叫他們看見志村來了，先擋住別讓他上這邊來。但是，德子老太想：到了這一步，志村來不來都不要緊。這個女人一定會把我來找他的事告訴他的。祇要志村能自己反省就好。或者，過一兩天另外找個機會，我和他兩人見見面，把那個電話的經過告訴他。搞女人，當然不是好事，可是志村有這樣一個告密的敵人，也是個大問題，不可不防。

德子老太想起在會客室看電視的洋二郎。說不定他回到房間裏不見德子老太，正在擔心呢。她不願意叫洋二郎着急。

德子老太正想先回房間去，轉過身來一看，那個女人又從對面走過來了。她偏着臉不願意叫德子老太看到似的，很快地走進了「桐之間」。

二

德子老太回到自己住的「曙之間」。房裏已經舖下了兩副被蓋。但是洋二郎還沒有回來。德子老太似乎很累了，一屁股坐到露台上的椅子上。也無心欣賞外邊的風景。好像牙齒縫裏嵌了東西一樣的不痛快，心裏老是鎮靜不下來。眞想再去和那個女人細細地談一談。

現在這時候，恭子在東京，大概什麼也不知道，正在無憂無慮地過日子呢。希望她就這樣一輩子無憂無慮地過下去罷。從這一點意義說起來，那個電話碰巧被德子老太接了，也許可以說是很僥倖的事。至於以後的話，事已過去，祇要志村能夠覺悟就好。

這時，聽到走廊裏有拖鞋的步聲，很快的跑到房間前面停住，刷的推開房門，洋二郎進來了。

「奶奶！不得了！」

「不得了？」

德子老太抬起了身。

「她來了！」

洋二郎滿面通紅，大概回來時跑的很急，還在喘着氣。

「他？」

德子老太還以爲洋二郎看到志村了。洋二郎着急道：

「哪！昨天夜裏不是說過嗎！叫我說『飛碟』的話給她聽的那個人！」

「啊啊！後面放毫光的小姐？」

「是啊！」

「在哪裏？」

「在會客廳裏看電視。」

「她一個人？」

「不知道呀。」

「那麼，你和她說話了？」

「沒有。我正看着電視，偶然向旁邊一望，不知什麼時候來的，她坐在那邊呢！嚇了我一跳！」

「她也看見你了？」

「嘸嘸！」

「後來呢？」

「她看到我，似乎笑了一笑，不過，我也沒有看清楚。因爲奶奶說過，要見見她，所以趕回來告訴您。」

「那倒謝謝你了！」

「奶奶！馬上就去罷！」

「嘸嘸！當爲要去。不過奶奶走的慢，洋二郎你先去！如果她有要走的模樣，你就說：我家奶奶要來，請你等一等！」

「我跟她說？」

洋二郎有點窘了。

「是呀！剛纔不是對你說過嗎！男人家，這幾句話應該能說呀！快去罷！要不，她說不定要回房間去了！」

「那麼奶奶趕快來呀！」

洋二郎又跑出去了。德子老太聽着拖鞋聲走遠了，想道：

（這一趟熱海總算沒有白來！）

縱使志村的問題，弄不出結果，能見到洋二郎心愛的那位小姐，也可算很大的收穫了。德子老太對着鏡台，理理衣襟，摸摸頭髮，匆匆地走出了房間。

要到會客廳，得經過二門裏的走廊。德子老太正走到那裏，剛巧一輛計程車，開到二門前。無意向那邊一望，祇見志村豐一悠悠地從汽車上跨了下來。

（啊啊：究竟沒有錯！）

志村還沒有注意到德子老太。在這裏碰上，恐怕是天意的安排吧？德子老太站住脚不走了。這時反而是她的心裏「咚咚」直跳。

志村走進二門，正要脫皮鞋，纔看到德子老太。

「啊！媽媽！」

他驚得叫起來了。臉上頓時發了白。轉身似乎就想逃走，但馬上又站定下來：

「爲什麼到這裏來了？」

「帶洋二郎來週末旅行的啊！」

「是嗎！我到大阪出差，公事比預定早完了一天，所以……」

「那好哇，快上來吧！」

「嘔嘔！」

旅館的下女在一邊望着。似乎很替志村爲難。志村一面望着下女：

「我還是就回東京去罷！本來打算明天叫恭子和孩子們到這裏來的。」

「很好。你就這麼辦罷！熱海是不容易來的。她們一定很高興的。」

「是嗎！」

志村無精打彩地應着。

「當然是這樣！」

德子老太很有力的口吻接着道：

「不過豐一！你回東京之前，我有幾句話想跟你談談——不能讓外人聽見的。」

「什麼話呢？」

「祇有我一個人知道的事。」

志村不安地望着德子老太。

「等會兒，到你的房間『桐之間』去談罷！」

「桐之間？」

志村的臉兒又發了青。他沈默了一會，然後似乎下了決心：

「我明白了。既然您調查得這樣清楚，也不必再等會兒了，現在就去罷！」

「可是我現在還得先去看看洋二郎的愛人呢。」

「洋二郎的愛人？」

「噢噢。剛纔纔知道她也恰巧住在這旅舘裏。洋二郎一定要叫我去見見面。豐一！你看！這麼一來，我這七十五歲的老人家，也就夠忙的啦！」

「好罷？等一會兒再談！」德子老太說完，向會客廳去了。

志村咬牙望着她的背影走遠，然後慢慢地脫皮鞋。

下女臉上大有慘不忍覩的樣子，望着志村。

三

德子老太走進會客廳，十幾位客人，正在熱心的看着電視。洋二郎很着急，向這邊直招手。德子老太一面向他走近，一邊老早就睜大眼睛向他的前後左右尋找，看看是個什麼樣的姑娘？廳裏光線暗暗的，看不大清楚，但隱約看見有一位青年女郎坐在洋二郎旁邊的位置上，想必就是她。從後面望去，似乎生得不錯。

德子老太輕輕地坐到洋二郎後的一張椅上。探過頭去，湊近洋二郎耳邊低聲問道：

「是那一位？」

洋二郎不回答。很緊張的樣子。

「右邊的一位？」

洋二郎點點頭。鄰座的這位姑娘，好像也聽見了，回頭向德子老太望着。德子老太滿臉露出親愛之意，向她點頭招呼。姑娘也似乎微笑了。德子老太覺得很可愛。

電視正播送着謠曲。德子老太對於這箇，沒有什麼興趣。看現在洋二郎的樣子，大概還沒有和這姑娘談過一句話呢。假如是這樣，德子老太就非得想法子給他安排一箇機會不可。

德子老太心裏一面盤算，一面又考慮志村的問題。心裏叨唸着：不能刺激他！必須不惹起他的氣憤而叫他和那女的分手。

電視裏的謠曲播完，有幾位客人站起身走了。那位姑娘也站了起來。德子老太連忙站起來。

「很冒味……」

德子老太向她說了話。姑娘停住了脚步。洋二郎一言不發，乖乖地站在德子老太身後。

「小孫洋二郎，聽說常常在電車裏見到您……。」

「是！……」

「據洋二郎說：您願意聽一聽我看到的飛碟的情形……」

姑娘望了洋二郎一眼，點了點頭。

「您若是沒有什麼不方便，祇要十分鐘就夠了。到那邊吃茶室，喝點茶，我們談談好吧？」

姑娘似乎有點爲難的樣子。

「不！我太冒味了。不過上了歲數的人，看到什麼稀罕東西，總喜歡說給別人聽聽。而且，第二

次，昨天夜裏，洋二郎和我，又看見飛碟了！」

「噯呀！是嗎！」

姑娘眼睛瞪着圓圓的——這似乎是她的特徵——很興奮地：

「我很想聽您談一談！」

「是嗎！謝謝您！」

德子老太鞠下躬去，順便回頭望望洋二郎，他也很高興的笑着。

「那麼，我們就上吃茶室去罷！」

德子老太領着他們就走。

在吃茶室裏，德子老太和洋二郎坐在一邊，對面坐着那位姑娘。在光線明亮的地方仔細端詳，果然非常美麗。歲數大概二十一二。門第教養也似乎不錯。

三人都要了檸檬茶。

「很失禮！我先自己介紹介紹。我叫伊吹德子。這是我的第二個孫子洋二郎。洋二郎的父親，在丸之內的伊吹商事公司當社長。洋二郎也在那公司裏做事。」

「幸會得很！我叫佐伯忍。請多關照！」

「不敢當！今天和那一位一起來的吧？」

「是！跟家伯父來的。」

「是嗎！要是可以的話，我也想見見您的伯父……」

「是！」

「我家這洋二郎二十五歲了，可是見了人還眞害臊！」

「別說這箇啦！奶奶！」

德子老太故意不理洋二郎的抗議：

「不過，他倒常提起您哪！說您的臉兒，好像後能放着毫光啦……」

「後面放毫光？」

佐伯忍愣了，接着：

「噯唷！什麼話呢！」笑起來了。

「不！他眞這麼說來着。」

「別說了，奶奶！」

洋二郎好像生氣了。轉眼看到佐伯小姐正望着他，立刻臉上通紅，低下頭去。

德子老太擔心：不知道這位佐伯小姐對於洋二郎的印象如何？總不能告訴她從前生過輕度腦膜炎吧！縱使將來她會知道，那是沒有法子的事。現在馬上就告訴她，她一定要敬而遠之了。所以，必須在她知這件事之前，把洋二郎的好處，大大地吹噓一番！

像志村豐一那樣，頭腦雖好，可是他在外面要女人呢！嫁了這丈夫，決不能說是幸福吧。這樁事對洋二郎絕對不必擔心。

祇要伊吹商事公司不垮台，洋二郎的生活可說是絕對有保障的。俗人眼裏看來，也許覺得他能力

薄弱，不可託以終身，可是用神佛的眼光看起來，却可以算是一個最值得祝福的人。

德子老太想找一個能有這種神佛眼光的女孩子，做洋二郎的妻子。德子老太第一箇印象，佐伯忍小姐合了她的意。進一步，還希望她要有神佛的眼光。當然，血統囉、家庭狀況囉，也都是要緊的，不可不詳細考慮。但是德子老太的想法，能有神佛的眼光這一點，是超越其他因素的第一優先條件。

「我看見飛碟的經過，是這樣的……」

德子老太開始演述。

佐伯忍默默地聽着。她的臉上，沒有顯出德子老太所期待的感動。但是，也絲毫沒有雅子和洋太郎那種根本不承認的表情。這一點，德子老太滿意了。並且認爲「應該滿意」。當然，德子老太並沒有忘記：家裏的人，相信自己的話的人，祇有洋二郎一個。

「……因此，昨天夜裏，洋二郎和我兩個人，就在我的房裏等着看飛碟。您猜怎麼着？」

德子老太上身向前探着，把昨天夜裏看得清清楚楚的飛碟的形狀、顏色，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邊說着，她又把昨天夜裏的感動，在心中重温了一遍。別人也許認爲是一瞬間的幻影。但是德子老太相信：幻影不會留給人這樣的感動的。

「哦！是那樣的！」

佐伯忍聽完，纔發出感歎之聲。跟着站起身：

「聽了許多有趣的話，謝謝您！我怕伯父擔心，要跟您告辭了！」

「是嗎！」德子老太很留戀地抬頭望着她：

「明天什麼時候動身回去？」

「我想總在下午。」

「房間是那一間？」

「樓上的『山吹之間』。」

「也許明天，我想來拜望您的伯父。可以嗎？」

「……歡迎得很。」

佐伯忍走了，洋二郎望着她的背影。洋二郎臉上，很幸福的樣子。德子老太也有同感。可是，想到今天夜裏還得上志村的房裏去，這一陣幸福感立刻又垮掉了。

四

德子老太和洋二郎睡下了。平常一躺下就睡着的洋二郎，今天好像很難入睡。

德子老太想：這也難怪。但是，他如不趕快睡着，德子老太就爲難了。因爲她準備等洋二郎睡着之後，悄悄起來往志村的房間去呢。德子老太側耳聽着，祇聽到海上的一片濤聲。

洋二郎翻了個身，叫道：

「奶奶！」

「什麼？」

「我跟奶奶到熱海來，來的可眞好啦！」

「對！奶奶也有了很好的收穫。」

「小姐很美麗吧？」

「嘸嘸！後面放着毫光呢。」

「奶奶也看見毫光了？」

「看見了！似乎有這麼一點。」

「她叫佐伯忍啊？」

「名字起得很好啊！」

「我也是這樣想。」

「洋二郎想娶她做新娘子吧？」

「新娘子？」

洋二郎好像吃了一驚，坐將起來：

「這種事，我一回也沒有想過！」

「眞的？」

「那麼美麗的小姐……」

「就因爲美麗，纔想娶她呀！」

「不知道她肯不肯？」

「那……那可不知道。」

德子老太想：對洋二郎提這句話，似乎還嫌早。她說從來沒有想到和佐伯忍結婚，這恐怕是眞話。他僅僅看她生得美麗，對她憧憬着而已。縱然在這憧憬的心的底層，有和她結婚的意思潛伏着，但是他本人還沒有注意到。如果是這樣的，目前還是不要觸發他的好。德子老太覺得剛纔的一段話有點冒失，不覺後悔起來。

「要傷風啦！快睡進被去！」

「嗡！」

洋二郎很順從的睡了下去。沉默了一會，又很明顯的帶着興奮的語調道：

「哪！不知道她肯不肯？」

「剛纔不是說不知道嗎！」

「……佐伯……細，娜，波……」（註：忍字讀細娜波）

「快睡罷！」

「奶奶！假使哥哥說要娶她，那怎麼辦？」

「洋太郎？」

這一回德子老太坐起了身：

「哪，我不答應！」

「不過，哥哥比我能幹的好幾倍啊！」

「不！這種事，我不答應的。洋二郎放心罷！」

「是！」

德子老太覺得忽然又添了一樁心事。簡直是想也沒有想到的事。但是，今後假使佐伯忍和伊吹家開始交際來往，就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性。到了那時候，洋二郎的悲哀可想而知，這同時也將成爲德子老太的悲哀、憤怒。

（不，洋太郎一定早有了意中人了！）

德子老太祇好向這方面想去。

再留心一看，洋二郎已安靜地微微發出鼾聲。德子老太在枕畔的電燈光下，望着他側睡的臉兒，心裏覺得無限的愛憐。無論怎樣，得使他幸福！使他和佐伯忍結婚！

「……洋二郎！」

德子老太低聲試叫，不見他答應。

又過了一會，德子老太輕手輕脚的摸出了房門：在走廊裏走着，身上非常寒冷。她挨次的把各箇房間的牌子看過去。看到「山吹之間」。門外放着三雙拖鞋。佐伯忍說是跟她的伯父來的，大概另外還有一個人。房間裏暗暗的，想必已經睡了。

德子老太下了樓梯。順着走廊到另外獨立一間的「桐之間」，站在房門外面。聽見房裏在說話。

德子老太站在門外考慮了一會：（進去之後，怎麼樣開談呢？）

祇見她自己輕輕點了點頭，拉開了格子門。房裏說話的聲音，立刻停住了。

「對不起！」

裏面不答應。德子老太想：房裏的兩個人，一定正在面面相覷呢。

「豐一，是我呀。可以進來嗎？」

聽到志村的聲音：

「……請進來！」

德子老太拉開了紙門。這是一間十蓆大的漂亮房間。進門處的旁邊，好像另外還有一間小房，紙門關着，看不見裏面是什麼樣子。此外大概還有浴室便所。

桌上放着幾隻燙酒瓶。志村換上了棉袍，似乎喝得相當的醉了。抬起醉眼，向德子老太狠狠地瞪了一下。眼中滿含着憎恨。德子老太從來沒有被志村用這種眼神瞪過。那個女的，臉仰的高高地，理也不理她。

德子老太覺得自己目前已經深入敵陣了。這可得小心！隨隨便便地一大意，說不定會造成意料不到的結果呢。碰到這種場合，男人這方面，祇有兩條路：不是惶恐的畏縮，就是率性翻臉不認人。很明顯地志村取的是第二條道兒。

德子老太直接地坐在蓆子上。那個女的明明看到，也不遞箇坐墊來。志村端起杯子，「嘓」的喝乾：

「再來一杯！」

「是！」

女的故意貼緊着志村，給他倒酒。簡直像一對恩愛夫妻的樣兒。德子老太眞有點看不下去。不

過，看他們這副神氣，也差不多可以猜得到他們兩人已經過怎樣一番商量了。

德子老太想起了恭子。心裏堵的慌。眞恨不得給這兩個人一頓嘴巴！但是，她儘量地把憤怒壓在心底，表面上始終春風滿面，望着這兩個人的親熱的樣子。

（我可不是來尋事打架的呀！）

她想：在志村向她開口之前，自己始終不要做聲！

「酒！」

「是！」

志村喝完這一杯，纔開口道：

「媽媽！」

「噯！」

「喝一杯吧？」

「好的！」

德子老太移動膝蓋，挪到桌前，伸出兩手，接過志村遞過來的酒杯。志村給她倒酒。德子一直望着。酒倒好之後，一直望着杯子裏的酒出神。

志村和那女的，都目不轉睛地盯着德子老太的擧動。這一瞬間的沈寂，足以使人聯想起暴風雨之前的靜默。

左右逢源

一

德子老太受着兩人滿含敵意的視線，心裏不由地痛感到：自己冒裏冒失地闖進房來，結果恐怕還是最下的下策。自己也曾關照自己：這不是得失利害看得很清楚的七十五歲老人家所應該做的事。本來打算把志村喚到另外一箇房間，和他好好地談一談的啊，可是，想不到在二門裏碰到志村，衝口而出地說了出來：

「等會兒，到『桐之間』再談罷！」

這樣一來，志村自然被逼得翻了臉啊。壞了！一切都搞糟了。而且大部份的責任，德子老太都得揹起來。所謂老人家做的糊塗事，恐怕再沒有比這更糊塗的了。至少，旁人聽到，總要批評她不是。

德子老太心裏慌了；好像幹了一樁無可挽救的錯事。

「媽媽！」志村譏諷的叫道：

「老這麼望着杯子裏做什麼？酒裏並沒有下毒呀！放心喝罷！」

「嗽嗽！謝謝！」

德子老太把酒喝乾，杯子還志村。那個女的馬上又給斟上。

「怎麼樣？你也喝嗎？」

「給我一杯！」

女的獻媚地說。

「媽媽！」志村板下臉，換了一副腔調：

「我們倆的事，您已經看到了。順便給您介紹介紹：她的名字叫廣井八重子。也許您已經知道了吧。剛纔我們倆已商量了很久，事情到了這一步，我想不叫她廣井八重子——乾脆！改成志村八重子罷！」

「豐一！可不是跟你談這箇來的。希望你不要錯想了！」

「我也不知道您是爲什麼來的，可是我非常不愉快！聽說您在這房間門前和八重子說過話了。偷偷摸摸的，您倒眞有一手啊！當然，我做的事，並不是好事。不錯！是壞事。可是媽媽！您的作風，也太沒有人情味啦。祇有仇恨，一點點愛情都沒有哇。既然如此，請您回東京告訴恭子去。我也有了決心。想要贍養費，我給！不過，小孩子是志村家的，這可不能交給她，請您說清楚些！」

「恭子還什麼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眞的不知道嗎？」

志村的表情，稍稍有點動搖了。

「我剛纔告訴過你，這件事祇有我知道呀。恭子要是知道了，還不氣瘋了趕到此地來嗎！」

「那麼，是媽媽自己雇了私人偵探的？喝喝！倒叫您操心啦！」

「私人偵探？」

「是呀！媽媽！事到如今請您別裝痲木啦。話也說完了，希望您快走罷！您對於我們，祇有礙事的份兒了！」

「眞的！眞討厭！」

「不！我絕對沒有雇什麼私人偵探！」

「那麼怎麼知道我們今天住在此地呢？」

「所以，我就是爲了告訴你這一點，纔上這裏來的呀！」

志村偏着腦袋，似乎不明白。德子老太覺得現在似乎已從最壞的狀態中，殺出一條血路來了。既到了這一步，與其怪他搞女人，不如加强語氣，告訴他有人密告你玩女人，叫他注意防範，這樣比較有利。

德子老太又把位置向前挪了挪：

「豐一！是不是有人非常恨你？」

「恨我？」

「比方：公司的什麼人……！」

「那……」

志村歪着頭想着。無意識地端起酒杯送到唇邊。德子老太不放鬆地又追上一句：

「而那個人。對於你和這位小姐的事，知道得很清楚的……」

這時，德子老太覺得八重子的臉上，似乎掠過去一片陰影。但是這表情上的變化，一瞬之間就鎮靜下來了，也許是德子老太的心理作用吧？

八重子拿起酒瓶，向志村的空酒杯中倒酒，完全一副以太太自居的樣子。

「至少，在公司裏，沒有人知道我們倆的事。」

「那麼，公司之外呢？」

「究竟是怎麼回事嘛？」

「不是呀！昨天我上大森去啦。因爲頭一天夜裏，我看見了飛碟，想去告訴恭子的。」

「飛碟？」

「家裏的人，除了洋二郎，誰也不相信。可是我確實看到的呀！昨天夜裏，我又和洋二郎兩個人……」

「媽媽！這些話，幾時有空再聽您說，現在先說要緊的罷！」

「對了！噓噓噓！」

德子老太故意出聲笑着。

但是，回想起來，洋二郎和那佐伯忍小姐說了話，自己聽到志村豐一玩女人的事，都是由看到飛碟而起的。可是，究竟是幸與不幸呢？這還是以後的問題……

「我到那裏一看，恭子不在家。」

「上那裏去了？」

「到附近買東西去了。所以，我是從後門進去的。」

「後門沒有鎖嗎？」

「噯噯！大概她忘了。」

「他就是這樣的。眞是不在乎！」

志村咂嘴。

但是，他這樣咂嘴，與其說他是怪恭子，毋甯說認爲這是她的好處。他剛纔還宣佈要和恭子離婚，現在似乎已經忘記了。德子老太看得很清楚：他並不是眞心要離婚，所以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不能惹翻了他，要把他恢復成從前的志村豐一。

「我坐在走廊邊上晒太陽。昨天東京天氣好得很呢。暖和和地，不知不覺就嗑睡上來了。」

「媽媽快說要緊的！」

「是是！眞的！上了年紀的人，就是這麼個囉嗦勁兒，到哪兒去也惹人嫌。所以，在家裏頭，洋太郎和雅子……」

「您這些話都是雜音嘛！」

志村不耐煩地苦笑着，望了望八重子。他不知道，德子老太正是想緩和志村想離婚的緊張心理，纔故意放出這些雜音來的。現在似乎已漸漸地發生了效果。但是八重子見志村望她，祇是硬硬地點點

頭。

「這時，來了電話。」

「誰打來的？」

「他不說姓名。」

「爲什麼呢？」

「問他，他說是社會正義之士。」

「社會正義之士？」

「是的啊！」

德子老太把那位社會正義之士，怎樣錯當自己是恭子，把大熱海莊幽會的房間名稱，告訴自己的經過，用談家常的口吻，一五一十的說出來。在她敍述經過的當中，德子老太似乎看見八重子臉上，又掠過一陣陰影。這也許是錯覺。但是德子老太雖然七十五歲了，視力還相當有自信呢。

「哼！」

志村抱起膀子，想開了心事。表情也變得深刻了。酒也似乎醒了。也不歪着身子，坐得端端正正的：

「這是誰呢？管這種閒事……」

「你心裏沒有數嗎？」

「沒有啊！」

德子老太又向八重子：

「你吶？」

「我那有呀！」

八重子很不高興地回答，把臉別過去了。

「聽他的聲音，是一個青年的男人。大概二十五六歲。電話裏當然辨不清，不過總還不到三十歲。豐一我想：這種人的作風不像男子漢。」

「那是當然！」

「不過，你有這樣一個敵人，以後一輩子，還得好好當心纔好呀！……哪！對不對？我是來向你說這句話的。」

「那麼，這樁事，媽媽還沒有告訴恭子？」

「跟誰都沒有說過。祇放在我的心裏。」

「什麼緣故？」

「我是爲了可憐恭子和孩子們。這件事要是被她們知道了，家裏馬上就要變成地獄了。我不忍看！」

「可是，媽媽看我現在這樣，心裏一定很恨吧？」

「說眞話，我很恨。我覺得太說不過去。我覺得你這個人眞沒辦法。不過，已做的事，沒有法子了……」

這時，德子老太坐正了：

「今天，我這樣出現到你們兩人的面前，是不對的。我得道歉。所以，這時候，希望你也再考慮考慮，和這一位……」

旁邊八重子突然叫起來了：

「我不！我絕對不離開志村先生！」

「可是，你……」

「不！我們絕不離開！到了這一步，我就賭氣也不能離開他！」

「賭氣？」

「對啦！女人就愛賭這口氣！」

八重子冷笑着說。志村驚得呆呆地望着她。

「你這種想法，有點不對吧？」

「事到如今，別說廢話，你請走罷！」

八重子已變成一副歇司的里的嗓子了。但是，志村還是抱着手膀不開口。德子老太望望他們，覺得自己已到該走的時候了。以後志村怎樣和她交涉，到明天也可以知道。做到這一步，一切祇有聽諸命運了。

德子老太站起身：

「豐一！這裏的事，連和我一起來的洋二郎，我也沒有向他說過啊。那麼，明天見罷！」

走出「桐之間」，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

二

德子老太回到「曙之間」。洋二郎輕輕打着鼾，睡得正甜。德子老太向他睡着的臉兒望了一會，然後悄悄地鑽進被裏睡下來，閉上了眼睛。但是「桐之間」的光景，始終浮在面前。現在那兩個人，正在談些什麼呢？這祇有希望志村憑良知來處理了。

（我辦錯了沒有呢？）

確實也有些地方是錯了。但是，德子老太覺得：在根本上可沒有錯。不過倘是到了明天，志村一定要和恭子離婚，人家也許要說：這件事是德子老太闖的禍，這一點可受不了。不過，受旁人的責難，倒還罷了，最難過的是叫恭子遭上這種不幸。

德子老太又想到：那個八重子，絕對靠不住。兩次表情的變化，實在叫人可疑。這個女人，決不是好東西。她對德子老太，直到最後，始終沒有漏箇坐墊過來，一直用含着敵意的眼光望着德子老太，最後還歇司的里地叫她快走。當然，替那女人設身處地想起來，她的立場確實最難受，不過她的態度也太不對，一點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事。恭子也是個缺點很多的女人，但是比八重子總要好得多吧。志村縱使跟恭子離婚，和八重子弄到一塊兒，也決不會幸福。這個就算是志村自作自受，不去管他罷！但是他又說，三個孩子不能交給恭子呢！

德子老太輾轉反側地想着這些問題。三個孩子不給恭子，恭子當然不答應，德子老太也反對。要

照社會正義之士的話說起來，八重子是個寡婦，還有兩個孩子呢。自己心愛的三個外孫，能放心交給她嗎？當然，我也不容應啊！

德子老太想着想着，漸漸興奮的上了火。

睡在旁邊的洋二郎，好像說了一句什麼。德子老太一愣，側耳聽着。似乎是在說夢話。但是過了一會，又聽到洋二郎說：

「細，娜，波……」

這回可聽得清清楚楚的了。

德子老太坐了起來，望着洋二郎的臉。在枕畔電燈微弱的光線之下，他那睡着的臉兒，似乎非常幸福的樣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夢見了什麼。德子老太心裏祇覺得無限的憐愛。明天無論如何得和佐伯忍的伯父見一見面。同時，志村方面的結果，也在明天可以知道。明天這一天，眞是光明黑暗分界的重要的日子，可不能有點疏忽啊！

第二天早晨，德子老太過了八點鐘纔醒過來。這幾年來，從沒有這樣睡過早覺。昨天夜裏直到四點之後都沒有能睡着。今天頭裏有點重重的。

洋二郎的臥舖，已經空空地沒有人了。但是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放在一旁。他的毛巾也不見了，大概上浴室去了吧！

德子老太也向浴室走去。這家旅舘裏，除了男女混浴的大浴室之外，還有女客專用的浴室。德子老太剛跨進女浴室，迎面就碰到由浴池出來的佐伯忍。

佐伯忍輕輕一聲驚叫：「噯呀！」

「哦唷！忍小姐！」

這眞是一幅尷尬的場面。佐伯忍臉兒紅着，全身都蜷縮地害羞。但是，這對於德子老太，却是求之不得的一箇好機會。這一來，不僅是她的臉兒，連她的身體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當然，德子老太馬上就視線閃開，決沒有很失禮地上上下下仔細端詳。可是，就在這一瞬之間，憑她經驗豐富的眼光，早已看出佐伯忍的肌膚是何等的潔白細膩了。這眞是眞珠一般的細皮白肉。而且，身體發育得很好，也不過胖，也不過瘦，非常的均勻。聽說現在的姑娘們，很多在結婚之前就和男人發生過關係。但是德子老太直覺地覺得：佐伯忍絕對不是那種女孩子。

德子老太等佐伯忍穿上棉和服，纔和她招呼：

「昨天夜裏很失禮！」

佐伯忍剛由温泉裏出來，臉上熱得紅馥馥的：

「不！眞打攪您了！」

「您告訴伯父遇到我們了嗎？」

「是。」

「勞駕！那麼，等會兒到您房間去奉看，可以吧？」

「歡迎得很！請過來坐！」

佐伯忍行了箇禮，走了。德子老太望着她的背影，心裏想道：這位小姐，多麼周到，多麼有禮貌

啊！看這樣子，德子老太比洋二郎的熱度還要高呢。

德子老太回到房裏，已經打掃乾淨，早餐也開來了。洋二郎坐在走廊外邊椅上，回頭過來。

「早哇！洋二郎！」

「奶奶早！」

「你去洗澡啦？」

「洗過了。」

「我呀！在浴室碰到佐伯小姐啦。我跟她說：回頭要到她們房間去拜訪。她表示很歡迎呢。」

「我也去？」

「那當然去！」

「糟糕！我可跟哥哥他們不同，又不會講話……」

「這樣就好。男人家不要油嘴滑舌的，這樣反顯得莊重。西洋人不是說過嗎！『沉默是金』呀！有話，交給奶奶來說！」

「嗡！……」

但是洋二郎還似乎有些不安。

早餐吃過，房裏的電話鈴響起來了。德子老太拿起話筒。

「媽媽！我是豐一。」

「啊啊！」

「勞您駕，到我這邊來一趟好不好，要不什麼的話，我上您那邊房間去也好！」

「不，我就來。」

德子老太把電話掛上。洋二郎問道。

「這就去嗎？」

「不！不是的。……我出去一下，洋二郎在這裏等着！」

德子老太匆匆走出房間。好似人家母親去看兒女投考學校發榜的心情一樣，不知此行是吉是凶。越走近「桐之間」，心裏越跳得厲害。

三

「桐之間」房裏，祇有志村一個人。德子老太問道：

「啊喲！那一位呢？」

志村很難爲情地默不作聲，過了一下纔說：

「打發她走了。」

「叫她走了？」

志村忽地兩手撐在桌上，向德子老太一箇大鞠躬：

「媽媽！惶恐之至！」

「這是什麼意思？」

德子老太嘴裏雖這樣說，臉上却「叭」的發了亮。

「那箇女的不是東西。我讓她騙了。事到如今，再說這些話雖然似乎無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昨天夜裏，您走了以後，我對於那個所謂社會正義之士，猜測了好久。」

——結果，志村的結論是認爲自己公司裏沒有這個壞人。因此，就猜疑到八重子身上去。

他問八重子：

「你心裏有數沒有呢？」

八重子悻悻的道：

「我那裏知道！」

接着就好像想趕快避開話頭：

「哪！快睡罷！討厭的東西走了，得趕快除除霉氣啦！嘻嘻嘻！您剛纔說的，眞跟我結婚嗎？」

但是，志村冷靜下來想一想，自己並沒有和這個女人結婚的意思呀。今天不過是一時氣憤，借着酒力，說出那句話，現在却有點後悔了。自己也得想想，難道就不怕人家議論嗎！眞不該這樣說的！而且，八重子不但對以這密告人的問題，不替自己分憂，反倒連忙想扯到旁的話上去，這種情形，在志村心裏，「咯」的一震起了反動。是不是這個女人有虧心的地方呢？至少，她心裏總有點數吧？……

「你眞的心裏沒有數嗎？」

「爲什麼這麼打破沙鍋問到底？」

「我這方面沒有，就祇有想到你的身邊有這種人了。」

「話不是這樣說！我想還是那個老太婆雇了私人偵探的。」

「不！那位老太太，不是扯謊的人！」

「那誰能擔保！那副假殷勤，賣人情的樣兒，我最討厭啦！」

「但是，就算雇了私人偵探，昨天今天的事，雖然查得出來，半年之前的事，他怎麼會查得這樣清楚呢！所以，至少總有這麼個人，從半年之前起，對我們有反感，而且非常明白我們的行動。」

八重子憤然道：

「不會有這種人的呀！至少，我這方面是沒有，要有，除非是你這方面！」

志村目不轉睛的盯着八重子臉上。他想：自己和這女人的關係，本來就不是在精神方面看中她的。八重子以前是新宿一家酒吧的酒女。

某一箇晚上，志村喝醉了，和她發生了關係。以後就一直被她的肉體牽惹到如今。現在，叫她辭了酒吧，每個月貼她一萬五千塊錢。從他的月薪裏要弄出一萬五千塊錢來，是不容易的。不過他手裏有點股票，對於這方面，也還內行。所幸，股票一直在漲。買來賣去，目前總算每月還調動出一萬五千塊來。

可是，僅憑肉體維持了這半年，志村也漸漸地膩了。而今天晚上和她這一場爭論，似乎更增加了厭煩。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在公寓裏，隔壁房裏不是住着一個姓什麼的學生嗎！」

一提到這個人，八重子的臉色頓時變了。志村直覺地想：一定是他！

「他姓什麼的？」

「月田。」八重子接着說道：

「不過，月田先生不會幹這種事的啊！」

「可是，那個學生常到你房間裏來玩哪。我關照過你，別跟他來往，你不聽嘛。我直接碰到就有好幾回。現在想起來，他瞧我的那副眼神，可不簡單哩！」

志村覺得酒已醒了，並且頭腦漸漸清楚起來，好像推事訊問犯人似的，一步也不放鬆。

「那麼，您疑心我和月田先生有什麼秘密？」

志村不回答這句話，又道：

「有一天，我敲房門，他一邊用手背擦着嘴唇出來了。」

「您是說我和他接了吻？」

「你一定把我們的事全告訴了那個學生！」

「那是爲了我們出門去旅行，不能不託他照應門戶嘛！」

「所以一切他都知道啊。那個打電話的人，是不到三十歲的男人聲音。什麼「社會正義之士」，這種說法，也正足以證明目前這些學生的頭腦低劣。換句話說：社會正義之士這句話的裏面，正暗含着正義相反的嫉妬！」

「月田先生爲什麼要嫉妬呢？」

「那是你最清楚啦！」

「我不懂！不過，月田先生不會幹那種事的！」

「你又爲什麼專幫月田說話呢？」

「唷！這話太氣人了！」

「可是，你做的事更氣人！」

「我沒有做！」

「做啦！……做的是左右逢源的好事！」

志村一句話點到了題。但是他並沒有什麼把握。他祇是說出來看看八重子有什麼反應。假使八重子眞的實行着這種左右逢源的事，那自己眞是寃大頭了。當然，志村自己也是一樣地周旋於恭子和八重子兩個女人之間但是他並不覺得怎樣。如果八重子眞是如此，那月田想要獨佔八重子，可能就想到用這種告密的卑鄙手段。

八重子向志村狠狠地瞪了一眼，接着就伏在桌上，「哇！」的大哭起來。一邊哭，嘴裏還是不承認：

「沒有的事，太瞧不起我了！」

但是志村反而越發有了把握，覺得猜得一點不錯。

——德子老太聽到這裏，覺得昨晚八重子的表情變化了兩次，自己確實是沒有看錯。但是現在也不必再提了。志村向注意傾聽著的德子老太道：

「那個女的一直死不承認。不過最後我跟她說：這箇問題姑且不談了？但是，既到了這一步，我們還是分手罷！」

「她怎麼說？」

「她很痛快地答應了。可是向我要了十萬元的遺散費。」

「你給她啦？」

「沒有法子！一次付是付不出，我總想辦法付給她。可是，媽媽！」

「噯！」

「我一切都老着臉告訴您了。以後我應該怎麼辦？聽您的！如果您叫我向恭子招供，我也祇好照辦！」

德子老太沈默了一會。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高興的幾乎要掉眼淚。她竭力的忍着，笑道：

「馬上打電話到東京去好不好？」

「到東京？」

「是啊！你昨天在旅館二門口不是說過嗎！大阪的事完的早，正想明天把恭子和孩子們從東京叫來玩一天呢。」

「不過，可難受哩！」

「哪！你務必這麼辦！她們一定很高興。我和洋二郎，當然不用說，在她們到達以前回去。」

「那爲什麼呢？」

「經過昨天這一幕，今天再裝不知道地和恭子他們見面，我也難受啊。」

「馬上打電話罷！」

志村點頭，拿起話筒，要了東京的長途電話。

他的神情顯得輕鬆了！

「啊啊！再也不幹了！」

「我也直擔心，昨天夜裏都沒有睡好。」

「對不起！」

志村又兩手伏在桌上，鞠了一躬。接着想起一件事：

「對了！對了！昨天您說要去和洋二郎弟弟的愛人見面的不是？」

德子老太向前挪了挪，把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志村。

「小姐叫佐伯忍哪？」

「是的啊。」

「這名字好像在那裏聽到過。」

「嘛？」

「說不定，她也許是我認識的佐伯君的侄女哩！」

「是怎樣的一個人？」

「和我公司有往來的那家公司的營業部長，他叫佐伯勇。常和我一起喝酒。記得他好像跟我說過，有個侄女兒寄住在他家，非常美麗，要是有好對象，託我給做媒。似乎是叫佐伯忍。所以，我倒曾經想給淨太郎介紹介紹……」

德子老太臉變了色：

「什麼話呢！我絕對決定了！給洋二郎！」

「是嗎！那麼，假使她是佐伯君的侄女兒，我一定幫忙來報答您！」

「務必拜託！決不忘記你的好意，豐一！」

德子老太不禁向他合掌拜着。

四

德子老太和洋二郎，坐在開往東京的電車上。洋二郎一直向車窗外眺望着。他的臉上，顯得非常滿足的樣子。

德子老太道：

「究竟到熱海來了一趟，很好哇！」

碰到佐伯忍，固然很好，志村的問題，結果也很圓滿。德子老太現在回想起來，志村這件事，眞和在春天的薄冰上走路一樣的膽戰心驚。總算靠菩薩保佑，急轉直下地獲得了解決。下回再也不管這些閒事了！不過，佐伯忍的事是另一問題。要是自己不從旁努力，還有誰來幫洋二郎進行呢？

洋二郎道：

「不過，忍小姐肯上咱們家來嗎？」

「當然肯來！她們家和豐一是朋友，一定來的！」——佐伯勇是帶着侄女佐伯忍，和他自己的兒子——二十八歲的佐伯勇吉——到熱海來的。起初，德子老太和洋二郎兩人到他房裏去拜望，佐伯勇很高興的接待她們。德子老太試探着提起志村豐一，他說：

「那志村君和我很熱啊！這倒眞巧啦！」

於是乎，馬上又把志村請了過來。洋二郎見志村忽然出現，倒吃了一驚。但是志村來之後，彼此間的空氣，越發融洽起來。他們談起飛碟，德子老太又很高興地把看見飛碟的經過，演說了一遍。這裏的人都入神的聽着，沒有一個像洋太郎和雅子那樣根本不相信的態度——當然，自己家裏人和外人不同，不能不顧到禮貌——而佐伯忍對於這段話，已經是第二回聽到，她還是始終微笑的聽着。德子老太越發心裏歡喜她了。

談話之間，纔知道佐伯忍的父母在鄉下。她住在伯父家裏上學，高等學校畢業之後，現在已就職做事了。她今年二十一歲。

洋二郎差不多沒有開口說話。祇是時時抬起眼來望望佐伯忍。也不知道佐伯勇對於洋二郎的印象如何？不過，志村說，要請請他們兄妹，希望佐伯忍和勇吉上伊吹家去玩，佐伯勇也答應了。德子老太認爲這事頗有希望，她心裏也願意向這方面想下去。

她們坐了半箇多鐘頭，告辭出來。在走廊裏德子老太讓洋二郎先走過去，向志村道：

「這孩子從前得過病的事，請你暫時保守秘密！」

「我明白。」

但是志村臉色，似乎在說：如果這兩人的結婚有問題，恐怕就是這一點了。

「洋二郎有洋二郎的好處啊！」

「是的！我一向就歡喜洋二郎的！」

——德子老太在電車中想着：回到東京之後，要趕快準備招待佐伯忍。

「志村姑夫怎麼也在熱海呢？」

洋二郎到今天還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他說是上大阪出差回來到熱海去的，這不正趕巧嗎！」

「那是啊！」

洋二郎也沒有再追問下去。他覺得這些都在其次，他的腦子正充滿了佐伯忍的問題。他現在大概正在想着後面放毫光的佐伯忍的面龐吧！看他的側面臉兒，好像正在追求一個遙遠的美夢呢！

德子老太向車窗外面望着。對面來了一列下行的電車，開過去了。她想：恭子和孩子們也許就坐在那輛列車裏。她們一定什麼都不知道。心裏正充滿着逛温泉的樂趣呢！德子老太向自己說：「這樣就好！這樣就好！」一面徐徐地閉上了眼睛。

月下沙漠

（一）

爲了年末大家都很忙碌，佐伯忍和勇吉決定等過了年之後上伊吹家拜訪。一切都由志村給他們擔任聯絡。當天他也要陪着一齊來。

志村和八重子的那件事，除了德子老太誰都不知道。後來，德子老太見到恭子，不着痕跡的問過她，聽說志村每天回家的時間也提早了，而四十歲鬆勁兒的現象，也似乎沒有了……。

「那天在熱海，眞玩的痛快！孩子們高興極了！」

「是嗎！那好哇！」

「那天，媽爲什麼先回去了呢？」

「那……別看我老啦！我可是成心避開不給你們礙眼的呀！」

「媽眞討厭！完全沒有這箇必要嘛。不過，這一回，豐一對於一家團圓洗洗温泉散散步的樂趣。好像也領略到了。他說了：以後要想法子，半年裏來這麼一趟呢！」

看這恭子說話的神情，大有「我最幸福！」之概。蒙在鼓裏的人，大概就是這副樣子吧！不過德子老太想：這樣不就很好嗎！

「我們也是偶然在熱海碰到豐一，可眞巧！」

「聽說眞是偶然碰到的啊！」

「可不是！碰到佐伯忍小姐也偶然。想不到豐一又和忍小姐的伯父很熟，我覺得事情都來得很凑巧，洋二郎和忍小姐的問題可能也很順利呢！」

「一定可以很順利吧！」

但是，恭子聽志村說過：這樁事的可能性恐怕不大。

他說：要講到門第，也許伊吹家要高得多。可是，任憑怎樣說，洋二郎過去生過那種病，這可是箇問題。自己所以肯這樣替他們出力奔走，完全是被岳母那種熱烈眞摯的誠意所感動。假使照自己過去的想法，撮合的不是洋二郎而是洋太郎和佐伯忍，那到有箇百分之八十五可以成功。

但是恭子見到德子老太的臉兒，就不忍把這些話告訴她了。

「那麼，哥哥嫂嫂她們怎麼說呢？」

「他們總不起勁，又說什麼洋太郎的媳婦兒還沒有找定，不該先決定兄弟媳婦。可是，洋二郎要放過這一次，以後就不知道還有沒有這種機會啦！而且他們沒有看見過忍小姐，所以纔說這些不負責的話的啊！」

「聽說這位小姐好得很啊？」

「這樣好的小姐，如今晚兒可不容易找到哩！」

「媽倒比洋二郎還要熱心哪！」

「嗐嗐嗐！不過，我覺得洋二郎的眼光倒是不錯！」

「洋太郎爲什麼還不結婚呢？已經二十九了不是？」

「也有好多人做過媒，不過我沒有參與這件事……」

「那是什麼道理呢？」

「大概嫌老人家囉嗦，不讓我開口吧！」

「別放在心上！媽！」

「不過唯有洋二郎的媳婦，我可要幫他張羅！」

「……我說……媽！」

「什麼呀？忽然這麼鄭重其事的？」

「洋太郎的事啊！我本來想不說的……」

「……？」

「豐一爲了公司要請客，二次會什麼的，常常到銀座的一家叫『海』酒吧去。聽說那裏一個叫『比呂子』的女招待，和洋太郎很好哩。」

「很好？」

「好像關係很深。似乎還一起上旅館去吶！」

「啃！洋太郎有這樣的女人？」

「不過這話祇是聽人這麼說，媽也別太認眞。可是那個女的聽說不簡單哩。生得很漂亮，有點像混血兒，身材也長得好，有一種野性美，好像除了洋太郎之外，還有幾個男的呢！」

德子老太愁眉深鎖的聽着。

「所以豐一說：趁現在，還沒有和那女的越走越深，給洋太郎找一個好媳婦，趕快叫他結婚纔好啊。」

德子老太聽了，心裏道：志村是事不關己，纔會說這些正經話，他自己過去又怎樣呢！德子老太想起那天在熱海的事，但是，目前且顧不得思索這些閒事：

「洋太郎總不致於要和那女的結婚吧？」

「第一，哥哥嫂嫂們也不會答應哪！」

「那是當然！」

「所以豐一跟我說，叫我告訴哥哥，外邊有這種風聲。可是我實在不願意當這份兒惹人恨的差事，因此一直到今天還沒有講。媽向哥哥說一說好不好？」

「不！說老實話，惹人恨的差事，我也搗怕了！」

「搞怕了？是不是媽碰到過這樣的事啦？」

「沒有！沒有！不過想：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多吃飯少說話的好。」

「那倒也是。」

「我現在，光是張羅洋二郎的媳婦兒，就夠忙的啦！」

這一天，母女倆的話，就祇談到這裏。

二

德子老太本想裝不知道，但是漸漸地又忍不住不開口了。不過，上回有過志村那件事的經驗，這一次，特意等到某一天晚上，纔走到洋太郎的房裏。

「洋太郎！有幾句話要跟你說……」

洋太郎仰面躺在床上，好像在想什麼心事，聽到祖母的話，坐將起來，笑道：

「飛碟的話，我可聽夠啦！」

「這回不是飛碟，是人的話。」

「那好，您說罷！」

「你可別難受，不過我聽到外面有這種風聲……」

「外面有風聲？」

「關於比呂子的。」

「比呂子？」

洋太郎臉上頓時變了色。德子老太想：志村說的那話竟是眞的！心裏也覺得沈重起來。她繼續注意着洋太郎表情的變化，把恭子告訴她的話，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洋太郎噴着香煙，很不愉快的沈默着。

「這要是謠言就算了！」

洋太郎撇着嘴道：

「不！差不多都是事實！」

「唷！那麼，你是？……」

「什麼？」

「比方說：總不會跟她結婚吧？」

「那可不一定！」

「你爸爸也不會答應的！」

「但是，如果我一定要跟她結婚，那也沒有辦法吧？」

「不行！你是伊吹家的長孫吧！要不娶一個好好人家的小姐，以後自己在社會上也抬不起頭來呀！」

「可是我決心不管這些，總可以了吧？」

「年輕時候的什麼決心，馬上就要變成後悔的呀！哪！洋太郎！奶奶也不怪你，趁現在，丟開了的好……」

洋太郎忽然放聲大笑起來。德子老太氣憤地瞪着他：

「什麼事這麼好笑？奶奶爲你的事，這樣替你擔心，你還笑得起來！」

「就是這一點好笑啊！奶奶太認眞了嘛！」

「怎麼能不認眞呢？你也二十九歲了不是？」

「是的啊！」洋太郎還是笑嘻嘻的。

「二十九歲的人，得失利害，總應該看得清楚點啦……」

「總而言之，奶奶是認識不夠啊。您以爲我會這麼笨，跟她結婚？」

「既然如此，爲什麼剛纔又那麼講話？」

「我跟奶奶鬧着玩兒的。」

「嘿！眞調皮！」

德子老太放了心。想到孫子和自己調皮，雖然心裏不免生氣，但是聽說洋太郎並不想跟比呂子結婚，這可比什麼都高興。

「您放心！玩是玩，結婚是結婚，我分得很清楚！」

「但是，洋太郎！」

「還有什麼？」

洋太郎不耐煩地皺起眉毛。

「儘管是玩，要不早點結束，人家給你做媒就不好辦啦！」

「我知道！奶奶。您別管我，先管管雅子的問題罷！」

「雅子？」

「她近來好像也上酒吧去呢。」

「這是眞的嗎？」

「她自己說的啊？」

「那麼，你規戒過她？」

「沒有！」

洋太郎毫不在乎地回答。

「爲什麼不規戒規戒她呢？一個女孩子，往這些地方跑。要鬧出大亂子來的呀！」

這時，聽見房門外面雅子在叫：

「哥哥！可以進來嗎！」

「進來！」

雅子跨進房間：

「噯喲，奶奶也在這裏！」

洋太郎道：

「唔！我正打算去叫你呢。你來得正好！那邊坐下！」

「有什麼事要商量？」

「不是要商量。要準備挨罵！」

「誰挨罵？」

「你呀！哪！奶奶！教訓教訓她罷！給她一頓厲害！」

「我爲什麼要奶奶教訓呢？」

「奶奶！來罷！」洋太郎盯着德子老太。

事到如今，德子老太被逼得下不了台了。同時，心裏也很不高興。剛纔被洋太郎嘲弄一頓，已經很覺得掃興了。心裏想：他們和洋二郎完全不同！同胞兄弟，爲什麼差得這麼遠呢！

「什麼事呀？奶奶！」雅子噘起嘴已經有點不高興了。

「聽說你近來還上酒吧去啊？」

「唷！又是哥哥多嘴的吧！」

「不錯！剛纔爲了比呂子的事，我已挨了一頓教訓啦。因此順便把你的事也說出來了。」

「多管閒事！」

「奶奶怪我爲什麼不規戒規戒你。我說我不行，奶奶是家裏最高的長輩，所以請奶奶教訓你！」

「我可不想接受這種教訓！」

德子老太道：

「不過你……」

「不要管我！現在的小姐們，都上酒吧的！換句話說，這也是一種社會經驗哪！」

「唷！社會經驗？」

「是呀！總而言之，奶奶對於時代，認識不夠！太舊啦！您祇有和洋二郎去談談，剛剛正好！」

雅子說到這裏，洋太郎又大聲的：

「哈哈哈哈！」笑了起來。

一種誇大的不自然的笑聲。德子老太氣壞了：

「好！我明白了！」她像唸台詞似的：

「關於你們的事，以後我一句話也不說！」

「歡迎之至！您還是對於洋二郎的事，多使點勁罷！」

「嘸嘸！我就是這箇主意！」

德子老太氣憤地走出洋太郎的房門。還聽見兄妹兩人在房裏笑着。德子老太更加冒火。自己眞不該來管閒事惹他們討厭的。她起初還以爲這是對孫子孫女兒的一種感情，沒想到祇落得一場嘲笑。

現在，德子老太受的氣惱，沒有地方去發洩了。也不想去告訴洋介和季子。告訴了他們，恐怕結果是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越發要被趕到屋角上去。德子老太心裏，自然地想起了洋二郎。她覺得惟有洋二郎是自己的命根子。

德子老太順着脚走進了洋二郎的房。他的房間和洋太郎雅子不同，一間日本式的房間，祇有四叠半，而且在兄妹之中，是光線最不好的一間。但是，洋二郎直到現在，沒有發過半句牢騷。他似乎認了命：自己比不上洋太郎和雅子。

不！家裏的人——除了德子老太，都是這麼想法。

德子老太的不滿就在這裏。不錯！在現在這種波濤洶險的社會上，要想奮鬪衝過去，洋二郎確實是缺少一點什麼。這一點，德子老太也承認。但是，洋二郎的內心之美，那是無可比擬的。這用不着和剛纔洋太郎雅子那種惡劣態度比較，就可以明白。

德子老太相信：洋二郎的這種內心之美，與他從前生的那箇病沒有關係，而是天生的。不！縱使退一步就算他是因爲生病所致也不要緊。如果眞是這樣，那就希望世上的人都生一下這樣的病纔好。那麼一來，世界上一定和現在完全不同，要變得非常美麗而和平了。

也正因如此，德子老太對佐伯忍的期待，更無限的增大起來了。

洋二郎坐在桌前聽着廣播，收音機正奏着沁人心脾的靜穆的音樂。洋二郎抬起頭來望着德子老太。他的臉上，展開穩靜的微笑。一副滿足而美麗的笑容。

「洋二郎！後來你在電車裏碰到過忍小姐沒有？」

「昨天……」

「哦。和她說了些什麼吧？」

「電車裏人都滿滿的，走不過去嘛。不過她向我點了點頭。」

「那好哇！」

「哥哥坐在我旁邊，我告訴他：那就是佐伯忍小姐。」

「你哥哥怎麼說的？」

「他說：哦！是她呀！我早就注意到了！」

「唷！他這麼說的？」

「他又說了……」

洋二郎沈吟了一下：

「他說：我早就想娶她做媳婦啦！」

「什麼話！」

就是說笑話也不能讓他這樣說呀！德子老太幾乎想再質問洋太郎去。

「洋二郎！不用說，你沒有答應他吧？」

洋二郎搖搖頭。德子老太使勁說：

「爲什麼不回絕了他呢？」

這時，洋二郎像小孩一樣的澄清的雙眼，向德子老太望着，眼光中的深處，以乎含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德子老太想起：上熱海去的那天，洋二郎說過：覺得海底充滿着悲哀，現在他的眼裏就正是這樣。

「那時候，我覺得忍小姐若是嫁給哥哥，一定很相配嘛！」

「不！不行。忍小姐一定要做洋二郎的媳婦。除了洋二郎，嫁給誰都不行的！」

「是嗎……」

洋二郎的臉兒好像望着遙遠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來，洋二郎把佐伯忍的事告訴德子老太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結婚的問題。他僅僅是對她憧憬仰慕，覺得是一位後面放毫光的美麗的小姐而已。而使他抱起結婚的期待的，不是旁人，正是德子老太自己呀。

德子老太覺得心裏發亂了。收音機的音樂還在繼續奏着。

三

伊吹商事公司總務課的新年春宴，在築地的一家料理店舉行。總務課一共十八個職員全體參加。當然，課長洋太郎和職位最低的洋二郎也都到了。兩人的坐位的次序，也是一個最高一個最低。而這種現象，大家也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了。

因爲洋二郎是社長的兒子，社員們起初對他還有些客氣，後來漸漸明白了洋二郎的事務能力，也就用不着這樣客氣了。一方面，也由洋二郎的爲人，把這些現象都視爲當然，纔會促成了這種情形的。

這時，宴會進入熱鬧階級，社員們酒酣耳熱，開始表演各人的拿手遊藝。現在正演着「掏泥鰍」。表演的人，是一位快要停年退休的職員——他的工作能力不過爾爾，逢到這種場合，却都是他領頭起鬨。大家都看得捧腹大笑。洋太郎也同樣地帶笑望着。忽然無意之中，視線轉向洋二郎。

洋二郎纔喝了幾小杯的酒，臉色通紅。這要和酒量很大的洋太郎比起來，差的多了。洋太郎盯着天眞地笑着看表演的洋二郎，忽然對於這個骨肉手足的弟弟，感覺嫌惡起來。

這種感覺已不是頭一次了。他時時的，像一陣風似的，忽然想到自己得照應洋二郎一輩子，心裏感到沉重。但是這個念頭每次都馬上就忘掉，他也認爲這是自己的命了。可是，今天不同了。他的視

線離不開洋二郎的臉兒。朝着望着，嫌惡的感情差不多變成憎恨了。

（什麼緣故呢？）

自己也不明白。這時又加上酒力，對於洋二郎，越發憎厭得厲害。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好。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杯子是空的。

「倒酒！」

洋太郎向出神看着「掏泥鰍」的藝妓叫。

「是！對不起！」

藝妓見課長好似變了一個人，滿面的不高興，吃了一驚，連忙替他斟上酒。洋太郎馬上喝乾，又把杯子伸過來，一連喝了三杯。

「噯呀！您眞能喝！」

「當然！」

洋太郎說着，又向洋二郎望去。還在那裏傻笑呢。可是這也並不是洋二郎一個人如此。冷靜地看起來，在座的社員，都是這樣。尤其是那個老社員，用毛巾包着臉頰，紅帶子挽着袖口，手抱竹籬，做出許多滑稽的掏泥鰍的動作，更顯得呆傻。他不久就要停年退休，正把心裏的悲哀，寄託在這裝癡賣呆的動作裏發洩着。可是大家都看不出，祇是很有趣的望着。他的跳舞，使大家感到格外的高興。

祇有洋太郎，幾乎想向洋二郎怒罵：

（工作做不好，笑倒會笑哪！）

洋太郎心裏湧起一股不像做哥哥的，也不像做課長的怒火，爲了要鎭壓這種怒惱，又一氣喝了兩杯酒。

（這一定是因爲奶奶太鍾愛洋二郎的關係！）

可是，他平時簡直不把德子老太放在眼裏，也從來沒有去獲得祖母的慈愛呀。是不是前幾天德子老太對於比呂子的問題多管閒事，因此把對於德子老太的憎厭，遷怒到奶奶鍾愛的洋二郎身上了呢？

當然，洋太郎也知道，這是不會的。

一連幾杯急酒，酒力頓時湧上來。他終於想起今天早晨又在上班時看到的佐伯忍。他覺得緊張難受。沒有想到自己的心底，對於佐伯忍竟會留下這麼深的印象。

前幾天，洋二郎告訴過也：「那位小姐佐伯忍，不久奶奶要請她到自己家裏來玩。」在這以前，洋太郎本已注意到她了。但是聽到洋二郎一說，却發生了一種微妙的心理，似乎自己被弟弟佔了先。這種心理若是發展下去，是不難變成魔鬼的。洋太郎對於這一點很害怕。前幾天這一直在心裏沈吟着，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想道：

（她和比呂子那種同時周旋幾個男人的女人，差的眞遠哩。）

剛巧這時，德子老太走進來，單刀直入地提起比呂子的事，向他開起教訓來了。當時，雖然和德子老太調皮鬪嘴，混了過去，但是事後想想？還是把佐伯忍忘掉的好！

可是，洋太郎現在發現：自己一點也沒有忘掉佐伯忍。而對於洋二郎的憎厭，也就是由這上面而來的。

（洋二郎那有資格跟她結婚！對方也不會答應啊。可是……）

所以，洋二郎愈是很天眞地高高興興的看人家表演，他心裏愈加冒火。這也許是酒後的異常心理。酒醒之後，一定會恢復原狀的。

這時，掏泥鰍在熱烈鼓掌之中結束了，大家正在彼此對望着：（下一節叫誰表演呢？）洋太郎打破沈默，大聲叫道：

「洋二郎！」

洋二郎一驚，抬起頭向哥哥望着。

「你也表演一箇！」

完全是命令式的口吻。洋二郎楞住。低下了頭。他又不會唱，又不會跳，這一點洋太郎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課員們也都知道。所以談到什麼遊藝表演，洋二郎等於是在治外法權之下，不受管轄的。課員看見課長臉板板的，沒有通融的餘地。又不明白是什麼道理。祇是被課長威風壓住，祇得疎疎落落的鼓掌催洋二郎表演。

「不過，我什麼都……」

「男子漢大丈夫，總會一點什麼。來一箇！」

洋太郎大有要站起來扯洋二郎之勢。洋二郎眼中露出恐怖之色，轉面向鄰座的澤田三沙子望着，似乎求救的樣子。三沙子也正向洋二郎望着。

總務課有三個女事務員。一個二十一歲，一個二十四歲，三沙子是二十八歲。

三沙子爲什麼到今天還沒有結婚呢？原因大概是沒有人積極地替她做媒。因爲她有負擔，要養母親。又沒有甚麼財產，幾年之前也曾談過兩三門親事，都是由於她需要奉養母親，總沒有談成功。以後就沒有人給做媒了。但是她那位母親，已在半年之前去世。現在已搬出和母親同住的房子，住在一家公寓裏。

這時，席上的空氣很僵。三沙子忽然向洋二郎點點頭，站了起來：

「課長！」

三沙子大聲一叫，自己臉上也烘的一紅，但立刻又恢復了：

「我代表唱一箇歌。」

「不行！」

「那麼，兩個人合唱。」

「唱什麼？」

「月下沙漠……」

三沙子絲毫不畏縮。課員們對於這意外的場面，都緊張地望着。幾個藝妓也把冷冷的視線注向洋太郎身上。洋太郎被大家盯着，臉上簡直覺得發疼：

（我終於做了一個惹人恨的人！）

可是，事到如今，下不了台了。到了這一步，祇有繼續挺下去！想到這裏，膽子又大了：

「洋二郎會唱月下沙漠嗎？」

「是的。」三沙子答道：「常常在事務所裏低低唱着的。」

「洋二郎！還是一個人唱！當着大家面前，堂堂正正地唱一遍！這一點都做不到，一輩子也成不了男子漢！唱一箇歌，還要女人幫忙嗎！明白不？」

洋太郎說着，漸漸又覺得自己似乎是由於做哥哥的愛情，故意在逼迫他，心裏很不是味兒。

「好！我就唱！」

洋二郎像小孩子似的，很起勁的站了起來。他最喜歡唱這隻「月下沙漠」的歌，倒沒有想到今天會用它來表演。

三沙子望着洋二郎，笑了笑，坐將下來。在座的人也似乎鬆了一口氣，大家鼓起掌來。掌聲未歇，洋二郎開口唱了：

「月下的沙漠，遠遠地，駱駝走過……」

大家不由地傾耳聽着。洋二郎清澄的歌聲中，好像含有一種深遠的悲切。

眼前彷彿現出兩隻駱駝，在月下的沙漠中，並肩向前走着。這時，在洋二郎的心裏，也許覺得金鞍上跨的是自己，銀鞍上坐的是佐伯忍呢！

誰也沒有想到洋二郎這隻歌唱得這麼好。唱到一半，洋太郎忽然站起來走出去了。

四

洋太郎在銀座的「海」酒吧裏，靠着櫃檯，正喝着惠詩客蘇打。他的耳朵深處，還留着洋二郎「月下沙漠」的歌聲。他好幾次搖頭，想把它摔掉，但是一會兒又在耳邊響了起來。

他心裏很難過，覺得有點放不開。自己今天宴客的態度，不像一個哥哥，也不像一個課長，他對自己，感覺到猛烈的嫌惡。

正由於洋二郎不正面和自己抵抗，越發感覺焦躁。而最使他焦躁的是，比呂子不過來招呼他。比呂子被一個中年的客人摟住，正貼着嘴巴在那裏親熱着。洋太郎努力不去望她，但是她一陣陣的嬌笑，却時時傳到耳邊來。而這種嬌笑，却要使洋太郎想起她肉體上的秘密來。

洋太郎對於比呂子很明瞭：她知道洋太郎的心理，而却常常故意向他裝出冷淡的樣子。洋太郎也曾有好幾次心裏來氣，想跟她斷絕關係。可是一接到她的電話，又不知不覺跑得來了。今天也是這樣的。他對於比呂子在兩性生活中的飛舞的勁兒，還正在迷戀着呢。

不過他又想：跟比呂子的關係，差不多也到該結束的時候了。如果可能的話就在今天夜裏來箇臨別紀念罷。連志村都聽到風聲了，還是注意點纔好。等到祖母告訴父親的時候，就麻煩了。

酒吧的馬丹走了過來：

「怎麼啦？今兒箇晚上這麼垂頭喪氣的？」

「哪有這回事！」

「叫比呂小姐來吧？」

「用不着。」

「噯唷！爲什麼呢？今天夜裏要和她一塊兒回去吧？」

「不！算了。」

「扯謊！」

「眞的！馬丹，我想我差不多也該結婚了。」

「跟比呂小姐？」

「什麼話呢？」

「那可不得了。」

「什麼？」

「您要安排得不好，比呂小姐會潑你硫酸的！」

「別吓唬人！」

「哼！據我所看到的，很有這種可能。」

馬丹的表情很當眞。就算是說笑話，也叫人聽了不痛快。洋太郎臉上刷的發了青。

「比呂小姐可是一門心事的奔着您哪！」

「什麼一門心事，還不是到處打野食。」

「我倒沒有聽說過。」

「現在正在那邊貼着嘴巴的，也跟她有點說處吧！」

「是嗎？」

「絕不會錯！」

「噯唷！您吃醋啦！怪可憐的！」

馬丹把他當作小孩子似的逗着。

要是在平時，洋太郎聽着笑笑就算了。可是今天却覺得很不愉快。

「我走了！」

「不行！往常都要泡到打烊才走，今天怎麼……」

「不！今天一直回家！」

「比呂小姐！過來一下！」

比呂子掙開那中年紳士的手腕，走近前來，探頭望着洋太郎的臉兒：

「怎麼了嘛？」

抬起雙手，搭在他的肩上，把纖腰貼將過來。貼緊着，使勁壓着推着。這股壓力可不小。但是洋太郎對於這套功夫已不感興趣了。

「我要回去。」

「唷！不跟我一塊兒走？」

「嗡！」

洋太郎躲開她的視線。比呂子覺得他的態度比平時頑强的多：

「爲什麼不跟我一塊回去？」

馬丹向比呂子使了箇眼色。

「好吧！您走罷！」

洋太郎也不服輸：

「走哇！」

「我以後怎麼樣，可不保險啊！」

「你是說要跟那個傢伙上什麼地方去？」

「我有更重要的話跟您說哪！」

「重要的話？」

「是啊。我本來打算今天跟您商量的。不過，您回去，就趕快回去罷！我也有我的打算！」

比呂子說完，走開了。洋太郎咬着嘴唇，望着她的背影。想不出她要說什麼重要的話。心裏想：（反正沒有什麼好事，這種女人眞麻煩！）這時，洋二郎的月下沙漠的歌聲，又在洋太郎耳邊餘韻嫋嫋地響了起來。

千中選一

一

洋太郎在銀座「海」酒吧，聽到的洋二郎「月下沙漠」的歌聲，當然是他的幻覺。但是，事實上，這時候，洋二郎確實正在唱着這隻歌—不過是在另外一箇地點。

明治神宮外參宮道兩邊的街樹，樹葉已落得光光的。天上一點雲也沒有，半鈎新月，放着晶瑩的寒光。路上靜靜地，也不大有人走過。祇有洋二郎和三沙子的脚步聲，有節拍地響着。

今天晚上總務課的新年宴會，課長在洋二郎唱歌到一半的時候，不和旁人說一聲就走了，但是，席上却因此更加熱鬧起來。他們以爲課長是有意避開讓他們好痛痛快快熱鬧一下的，所以雖然飯已開上來了，還有人在要酒喝。

三沙子向洋二郎道：

「走罷！」

平常遇到這種場合，三沙子都是一個人先走的，三沙子不歡喜看這種亂糟糟的宴會上男人們的醉

態。她在工作方面，一向尊敬的男人，三杯黃湯一灌，就變成這種放縱而毫無忌憚的渾虫樣兒，她不願意看。當他們在起鬨胡鬧的時候，未嘗不顯得天眞爛漫，還算是好的，可是鬧着鬧着，到末了總要吵架散場。三沙子想不等他們吵架，就帶洋二郎出去。但是爲什麼她單單今天想帶洋二郎一起走呢？她這時倒還沒有想到。

洋二郎望望三沙子：

「可以走嗎？」

「當然可以。宴會等於已經散了嘛。底下都是多餘的！」

「不做聲就走，可以嗎？」

「是啊！在這時候，最好裝作無意的站起來走，不讓大家注意到。課長不也這樣走了嗎！」

不過，剛纔洋太郎的走，三沙子可注意到了，覺得他有點失常。他那種走法，決不是好意走開讓課員們痛快。他的失常，單從他執拗地叫洋二郎表演這一件事來說，就不像平時課長的態度。三沙子平時看他，覺得他比起洋二郎來，實在高明得多。可是，今天晚上，洋太郎瞪着洋二郎的眼光中，她却不能不感到一種與衆不同的冰冷與憎厭。正因爲如此，所以剛纔三沙子纔忽然站起來想代表洋二郎唱歌的。

洋太郎走了之後，三沙子還一直在想着：

「他們兄弟之間，是不是發了什麼問題呢？」

假使是這樣的，那洋二郎就等於被猫眈眈窺伺着的小老鼠了。三沙子對於自己站起來幫洋二郎的事，一點也不後悔。不過她這時候還沒有想到這一點。

聽着洋二郎唱歌，感動得眼中發濕的，也大概祇有三沙子一個。

洋二郎聽了三沙子的話，點點頭：

「啊！對了。」

「不過，兩個人一齊站起身出去，總有人會注意到。您現在裝作沒事的樣兒，先出去罷！」

「澤田小姐，您吶？」

「過兩分鐘就去，您在外邊等着！」

「好的。」

「趁現在快走罷！」

被三沙子催促着，洋二郎臉上，顯出小孩似的緊張。因此，三沙子不得不再叮嚀囑咐：

「裝出沒事的樣兒，悠悠地走出去！」

「這樣，對不對？」

洋二郎說着，端起肩膀，由房間中穿過——大概他自以爲是沒事的樣兒，悠悠地——還故意向左右兩邊望着，走出去了。三沙子望着他的背影，止不住要發笑。

房間有幾個人站起來，男人找男人抱着跳舞。藝妓已經走了。誰也沒有注意洋二郎走不走。男人和男人跳着。竟也沒有一個人來找三沙子配對。當然，與其說他們在跳舞，還不如說是在摔跤還像些。

三沙子走到外面，洋二郎連忙從燈柱後面轉出來：

「澤田小姐！溜出來啦！」

「噢！」

「好極了。」

「您眞是悠悠地從容不迫，態度很好。」

「眞的嗎？」洋二郎信以爲眞，很高興地：

「不過心裏可有點發跳……」

「可是一點也看不出來啊。」

「是嗎！」

洋二郎很天眞地表示高興。他對於家庭之外的女性，能像這樣自然地談話，今天恐怕還是頭一次呢。今天晚上的他，覺得對着三沙子，似乎不管什麼都可以隨便談心。

兩人一起走了一段路，搭上都營電車。三沙子似乎無意的說道：

「下了電車，走到我住的公寓，路上冷靜得很！」

「眞不方便啊！」

「所以我總儘量在沒有天黑以前回去。前不幾天，還聽說出了兩個剝人衣服的强盜呢！」

「你害怕吧？」

「那是自然。不過沒有辦法呀！」

洋二郎想了一下：

「我送你回公寓罷！」

「您送我？」

「我不行嗎？」

「不！不是這箇意思。那太過意不去啦！」

「用不着客氣！我是男人哪。而且剛纔還表演過唱歌了！那時候，我眞高興啊！」

洋二郎說着，而對於被洋太郎逼迫表演的經過，似乎並不覺得怎麼樣。

三沙子又添上一句：

「剛纔能溜出來，也很不錯呀。」

「所以，我也會嘛！」

「對了！您要拿出自信心來！」

「我送你回去。」

「眞的送我？」

「爲什麼這麼不放心呢？」

「沒有什麼這麼不放心。跟您在一塊走，絕對放心。我眞高興！」

雖然聽說有剝衣服的强盜，但三沙子對於這條路，並不一定覺得怎樣害怕。不過，她覺得對於洋二郎，得借個題目，賦予他的自信力，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因此，讓他送一送自己，反算是對於他的一種親切。洋二郎可能就由於這些地方而漸漸成熟起來。

三沙子偸眼望着洋二郎端整的側面臉兒，心理想道：

（如果能靠我的力量，把他領導成一個完整的人材……）

但是，要想這樣，祇有兩人結爲夫婦纔是最好的方法。三沙子想到這裏，纔發現自己的想法，太離開現實，不免爲之愕然。她的愕然，倒不是因爲這種想法無視現實，而是詫異自己對於洋二郎，何以忽然會想到這上面來。直到今天，她一次也沒有發生過這種念頭。三沙子再向洋二郎望了望，不禁紅了臉兒。

二

在神宮的外參宮道上走着，三沙子說：

「伊吹先生！剛纔那一隻歌，您可以給我再唱一遍嗎？」

「在這裏？」

「誰也沒有在旁邊看着你嘛。祇唱給我一個人聽！我一向最喜歡那一隻歌。就因爲聽到您從前唱過之後，在一切的歌裏，最愛這一隻了。」

「那跟我一樣啊！」

「好極了……」

「我唱啦！」

「您唱！」

洋二郎唱了起來：

「月下的沙漠，遠遠地，
駱駝走過……」

三沙子傾耳聽着。她抬頭望着天空。皎皎的月光照着天空，她看上去好像變成一片沙漠。這眞是月下的沙漠，還有兩頭並肩向前走着的駱駝的影子。前面的駱鞍上，坐着洋二郎，後面的一頭的鞍上，坐的是自己。自己一眼不轉珠的守着洋二郎，跟着他走下去。

三沙子現在纔明白自己對於洋二郎，懷着比好意更進一步的感情。而這感情又是這樣的深，她不得不再度感覺愕然。

到底，這件事是不是可能呢？——自己還一點沒有覺察，而居然深深地愛着一個人……可是，這件事，已不是理論邏輯可以解釋的。現在事實已變成這樣了。事到如今，自己這顆心，怎麼能翻覆過來呢！

洋二郎低聲繼續唱着：

「荒涼的沙漠，祇有一條路，
兩人向前走，前途是不是有風波……」

三沙子突然覺得心口一陣鬱悶，喘不出氣來。

（社長的令郎，和貧窮的事務員！）

（而且是年齡大了三歲的女性！）

這簡直不能成爲問題。對了！若是成了問題，倒是一件怪事了。

（但是，除了你之外，誰還能把他成全爲一個完整的人呢？）

三沙子心裏又這樣反駁着。她心裏發緊，呼吸急迫，但一面還想：祇要爲的是洋二郎，什麼都可以犧牲！什麼結婚不結婚，也不必去希望。但是，假使洋二郎爲了今後的前途，必需和女人發生關係，纔得獲得自信，她那怕今天晚上立刻奉獻給他也可以！她甚至於想到這一步。

當然，三沙子直到現在，還是個純潔的處女。她相信洋二郎也是個沒有接近過女人的童男。處女的純潔，反正早晚總得拋棄掉的，今天晚上，不正是最適當的時機嗎！

（我忽然想到這些事上去，是不是因月光而陶醉了呢？還是看到月光，發了瘋呢？）

（要不，還是二十八歲還沒有結婚的孤獨女性的一種妄想呢？）

但是，三沙子自己認爲不是這樣。

「你怎麼啦？」

也不知什麼時候，洋二郎已經唱完了歌，很擔心的望着三沙子臉上。

她的夢，頓時醒了。因爲這時的洋二郎的臉兒，清純潔淨，和她剛纔胸頭發熱的妄想，距離太遠了。

三沙子不能不自己感覺慚愧了。不過，她似乎有一種預感：這箇妄想，總有一天會達到目的！

「……唱得好極了！」

「是嗎！」

洋二郎很滿足。又接着問道：

「不怕了吧？」

「噢！一點不怕。女人還是需要男人保護的。今天晚上我深深地明白了這一點。」

「我以後還要常常送你。」

「唷！眞的？」

「是啊！澤田小姐一個人走害怕不是？」

「噢噢！我眞沒出息！」

「唔！」

「究竟還是男人行！」

「我家哥哥比我還高出一百倍呢。」

「不過，我可不認爲如此。當然，課長是很不錯的。但是我感覺您更偉大！」

「不對！」

洋二郎斷然地說。三沙子對於他這種斷然的口吻。倒吃了一驚。在過去，洋二郎還沒有這樣有把握的說過話。

「是嗎！……您很尊重課長哪？」

「尊重啊。」

「那麼，您很歡喜課長？」

「歡喜啊。」

「最歡喜？」

「不對！」

洋二郎回答的很爽脆。也像剛纔回答的一樣斬截。三沙子好像又看到從來沒有發現的洋二郎的另一面。

「我最歡喜我家奶奶！」

「啊！對了！您的祖母老太太。」

「我最歡喜我家奶奶！」

洋二郎重複地說。

「爲什麼這麼歡喜她呢？」

「爲什麼……？」洋二郎沈吟了一下：

「我也不明白，不過，不管怎麼，我最歡喜！」

「您這種說法，纔是眞的歡喜。那麼，第二是歡喜我們課長囉！」

「不對！」

「您的媽媽？」

「媽媽我也歡喜，不過……」

「那麼是那一位呢？」

三沙子看見洋二郎的臉上有躊躇之色。而且這躊躇之中，還似乎帶着羞意。她想：（會不會就是……）。她也知道：（這是不會有的事！）。但是，她心上不由地發跳。

「哪！究竟是那一位？」

「我……第二個歡喜佐伯忍。」

「怎樣的一位小姐？」

三沙子臉上的血往下沈。一面走着，脚底下發了軟。

「常常在電車裏碰到的。」

「這位小姐很美麗吧？」

「好像後面放着毫光一樣。」

「哦……」

「去年我跟奶奶上熱海去，她也剛巧住在一箇旅館裏，奶奶約她到我家來玩的。」

「她來了？」

「最近要來……奶奶說：要娶回來做我的媳婦。」

「這不是很好嗎！」

「可是啊……」

洋二郎很愉快的說到這裏，忽然聲調變得陰沈了：

「我哥哥看到忍小姐，他說：我早就想娶她做媳婦啦！」

三沙子恍然大悟：（怪不得今天宴會上洋太郎那樣的失常，不要就是爲的這箇吧！）但是，這句話不能隨便說出口。假使自己猜的不錯，從今往後，問題可不簡單哩！她看見今天晚上宴會中，洋太郎瞪洋二郎，他那眼光中含着的憎厭，可厲害著呢！

三沙子想到這裏，不禁戰慄起來。她希望這是自己想過了份。同時又想：如果，洋太郎不顧洋二郎怎樣，竟自和那佐伯忍結了婚，也許洋二郎要投到我懷裏來了，但是她也知道，這種想法是自己太主觀太如意的打算。

「這一定是課長說的笑話吧？」

「我覺得我哥哥是眞的想忍小姐做太太。她眞美麗嘛！」

「不過，他這麼辦，您不贊成吧？」

「我家奶奶也是這麼說，不過……」

「對的！絕對不能贊成！」

「不過，哥哥比我要能幹一百倍啊。……」

「不！不行！您不是在世界上第二個喜歡的是她嗎！既然這樣的話……」

洋二郎沒有回答。過了好久，也不開口。

不久，洋二郎把三沙子送到公寓，轉身走了。三沙子一直望着他的背影。

（第二個……）

三沙子對於這一位還沒有見過面的第二個女性，感到激烈的嫉妬。照這樣說法，洋二郎對於我，算是第幾個歡喜的女性呢？假使問他，他一定要偏着頭思索，想出一箇等次來的。

（……第三？不，第五？第十？第一百？……）

又聽見月下沙漠的歌聲了。這似乎是由洋二郎嘴裏唱出，送到天上，又從天上嫋嫋地轉回來的。三沙子覺得無限的寂寥。從來也沒有這樣痛切地感覺到自己孤獨過。母親去世的時候，好像也沒有這樣的寂寞。她很悲哀。不知不覺已經淚珠流濕了雙腮。洋二郎的背影，在月光之下，和歌中所唱的一樣，漸漸地遠了，小了。

三

一間六舖蓆的房間裏，舖着被蓋，裏面一問就是浴室。祇聽見浴缸裏一片「花！花！」放熱水的聲音。

洋太郎伏在被上，抽着香煙。枕旁的電燈亮着。在他的旁邊，另外還有一箇被壓得扁扁的枕頭。這是比呂子剛纔枕着的。她那狂態！她那七彩的嬌聲！……洋太郎知道：這些特徵，到今天爲止，曾經多麼使自己歡喜、滿足。但是，惟有今天，完了事之後，總覺得有些煩膩。

並不是洋太郎把比呂子造成這樣的。從他和她發生關係的第一夜起，她已是這樣了。洋太郎很高興，覺得碰到了一千個裏面纔得到一個的女人。但是到了現在，他却想了：以前究竟是那一個傢伙把比呂子造成這樣的呢？

洋太郎對於比呂子懷着這種類似嫌惡的感情，倒也不是聽到洋二郎提起佐伯忍纔如此的。以前

這種感情就已經萌芽了。祇是看到佐伯忍之後，這種心理格外加强。

洋太郎起初以爲比呂子是千中選一的女性，但是現在又覺得佐伯忍纔是千中選一的呢。不用說！他的這種看法，並不單單指的她們容貌的美麗。洋太郎到今天爲止，在她手裏經過的女人，也不止五個十個了。對於女人一道，他自命是身經百戰的勇士。他一向的主張，認爲女人不是臉兒生得對就行的。但在他的眼裏看起來，佐伯忍是千中選一的女性。對於這件事，洋二郎是不行的。他確信：必需自己這樣的男性來給她加工打磨纔能完成。

洋太郎望着飄蕩着的香煙的煙霧，心裏愉快地想像着將來如何領導佐伯忍使她配合自己的嗜好。她不是比呂子那樣被好幾個男人蹂躪過的肉體，而是祇有洋太郎一個人纔知道的女體的開花。

爲了這箇，就把全部財產的三分之一讓給洋二郎也可以。第一，佐伯忍給了洋二郎，簡直是遇了不識貨的主顧，太可惜了。而且還要致佐伯忍於不幸。

洋太郎又在心裏反省着：

（我做哥哥的，是不應當這樣想的。）

但是他明白了：在宴會時，對洋二郎感覺嫉妬、憎厭，決不僅是喝了酒的關係。胸口覺得綑得緊緊的難受。

這時，他在痛苦之中，想起宴會上幫洋二郎說話的澤田三沙子。他好像殺開了一條血路，想道：

（對啦！把三沙子給洋二郎好了！）

三沙子近來雖然黯淡無華，但在以前，連洋太郎也曾注目過她。她可以算是一種母性型的女子，這一點，洋太郎在業務上也看得出來。她比洋二郎大幾歲。但是像洋二郎這樣腦筋不足的人，娶一個三沙子這樣的女人，不是正好嗎！

想到這裏，洋太郎頓時有了精神。但接着又想到：這件事恐怕奶奶不會答應的！一股高興又洩了氣。到了這時候，平常不把她當成問題的一個德子老太，倒似乎忽然變成很大的障礙了。

突然，浴室的門格啦格啦的開了，一陣浴湯的熱氣流進這邊房裏來。

比呂子叫道：

「可以洗啦！」

說着，把自己身上穿的浴衣，「叭」的脫下，團起來向旁邊一丟。

在平時，洋太郎一定賊忒嘻嘻地望着她這一絲不掛的裸體。比呂子也總是瞪他一眼：

「好色鬼兒！」

有時候還故意捧起枕頭向他扔過去。

但是，今天的洋太郎却頭也不回，祇是：

「嗡！」的答應了一聲，心裏想道：

（沒有羞恥的女人！討厭！）

比呂子斜睨了洋太郎一下，把浴室門關上。聽到她在裏面洗澡的水聲。洋太郎換了一枝煙：

（我說不來，今天又來了！）

心裏後悔得很。

這裏是千駄谷的一家温泉旅舘。以前來過好幾次，臉兒很熟了。這一帶，這種旅舘多得很。早知如此，在銀座「海」酒吧一直回家就好了。只因聽比呂子說：有重要的事商量，又說她有她的決心，被她的言語纏住了。同時對於那位中年紳士，也不放心。終於沒有馬上走，直坐到酒吧打烊。

這時，洋太郎又似乎聽到洋二郎唱的「月下沙漠」歌聲，臉色變了。

但是這倒不是洋太郎的幻覺，而是浴室裏比呂子在唱歌。唱的是和她個性相反的悲哀的歌。平時，她總歡喜唱爵士之類的歌曲，她居然也唱這種歌嗎！

洋太郎道：

「別唱了！」

「什麼呀？剛纔您說什麼？」

比呂子在浴室裏，悠悠地回答。

「叫你別唱這箇歌啦，我最討厭這支歌！」

「我可最歡喜這支歌。」

「總而言之，今天不要唱了！要不然，我可眞生氣啦！」

「是！是！是！老爺吩咐我，焉敢不低頭！」

「對啦！」

「唷！您倒眞以老爺自居啦！將來可難伺候哩！您哪！」

洋太郎進了浴室。

比呂子道：

「給您擦背吧？」

「不要啦！」

「今天爲什麼這麼不高興？奇怪呀？」

「倒是你說的有重要事商量，是什麼事？」

「您把手遞給我！」

「手？」

「是嘛！」

洋太郎覺得奇怪，比呂子不管他，把他的右手抓着，拉過來，放在自己肚子上。

「哪！」

比呂子撒着嬌：

「這裏……」

「什麼？」

「有了您的小寶寶啦！」

「笑話！」

洋太郎悻悻地縮回手。

「噯唷！怎麼啦？」

比呂子一眼不轉珠的盯着洋太郎。他顯然地很慌張。同時也有點生氣。

「爲什麼不趁早打掉？」

「您的孩子，我想生出來嘛！」

「知道是誰的孩子呢！」

「您怎麼可以這麼說！」

比呂子已經淚盈盈的了。含着淚光的眼睛，恨恨地瞪着洋太郎。

洋太郎想：（她又來演戲了！）心裏越發生氣：

「這是事實嘛！」

「不！絕對是您的孩子！」

「我不要什麼孩子！」

「求求您，讓我生下來！」

「不行！」

「不行我也要生！」

「我可不管！我和你的交情，每次每次都給過錢，再沒有什麼瓜葛。我不能負這箇責任！」

「不過我生下來的可是您的骨血啊！」

「我纔不要錢呢！要的是您的孩子！」

「我不管！」

「孩子總是要生出來的。哪！您再考慮考慮！」

「沒有什麼考慮！」

「哦！是嗎……」

比呂子歎了一口氣，瞪着眼睛出神，也不開口。

「我要走了！」

「請便！」

「總而言之我不管呀！」

「孩子生下來之後，我抱到您府上去，送給您看。我還要抱了上公司找您——把這個生得和您一樣的孩子……」

「糊塗東西！」

「是嘛！我本來就是糊塗東西！酒吧女嘛！招蜂惹蝶，渾身都是缺點！反正您是瞧不上眼啦！」

洋太郎聽了有點受不住，也不開口，正想走出浴室。

「您等等！」

洋太郎回頭一看，眼前只見比呂子一張充滿憎恨的臉。接着，她端起桶冷水，「花！」的澆得他遍體淋漓。

四

佐伯忍和佐伯勇吉，決定在一月快完的一箇禮拜天的下午，到伊吹家來拜訪。

幾天之前，志村豐一特地爲這件事到伊吹家來接頭。他到德子老太房裏：

「這箇禮拜天，我帶他們兩個來！」

「是嗎！這可眞的要來啦！」

德子老太滿臉是笑，本來就佈滿皺紋的臉兒，格外皺成一團：

「我一日三秋地望你來呀！」

「叫您老人家盼望很啦！」

「忍小姐再能愛上了洋二郎，那就更好了。」

志村沒有答話。

「我倒又想起一件事，那佐伯勇吉好像也很不錯，他若肯要我家雅子做媳婦，那不是親上加親了嗎！」

「是啊！我想這倒有可能的。」

「那麼，豐一！你是不是說洋二郎這件事不大有希望？」

德子老太眼神都變了。志村苦笑道：

「也並不是說沒有希望。不過，任憑怎麼說，從前生過那樣的病……」

「可是我不老是說嗎！洋二郎有洋二郎的好處啊！」

「不過，媽媽！我可要預先交代清楚！明白洋二郎的好處的人，祇有特別的幾個人哪！眼前，在這家裏，也祇有媽媽您一位吧？」

「那是因爲世界上瞎眼的人太多，不過，忍小姐可不是瞎子呀！她心眼兒很明白。比方說，我告訴她飛碟的事，她非常熱心的聽着。這就是證據呀！」

「又是飛碟？」

「有什麼不行嗎！」

德子老太有點不高興了。

「不！不是這意思。我是問您後來看見過飛碟沒有？」

「豐一！不要糊混打岔敷衍老人家！」

「您看出來啦。」

志村只得抓頭皮。

「對於我，忍小姐現在就是飛碟呀！」

「什麼意思？」

「祇有我和洋二郎，相信忍小姐！」

「不錯！」

志村聽了，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便又說道：

「可是，媽媽！我還得說一句：這一次她兩個來，可別想到什麼結婚這些重大問題！祇能不着痕跡的招待她們一下。佐伯君也跟我說過：總而言之，要尊重青年人的自由意志！」

「那好嘛！這麼說起來，如果忍小姐自己對洋二郎中了意，她的父母和伯父，總該沒有話說了吧。」

「但是，萬一這邊家裏的人，看不中忍小姐呢？」

「那裏會有這種事！」

「不！姑且假定是這樣呢？」

「我不許他們開口！豐一！我是洋介的母親哪！孝子的婆婆呀！別看我平常萬事都忍着不說話，一朝有了問題，我也會跟他們開談判的。」

「可了不得！」

志村的初意，原本擔心將來到了那時候，德子老太過份失望，纔向她暗示佐伯忍和洋二郎結婚的可能性不大。現在看這神情，勸告已不能發生作用了。事到如今，自己祇有重新考慮，順着丈母娘向這方向努力了。

「還有，媽媽！近來洋太郎回家的時間改早了嗎？」

「嘅嘅！好像是早一點了。前一回，聽見恭子說：洋太郎迷上了銀座的一個酒吧女，我就曾規戒過他。也許是見了一點效吧。當時洋太郎對於我的規戒，簡直不理會，但是也有了一點反應呢。噓噓噓！我覺得洋太郎雖是這樣，倒也有他的好處。可是，豐一！聽說雅子近來也上酒吧去學習社會經驗哩！眞是人心大變啦！」

「這好像是我多嘴管閒事……」

「什麼事？」

「洋太郎的事呀！我既聽到了，不說又不好……」

「……？」

「洋太郎常去那家酒吧的馬丹，知道我是洋太郎的姨夫，悄悄地告訴我的：對方那個女人，好像懷了孕呢？」

「唷！懷了孕？」

「而且，那女的說：無論怎樣，她要把孩子生下來呢！」

「這樣說，如果生的是個男孩子，不是成了伊吹家長房的繼承人嗎？」

「是的啊！」

德子老太想開了心事。

「這件事要是不去管它，可能會鬧出問題來呢！」

「那麼洋太郎他怎麼說呢？」

「他聽說女的有這意思，就離開她遠遠的了。所以對方更加生氣。這女人可相當厲害呢！」

「……」

「所以，如果用得着我，我可以出力幫忙。我也曾考慮過想直接告訴洋介大哥……」

「這一點你請再等一下！」

「我也覺得這樣辦法，會使洋太郎難堪。同時又想：媽媽是知道這件事的經過的，我在未曾開口之前，還是先向媽媽報告，聽您的指示去辦的好。」

「明白了。我也給想想辦法看。不到這箇禮拜天之後，心裏靜不下來，等過了禮拜天再說！」

「我知道了。」

志村說着，正想回去，德子老太叫住他：

「豐一！」

「什麼事？」

「從那以後，兩口兒很好吧？」

「哦！那一次眞虧了……」

「不！不是要你道謝，我直擔心呢！」

「請您老人家放心！我已上夠了當啦！」

「那就好！」

志村走了之後，德子老太一直不動，坐在那裏想心事。

昨日今朝

一

這一天，德子老太打早晨起，就興奮得心神不甯。幾十年來，都沒有這樣的緊張過。這樣倒好像不是爲的洋二郎，而是德子老太自己要相親一樣，想着不由苦笑起來。

德子老太在自己房裏，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坐下去。望望放在茶櫃上的小鐘，還沒有到下午一點。志村約好是下午兩點帶佐伯忍和勇吉來的。

聽聽正屋那邊，靜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看這樣子，好像對於今天來拜訪的客人，祇有德子老太一個人起勁。洋介、孝子、洋太郎、雅子，似乎都不大感覺興趣。德子老太大不滿意。她認爲一家老小都應該哄動起來歡迎纔對。起初，洋介甚至於說要打高爾夫去。經過德子老太要求：

「佐伯忍這個女孩子，你無論怎樣，得看一下！還有，佐伯勇吉也很不錯，我想：跟雅子配一對也配得過。」這纔勉勉强强答應不出去了。

德子老太想：洋介和孝子祇要見到佐伯忍，一定會中意。這一點，她倒毫不擔心。她所不放心的，

倒是不知道佐伯忍能不能發現洋二郎的好處。關於這一點，她雖曾向志村再三强調過，但是，老實說，多少還是有點擔心。到了今天，格外覺得不安起來。

要說不安，洋二郎和銀座那個酒女的事，也是一樁心事，這不能不給他們好好地想箇辦法解決。但是總要過了今天再說。

德子老太走出房間，往正屋去，在走廊裏碰到下女：

「今天待客的點心水果，都準備好了吧？」

「是！」

「好好檢點檢點！別忘了什麼！客人一到，馬上請到會客室坐，趕快來通知我！」

德子老太關照過，走進茶間。一個人也沒有。洋介正在院子裏揮高爾夫球棍，孝子站在旁邊看着。三個孫子，大概都在各人自己房裏呢。

德子老太到洋二郎房門前，叫道：

「洋二郎！可以進來嗎？」

「噯！」

洋二郎規規矩矩地坐在桌前。和平時一樣，向奶奶穩靜的微笑着。但若仔細端詳起來，他的微笑之中，却暗含着緊張。

「忍小姐就來啦！」

洋二郎點點頭。

「你心裏高興吧？」

「奶奶！我跟她能談些什麼好呢？」

「談些什麼，……是呀！用不着談什麼很深的話。男人家，不要囉裏囉嗦的碎嘴子！穩重些！旁的話，有奶奶在旁邊替你說。」

「要是哥哥，他就很會說話了！」

「洋太郎是洋太郎，洋二郎是洋二郎！別扯在一塊兒！……後來，洋太郎跟你提起過忍小姐沒有？」

「沒有。」

「那很好！可不要像上回那樣，說什麼忍小姐嫁給洋太郎很相配啊！」

「不過……」

「不行！你非常喜歡忍小姐，是不是？既然如此，就應該越發的歡喜她！你明白不？一個人，愛上一個人，是很好的一件事啊！愛上她，要一輩子的愛下去，那就更好了。這件事，人人都明白，但是很不容易做到。往往半路上討厭起她來了，或是雖不討厭她，而另外又有了心愛的人。世界上，這樣的人很多。不過，我認爲，洋二郎一定能做到。對不對？」

「我做得到！」

洋二郎很堅決的說。

「當然做得到。不過，你對於這件事，要格外拿出自信力來纔行！」

「公司裏的澤田三沙子小姐，也這麼對我說過。」

「三沙子？怎麼樣的一個人？」

「前一回，公司的新年宴會時，我送澤田小姐回公寓去的。」

「她要你送她的？」

「不是，路上僻靜得很，所以我自動的送她回去的。」

德子老太太感意外。她沒有想到洋二郎還有這一手。不過聽說對方是公司的女事務員，她心裏不免有點不安。是不是對方因爲洋二郎是社長的兒子，想騙他上鈎呢？假使那個三沙子是近來那些戰後派的姑娘，那勾引個把洋二郎，眞是手到擒來，毫不費事。

「那小姐幾歲了？」

「二十八歲。」

「那不是比你還大三歲嗎！」

「父母雙亡，很可憐的。」

「因此，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裏？」

「是的，所以我和她約定，以後回去得晚的時候，我都送她回去。」

洋二郎很愉快地說着。德子老太却越發覺得要不得。

「洋二郎總不至於歡喜她吧？」

「歡喜她呀！」

「不行！這種事，絕對不行！」

德子老太緊張萬分，洋二郎很詫異地望着奶奶：

「爲什麼不行呢？奶奶！」

「你想！你不是歡喜忍小姐嗎？」

「是的啊！」

「既是這樣，就不能歡喜忍小姐之外的人！」

「那麼歡喜奶奶也不行？」

「不！歡喜我是可以的。」

洋二郎越弄越不明白了：

「我告訴過澤田小姐：我最歡喜我家奶奶，第二就歡喜忍小姐。」

「你連這些話也跟她談過啦？」

「因爲她說我比哥哥還偉大嘛！」

「她爲什麼提到這些話呢？」

德子老太想：（這也許是那澤田三沙子想博取洋二郎的歡心，故意這麼說。）想到這裏，越發覺得這三沙子要不得。

「澤田小姐問我最歡喜誰，我纔說的。」

「好了！我明白了。可是以後你不許說歡喜什麼澤田小姐啦！」

「爲什麼呢？」

「你只歡喜忍小姐一個人就行了！」

「不過，奶奶、爸爸、媽媽、還有哥哥，我都歡喜啊！再歡喜一個澤田小姐也不要緊吧？」

德子老太對於洋二郎所說的「歡喜」的意義，並不是不明白。他是包含有戀愛感情的歡喜，和不含戀愛意義的歡喜，混雜在一塊兒了。

但是，要想將這兩種性質向他解釋明白，德子老太又覺得很困難。不過，假使事情眞的像洋二郎所說的這樣單純，似乎撩開手由他去，也沒有什麼要緊。

可是，對方說不定根本就是想來哄騙洋二郎的呢，這就是含着有危險性了。而且，萬一這樁事有一風聲吹到佐伯忍耳朵裏，那恐怕萬事皆休，德子老太一切的努力，都要付諸流水啦。洋二郎的心裏，也要永懷着海水裏潛在的那種悲哀了。

「你還是不可以歡喜澤田小姐！」

「剛纔奶奶不是說歡喜一人是很好的事嗎？」

「惟有澤田小姐不可以！」

「她是個好人哪！」

「好人更加不行！」

「不過，我還是歡喜她！」

洋二郎好像抗議一般的說。

「送她回公寓也不行！」

「可是我已答應她了。」

「你這樣做法，忍小姐要討厭你的呀！」

「那麼，我問問忍小姐看！」

洋二郎不讓步。

洋二郎這種一旦根據自己的信念說出了口，就絕不退後的頑固脾氣，德子老太相信這是由於他的心太純眞的緣故。譬如今天這段話，如果是普通人，誰都可以很巧妙地扯過話頭，糊混過去。而洋二郎却不能這樣，這可不是洋二郎的缺點，無甯說是他的好處、長處。德子老太一向的看法都是如此。但是，今天這箇問題，却不能輕輕放過！

德子老太正襟危坐，正想諄諄告誡，下女在房門外叫道：

「客人來了！」

德子老太站了起來：

「好了！我先去，你約莫過五分鐘就到會客室來！可是，今天無論怎麼，絕對不許提起澤田小姐一箇字啊！」

德子關照好，走出去了。洋二郎祇剩滿腹狐疑，莫名其妙地呆呆出神。

二

雅子坐洋太郎的房裏，一面留神着二門口的動靜：

「好像來啦！」

「嗡！」

洋太郎故意裝作不關心的樣子。

但是他的心，早已飛到二門那邊去了。心裏道：（她上我家裏來啦！）想到這裏，只覺得血液沸騰，恨不得奔出去看箇究竟。自己硬壓制住這股衝動，心裏不由又憎恨起洋二郎來了。他對於自己這種心情的變化，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

雅子問道：

「奶奶眞的想叫洋二郎和這位忍小姐結婚嗎？」

「誰知道？」

「恐怕不成功吧？」

「什麼緣故？」

「現在的小姐們，那裏會看得中洋二郎呢！」

「雅子！你也是這樣的看法？」

「是這樣看法呀！要是身當其境，我也祇有敬謝不敏啦！」

「可是，聽說今天雅子的候補女婿也一起來哩。」

「謝謝罷！我對於男性，還不至於缺乏到需要奶奶替我操心呢！」

「這個丫頭！你可說啦！」

「事實是如此嘛！」

雅子說着，從桌上取過洋太郎的香煙匣子，抽出一枝。洋太郎「叭」的撳燃打火機，替她點上，順便自己也點了一根。

「根本奶奶太寵洋二郎了！這回也是一樣，媽也說來着，哥哥的媳婦還沒有找定，就先請弟弟的候補媳婦上家裏來，眞太什麼了！」

雅子望着洋太郎的臉說着，好像有意要打動他的心似的。洋太郎雖然知道她的話有點迎合自己，但也覺得很高興。故意裝作大方的樣兒：

「這些事，我都不在意。」

「哥哥不在意，我看着不服氣嘛！洋二郎以後不得一輩子靠哥哥照應嗎！既然這樣，那就連訂媳婦，也應當預先尊重哥哥的意見去做纔是呀！」

「沒有關係，我……」

「那不行啊！哥哥也早點結婚不好嗎？」

「我也不久要結婚了。」

「那回說的那個比呂子小姐，怎麼樣了？」

「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那種女人，我和她沒有什麼呀！」

洋太郎雖是這麼說，臉上却露出痛苦之色。

這一回，比呂子差不多每天都打電話到公司來。她說：爲了肚子裏孩子的問題，要和洋太郎見面談談。洋太郎不勝其煩，也曾託朋友給她送去五千元，叫她住院打胎，但是比呂子不接受。她口口聲聲說：要和本人直接談判！比呂子的態度兇得很，那位朋友抱頭鼠竄而歸，連說「這個女人太厲害！」

洋太郎也火兒了。心裏道：（聽你的便罷！）昨天來電話的時候，叫人回說不在，沒有接她的電話。

縱使比呂子懷孕是眞的，也不曉得到底是誰的孩子。再退一步說，就算是洋太郎的孩子罷！過去每一次都給過錢的啊！事到如今，應該不再負什麼責任哪！少說廢話，把胎打掉，不就完了嗎！還要這麼糾纏不清，簡直是敲竹槓嘛！但是，比呂子並沒有表示要錢，她祇說要把洋太郎的孩子生出來。這一來，對於洋太郎，可是箇大大的威脅。

當然，一口回絕，祇推不知道，也未嘗不可。可是，如果比呂子眞的把孩子生了出來，而萬一又眞的是自己的孩子……洋太郎想到這裏，不禁不寒而慄了。

對外說，縱然在金錢上，在道義上，都不負任責任，可以逃過這箇問題，但是，祇要想到（在這世界上，某一處地方，自己有一個孩子在那裏！），這一點，一定會始終呵責着良心。恐怕一輩子都要因此而痛苦下去。這在洋太郎的人生上，眞是一箇大汚點了。

話雖如此，他可絕對無意和比呂子結婚。也從來不想把她養在旁處做外宅。他對於比呂子，現在祇覺得討厭，尤其是近兩天，洋太郎每一想起比呂子的問題，總要反射的想起佐伯忍來。

「雅子！……」

「什麼呀？」

「現在來的這個佐伯忍，雅子看到她的臉，一定會認得她。」

「唷！是嗎？」

「我早就發現她了。對啦！比洋二郎發現她還早得多呢！」

「唷！哥哥早就發現了？」

「所以，我簡直是被洋二郎搶了先！」

洋太郎的臉上，露出自嘲的陰影。雅子楞住，望着洋太郎：

「那麼，哥哥也早就愛上了這位忍小姐，是不是？」

「那有這回事！」

「哥哥說被洋二郎搶了先，不就是愛上了她嗎？」

「那麼，這句話我取消。」

「哥哥，老實的招供罷！」

「不要談了！這些話。」

「爲什麼沒有在洋二郎之前，先和她招呼說話呢？」

「別看我這樣兒，我可很老實啊。至少，對於好人家的小姐……」

「既然這樣，那就從今天起，堂堂正正地加入候選！」

「別說笑話！做哥哥的怎能這樣！」

「不過，假使忍小姐說：她歡喜哥哥，怎麼辦？」

「不用說，我不接受。」

「我看不必！洋二郎以後一輩子得靠哥哥照應，不管什麼事，都應該讓哥哥優先嘛！」

「奶奶也不肯答應的！」

「可是，忍小姐的本身意志，更應該尊重呀！哪！我給哥哥去辦，包你巧妙。」

「巧妙？」

「巧妙地說服洋二郎啊！再由洋二郎去叫奶奶出來說話呀！」

「那，這種厲害手段，怎麼可以！」

「那麼哥哥是並不怎麼愛忍小姐吧！」

「不！愛她呀！恐怕比洋二郎還愛她！」

「喝！招了供啦！」

「這個丫頭！」

洋太郎故意裝出慌張的樣子。但是，說不定這些話都是他安排好了的。也可以說是，雅子被他的話勾上了道兒吧？

外面下女敲房門：

「老爺請少爺小姐到會客室去。」

「知道了！」

洋太郎答應了之後，和雅子互相對望着：

「剛纔的話，完全秘密啊！」

「我知道！」

「叫你秘密，也就是完全取消的意思。」

「這我也明白！」

雅子答應着，嘴邊却嘻嘻的笑。洋太郎並沒有責怪她——他也不能怪她。他向衣櫥上的鏡子，理了理頭髮，在雅子前面走出房間。

會客室裏的空氣，出乎洋太郎意料之外的明朗而融洽。洋太郎看出來了，這是父親洋介和母親孝子，對於佐伯忍和勇吉的印象很好的關係。

洋介開口道：

「來來來！我給介紹，這是大兒洋太郎，小女雅子。」

四人彼此招呼坐下。

德子老太與會好極了。洋二郎却拘束得很。但也時而向佐伯忍望着，很幸福地露出似有似無的微笑。

雅子覺得佐伯忍的臉似乎有點面熟。也不能不承認：她是比自己稍稍美麗一點。但是這件事雅子覺得還在其次，倒是對於佐伯勇吉，要比預料中的印象好上十倍。端整的臉兒、嘴邊、唇角，很有魅

力。雅子覺得這樣的男性，很可以和他交際。

雅子望了洋太郎一眼，向佐伯忍說道：

「忍小姐！我認識您啊。」

佐伯忍怔了一怔，望望雅子，很清晰而有禮貌的答道：

「您這一說，我也覺得很面熟。」

「在電車裏常見到您。……哥哥也是這樣不是？」

洋太郎答道：

「對了。」

佐伯忍祇向洋太郎看了一下，視線又轉回去了。

志村豐一笑道：

「生得美麗的人，到底引人注目啊！」

「家兄常常跟我提起忍小姐的嘛！」

「別說了，雅子！多難爲情！」

「忍小姐！您看！我這位哥哥多麼老誠！」

「雅子！」

德子老太開口了：

「忍小姐和洋二郎，在熱海已談過很多了。」

「哦！是嗎！」

雅子輕輕地閃過話頭：

「哪！兩位難得光臨，在家裏呆着也沒有意思啊。我們一塊兒上銀座玩玩去罷！爸爸！好吧？」

「祇要客人高興，你們就陪着去罷！」

「我眞高興！佐伯先生！您一塊兒去吧？」

勇吉說：

「奉陪各位。」

「忍小姐也去啊？」

「噯！」

「好啦！決定啦！馬上就走罷！」

德子老太抬起身：

「那麼，我也……」

「喲！奶奶！您不行啊。」

「爲什麼呢？」

「您看！大家都是青年人，這種時候，老人家要識趣點，避開纔是啊！」

「對了。媽今天留在家裏罷！」洋介也說了。

「是啊！是啊！」

德子老太望望洋二郎。洋二郎也望望奶奶，他說了：

「那麼，我陪奶奶上別處去玩玩罷！」

德子老太覺得心底下一股熱感往上衝：

「什麼話！洋二郎也跟各位一起去！我在家看家好了。」

「眞的奶奶不想去嗎？」

洋二郎擔心的問着。佐伯忍感動而驚訝地望着他的側面臉兒。洋二郎也正盯着她看呢。佐伯忍覺得洋二郎在注目她，臉兒不由地一紅。

三

五位青年男女，正要邁出二門。剩下的四位長輩，把他們送到二門口。

佐伯忍回身道謝：

「打攪府上了，多謝多謝！」

孝子很親熱的道：

「有空再來玩啊！」

「是！」

佐伯勇吉說：

「幾時也請到舍下來坐！」

「嘅嘅！一定來拜訪……」

德子老太的眼光，一直沒離開洋二郎。洋二郎好像小學生要出門遠足一樣，向德子老太微笑着。

德子老太叫道：

「忍小姐！」

「噯！」

「洋二郎拜託您照應啊！」

「喲！不敢當！」

「放心！奶奶！都交給我！」

雅子一邊說，一團高興地叫道：

「走哇！」趕在大家前面先走了出去。

但是，雅子立刻又單獨轉身跑回來。叫道：

「媽！」

「什麼事？帶的錢不夠？」

「唔唔！不是。來！我跟您說一句話。」

雅子湊到母親耳邊：

「誰也別告訴啊！洋太郎哥哥說：早就想和忍小姐結婚啦！」

「唷！」

孝子吃了一驚。雅子向母親丟了一箇眼色，奔出來了。孝子胸口覺得堵住了一大塊，站在二門口幾乎不能動了：

（這是怎麼回事！）

等到他們走進茶間，德子老太得意揚揚，仰着她的「湯圓鼻子」道：

「怎麼樣？忍小姐很不錯吧！」

「不過，媽呀！」

孝子忍不住的開了口：

「要談到結婚，就得各方面打聽確實了再辦。我想：目前還是不提這句話的好。」

「那是自然。不過我眞想早點把媳婦說定，越早越好。」

洋介也說：

「可是，按次序來說，得先給洋太郎說媳婦兒，要不然，人家要笑的呀！」

「洋太郎的親事，躭擱到現在，洋介！這事你應該負責啊！」

「可是，他本人一點也不起勁，所以……」

「既然如此，那就先給洋二郎辦嘛！」

孝子插嘴道：

「可是，媽！那位忍小姐，對於洋二郎中不中意呢？」

洋介也道：

「這可是問題哩！」

「不！這沒有問題！」

「媽有把握嗎？」

「當然有把握！」

孝子又道：

「不過，我剛纔倒想：不如乾脆把忍小姐娶來給洋太郎……」

「什麼話！我絕不答應！」

「可是，聽他們剛纔的話因，洋太郎是比洋二郎先認識忍小姐的。而且，這兩個孩子也相配……」

「不！總而言之，不行！要這樣做法，洋二郎太可憐了！」

「不這麼辦，洋太郎不也是一樣的可憐嗎？」

孝子也不讓步。

「孝子！你不疼洋二郎嗎？」

「當然疼他呀！都是自己生的嘛！不過我可要向媽說一句：媽似乎有些太寵愛洋二郎啦。照這樣子，也無怪洋太郎和雅子要不服氣了。」

「不服氣？那是他們自己腦筋不清楚！我祇覺得洋二郎可愛的不得了！可憐的不得了！」

「這不行！孩子們的婚事，有我做母親的負完全責任！」

「不！洋二郎的親事，得由我做主！」

德子老太絕不退讓。

伊叫家婆媳兩人，已有好多年不曾這樣激烈的爭論過了。照德子老太的說法，是她萬事忍耐着不開口，所以纔能不起衝突。可是談到洋二郎的事，就絕對不能讓步了。縱使旁人不以爲然，她也顧不了許多。德子老太相信：眞正爲洋二郎操心的，只有她一個人。

洋介叫道：

「好了！不要再說了！」

志村也說：

「現在就談這些問題，還嫌太早嘛。今天我帶他們兩個人來，本來約好要不着痕跡，不要想起結婚什麼的重大問題。所以，忍小姐，勇吉君，都是毫無存心的。」

「這樣就好！」

洋介不知道其中底細，很輕鬆地說道：

「年青的人兒，在一起玩着，自然會打出路子來的。這不很好嗎！」

「是啊。剛纔沒有談到勇吉，你看這位青年不錯吧？」

「唔！很好哇！」

德子老太很不開心。她想洋二郎現在在銀座正在做什麼呢？覺得非常的擔心。他會不會被大家丟開不理，獨自一個在那裏發呆呢？

想到這裏，眼前似乎浮起可憐的洋二郎的影子。她覺得剛纔自己應該跟他們上銀座去纔對。

德子老太站了起來：

「豐一！等會兒到我房裏來一下！」

「是。」

德子老太回自己房裏去了。洋介望着她出去之後，埋怨孝子道：

「這是你不對啊！你說得那麼强硬，媽當然要光火啦！」

「我本來也沒有打算說到那箇地步的……」

志村道：

「總而言之，媽媽一提到洋二郎的問題，就變成盲目的了。」

孝子問道：

「妹夫看：忍小姐和洋二郎的親事，有可能性嗎？」

「這箇……我是受了媽媽之託……」

「當然，忍小姐是很好的，她如果肯答應嫁給洋二郎，我也很高興。可是，照這樣交際下去，假使洋太郎表示一定想要她，那怎麼辦？」

「那時，媽媽可眞要氣的發瘋了！」

「所以我看：如果忍小姐和洋二郎的事沒有希望，乾脆，以後不要來往的好……」

「但是，我覺得雅子小姐和勇吉君，倒是很好的一對。」

「嗽嗽！」

「好了！我上媽媽屋裏去。」

志村走進德子老太的房間。德子老太興味索然地坐在那裏。

「豐一！拜託你！」

「啊？」

「你得幫幫洋二郎！」

德子老太合掌向志村直拜。志村連忙擋着道：

「媽媽不必如此。」

「我可眞着急！」

「我明白。還有，倒是洋太郎和酒吧女的那件事，怎麼辦呢？」

「這些事，我管不着！」

「眞糟糕！」

「告訴孝子，叫她想想法子給理清楚吧！」

「對啊！剛巧他們夫妻倆都在那裏，我跟他們談談去！」

「我沒有意見。」

「好的」

志村正要站起，德子老太道：

「不過，豐一！」

「啊？」

「我覺得這麼辦，洋太郎也太可憐！」

「是呀！」

「你問一問洋太郎，他究竟打算怎麼樣，好不好？你別說是我講的！」

「問了之後呢？」

「請你給幫幫忙！倘是再不行，那沒有法子，那時我再出來！」

「我明白了。」

「哪！豐一！洋二郎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

「跟他們一塊兒玩得很好吧！一定！」

「但願如此就好……」

四

五個年青人到了銀座，先看了一場電影，然後由洋太郎領着，到一家高級餐廳吃飯。還要了啤酒喝着。洋太郎和勇吉，酒量都很好。兩人自然地談的很投機。

洋二郎喝了一杯啤酒，臉就通紅了。雅子自信能喝兩瓶，但是今天矜持着沒有儘量。佐伯忍也喝了半杯。雙頰像櫻花瓣似的染上一層淡紅。格外襯托出她的美麗。從洋二郎眼中看來，佐伯忍臉兒旁

邊發的毫光，這時越發令人眩目了。

雅子道：

「洋二郎！再喝一杯！」

「不能再喝啦！」

「眞沒有用！虧你還是男子漢……」

洋二郎雖被雅子這樣譏嘲，還是安靜地微笑着。佐伯忍對於他這種態度，覺得很有好感。要說他不多開口，不好說話，像這樣不愛講話的人，現在還眞是很少見。不過，他這沉默之中，似乎缺少一種厚重的味兒。這一點，也可以說是一種缺憾。

可是，洋太郎就不同了。很會周旋應酬，他和洋二郎是同胞兄弟，爲什麼竟相差到如此之遠呢？佐伯忍心裏悄悄地想着：如若自己愛了洋二郎，恐怕就得像母親一樣噓寒問暖的照應他纔行。但是假使換了洋太郎，大概可以放開手來向他撒撒嬌了。這兩者之間，究竟是那一邊幸福呢？她自己也不明白。

「洋二郎！」

洋太郎叫道：

「爲什麼不開口了？」

「我不像哥哥這樣會講話啊。」

「什麼緣故？」

「一定是我沒有哥哥這樣能幹的關係。」

雅子笑道：

「嗑嗑嗑！洋二郎倒肯說實話啊！」

接着又加上一句：

「而且，又沒有像哥哥那樣進過大學……」

勇吉吃了一驚：

「您沒有進過大學嗎？」

「嘔嘔。」

勇吉想追問下去問他「爲什麼？」只見洋二郎的眼中，充滿着一種哀訴的光，因此沒有能問得出口。洋二郎這種悲哀的眼光，佐伯忍也注意到了。她覺得雖然顯得悲哀，但是這雙眼睛很美。

大家走出餐廳。勇吉和洋太郎，佐伯忍和雅子，分成兩組並肩走着。洋二郎跟在他們後面。他一面望着前邊這兩對，心裏惦記着家裏的奶奶。他甚至於後悔：今天不該跟他們來的！

洋二郎脚步常是遲遲不前，自己覺得離得遠了，便加緊幾步追上去。但一會兒又落在後面了。他們四個，也好像把洋二郎忘了。

他在雜沓的行人中擠着，忽然停住脚步了，望望周圍的霓虹燈光，奶奶叫他要格外地歡喜忍小姐。他自己也覺得是越發歡喜佐伯忍了。可是，他却願意就這樣停止站在此地。他不想動。

「伊吹先生！」

有人在叫他。洋二郎回過頭來。
澤田三沙子向他笑着呢。

銀座內外

一

洋二郎叫道；
「啊！澤田小姐！」
洋二郎臉上的憂色，一下子掃光，頓時變得明朗了。他的神情，可說是一個快要迷路的孩子，聽到母親叫他一樣。至少，三沙子的感覺是如此的。她不能不重新考慮自己在洋二郎心中所佔的位置了。
「我還以爲看錯人了呢？」
「爲什麼呢？」
洋二郎很滿足的望着三沙子。街上的人潮，由兩人身旁流過。三沙子希望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在一處纔好。
「我再也想不到，這時候您會站在銀座街上不動嘛！」

「是嗎！」

「去喝杯茶好不好？」

「不過……」

「您是一個不是？」

「我和哥哥他們一塊兒的。」

「唷！是嗎！」

三沙子頓時發了慌，同時也感失望。

「他們在那裏？」

「往那邊……噯喲！看不見啦！」

「看不見了？」

「剛纔還在那邊走着的……」

洋二郎慌了。三沙子跟着洋二郎的視線向四邊望去，但是她所看到的都是些毫不相識的生人。

「我要走了。」

洋二郎招呼了一聲，就向前走。三沙子不由地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問道：

「您一個人找得到嗎？」

「我也沒有把握，他們四個人向那邊去的……」

「吶！四個人？」

「我哥哥和妹妹。」

洋二郎停住脚步：

「還有，上回告訴過你的吧？佐伯忍小姐。」

「唷！」

但是三沙子立刻恢復了冷靜：

「我想起來了。您說過的，除了您的祖母老太太，第二個就歡喜她，是不是？」

「對……」

「那麼，還有一位呢？」

「忍小姐的堂兄弟，他叫勇吉……」

洋二郎一面說着，一面慌慌張張不斷的向前面探望。

「這麼一說，剛纔我不該叫住您的。眞對不起！」

「沒有關係。」

「您快趕上去罷！」

「再見！」

洋二郎匆匆的跑過去了。三沙子望着他，心裏想：倒要看一看佐伯忍是什麼樣兒。除了今天這種機會，是看不到她的。三沙子想到這裏，也就拔步追了上去。

三沙子和洋二郎保持着七八公尺的距離。祇見他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眼睛失落地東張西望，在

人潮之中，急急忙忙向前衝。三沙子留意着他的背影，一面想：剛纔自己叫他的時候，洋二郎站在那裏，完全是單獨的一個人哪。看他的神情，顯得很寂寞呀。就算這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罷！總而言之。決不像另外還有四個同伴的樣子呀。

三個青年，兩位小姐。洋二郎大概是自然而然地被他們丟下了吧：這種情形是可能的呀！

這時，三沙子想起洋二郎說過：洋太郎也想和佐伯忍結婚的那句話。她大感義憤：

（虧你還是哥哥呢！）

但是，三沙子心理的另一面，對於這箇現象，又似乎很歡喜。想到這裏，頓時覺得自己太淺薄、太可憐了。

她停住脚步。向越走越遠的洋二郎的背影，温柔地低低說了一聲（再見！），轉過身走開了。

——雅子忽然想起洋二郎，回頭一看：

「噯呀！洋二郎不見啦。」

佐伯忍也轉身向後面望着，擔心的問道：

「上那裏去了呢？」

雅子向前面的洋太郎叫：

「哥哥！哥哥！」

「什麼事？」

「洋二郎不見了！」

洋太郎皺起眉毛：

「怎麼弄的？」

「本來跟在我們後面走着的……」

「這傢伙眞叫人添麻煩！」

「是嘛！洋二郎常常搞這些怪花樣呢。」

「是的啊！」

「奶奶說看見了『飛碟』，他也馬上當了箇眞的……」

「腦子不靈，沒有辦法！」

「不過今天這種時候，他又來這麼一下，眞討厭！」

洋太郎和雅子，口口聲聲的埋怨洋二郎，但是誰也不提起轉頭去找他。佐伯忍覺得很奇怪。而「腦筋不靈」這句話，尤其在她心上刺了一刀。

勇吉說：

「走回去找一找看，好不好？」

「對了！」

雅子馬上贊成：

「那麼，哥哥和忍小姐先走！」

「噯呀！我……」

佐伯忍躊躇羞縮，雅子忙道：

「有什麼關係！您陪一陪我家哥哥。告訴您老實話，這是兩得其便，我也想和勇吉兄多談談哩！」

洋太郎道：

「這個丫頭！」

他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却很賞識雅子這種伶俐識趣的安排，不由的臉上浮起微笑。佐伯忍却望着勇吉，不知怎樣纔好。

雅子貼近勇吉，催道：

「哪！走罷！」

洋太郎也向勇吉道：

「那麼，麻煩你，請照顧舍妹一下。我也負責送忍小姐回府是了！」

勇吉問道：

「我們就這樣分開嗎？」

「不行嗎？」

「不！我們家裏對於這些，一切都自由的。」

「那好極了！」

洋太郎又向雅子道：

「好了吧？」

「好哇！勇吉兄！走罷！」

佐伯忍顯然地很感困窘。但她繼而想想，和洋太郎一塊走走，也沒有什麼。何況勇吉已同意跟雅子兩人一道走，自己這時硬要堅持也不合式。

雅子和勇吉回身向來的路上走。但是剛走了一段，雅子就說：

「哪！由這裏拐彎過去罷！」

「不找洋二郎兄了？」

「沒有關係！誰知道他往那裏去了！而且我們裏面夾了洋二郎，祇有叫人感覺悶氣。他一句像樣的話也不會說，眞可憐……」

雅子正說着，瞥見洋二郎已從對面走過來了。她趁洋二郎還沒有看見自己，馬上轉了彎。勇吉似乎沒有注意到洋二郎。

洋二郎雖趕到剛纔他們四個了站着說話的地方，洋太郎和佐伯忍也早已不見。這時，洋太郎已把佐伯忍邀進附近一家吃茶店裏去了。

二

三沙子坐在一家吃茶店的角落裏，心情沉重得很。

她不能老是坐在吃茶店裏不走。可是，除了回公寓，又沒有旁的地方去。惟有今天晚上，她實在

不想回那箇房間。回去了，又沒有誰在那裏等着她。一點樂趣也沒有。祇有面對着白牆，咀嚼二十八歲的女人的孤獨之味呀！

（伊吹先生不知道找到他們沒有？）

這箇問題，一直粘在她的心上擺不脫。

自己細細想起來：管他洋二郎跟誰結婚？這些事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話雖如此，她可還在後悔，爲什麼剛纔不一直跟着洋二郎趕上去呢？假使能看到佐伯忍一下，也許自己的心理會發生變化。對了！如果佐伯忍眞的和洋二郎是一對兒的話，洋太郎要想阻礙他們倆的婚姻，自己一定要幫洋二郎打到底！……

三沙子想到這裏，對自己生氣似的搖搖頭：

（我怎麼會想起這種糊塗心事！）

這確實可以說是妄想。至少也不是三沙子的本心。

她自從那天洋二郎送她回公寓之後每天夜裏就寢，都在心裏想念着他。而在睡夢之中，有時和洋二郎演過羞人的情事。

三沙子把面前冷了好久的咖啡端起喝完。她又想開了心事。只有洋二郎對佐伯忍絕了望，自己纔能有希望。她盼望這一天能早早到來。她想像着：自己把嗚咽痛哭着的洋二郎，溫柔地抱在懷中安慰他。她把唇兒湊上他的眼瞼，吮着他滴滴湧出的淚珠。想着想着，三沙子的心裏，一陣一陣也似的發燒。

一陣興奮過去之後，立刻又好像夢中驚醒似的，祇覺得一片虛空。三沙子再也坐不下去，走出了吃茶店。

她情懷惆悵地走着，很想一個人去喝幾杯酒解解悶，可惜自己不認識酒店在那裏。她想起以前在公司裏聽到兩位男同事閒談，一個說，在一條兩旁有街樹的路上走着，碰到街娼拉客。一個接着道：是嘛！在那條路上，夜裏一個人走着的女人，差不多都是私娼啊。三沙子想：（乾脆！我也到那條路上走走看！也許有男人會來拉住我吧！他來拉我，我就跟他去好了！拼着肉體給一個素昧平生的男人蹂躪一下，也許反而很痛快！這樣一來，對於自己今後的人生，說不定可以造成踏上另一途徑的契機。）

但是，她知道：這些念頭，無非是自己妄想而已。她現在所能去，還不是祇有公寓裏六舖蓆的房間嗎！

三沙子無意中抬頭望到電車的對面。

「啊喲！」叫出了聲。

洋二郎在對面人行道上呢。匆匆忙忙地趕着，好像正在找人。

三沙子和洋二郎分手之後，已經過了三十多分鐘。照這樣看起來，這半箇多鐘頭，洋二郎就一直在銀座八丁來回找着洋太郎佐伯忍他們嗎！

三沙子這時也不知是怪他纔是，怨他纔對，祇覺得他太可憐。她不假思索的奔上了車道。

「危險！」

她身後有人大叫。三沙子凜然一驚，縮住身體。一輛計程車，「嘎」地一箇緊急剎車停住，離開她身旁不到一公尺。

「媽的！當心點！」

司機從車窗伸出頭來，向她怒吼。

但是三沙子來不及理他，祇顧向對街奔過去。這一回，她可留心注意左右來往的車輛了。

三沙子一口氣奔到對面人行道上，緊緊的向洋二郎追上去：

「伊吹先生！」

洋二郎回頭一看：

「喲！澤田小姐。」

「怎麼樣了？還沒有找到嗎？」

「是啊。怎麼辦呢？」

洋二郎臉上發青。額邊津津地冒汗。

「眞糟糕！我陪您去找罷？」

「眞的？」

「當然。您一直找到現在嗎？」

「是的啊！可是找不着啊。」

「這位令兄眞要不得！」

「祇怪我不好！」

「這樣說起來，還是我最不好，不該叫您站住說話的。眞對不起！」

「不必道歉，澤田小姐又不知我是和他們在一起嘛。」

「您眞的是這樣想法？」

「事實是這樣嘛。」

「啊！我可放了心。」

兩人開始向前走。三沙子覺得自己的心，完全安定下來。剛纔的悲哀，不曉得吹到那裏去了。她心裏想：洋太郎他們，恐怕找不到了。他們四個人，大概已不在銀座了。縱使在銀座，也不會老是在這大街上走着呀。

「我哥哥他們一定在擔心哩！」

「沒有關係！」

「我覺得對不住忍小姐。」

「您和忍小姐談了很多話？」

「沒有。我哥哥和妹妹跟她說着話……」

「您沒有跟她說話？」

「我不會說話嘛！」

「那有這回事！您跟我在一塊兒，不是很會說話嗎！」

「對了……」

「您下回見到忍小姐也像跟我一樣的和她說話就行啦！」

「不過……」

「怎麼了？」

三沙子探身望着洋二郎。她發現他的臉皃上，又浮起一抹寂寥的表情。

三

快要到九點了。可是三個孫皃孫女，還沒有回來。德子老太不斷側耳聽着正屋方面的動靜。也曾關照過下女，叫洋二郎一回來就通知她。

他們這樣晚還不回來，大概是五個人在外面玩得很痛快吧！德子老太儘量的朝這方面想。可是，洋二郎被大家丟在一旁，無精打采地發呆的神情，却時時在德子老太的腦中浮起。一想起這箇，德子老太就坐立不安，恨不得馬上趕到銀座去看箇究竟。

（今天我應該跟他一起去的呀！）

德子老太後悔的不得了，怕的是自己在這件事上已犯很大的錯誤。

下女在房門外叫她：

「洋二郎少爺回來啦！」「叫他馬上到這邊來！」

「現在正和老爺太太在說着話……」

德子老太恨不得立刻去聽聽結果。但是今天下午和皃媳婦孝子吵了那麼一回，現在却不願去見她的面。

「那麼，叫他說完話就來！」

「是！」

下女的步聲走遠了。

五分鐘之後，洋二郎到了德子老太房裏，但德子老太覺得好像已過了十分二十分鐘的樣子。

德子老太抬頭望着洋二郎：

「回來啦！」

她覺得洋二郎的表情之中，有幾分暗淡。至少，沒有欣喜的光輝。就只這一點，德子老太已感到不吉的預感，胸中頓時亂得發慌。

「哪！坐下！」德子老太温和地向他說。

「是！」

「很愉快吧？」

「我呀！……」

「怎麼樣了？」

「我一個人回來啦？」

「啊喲！爲什麼呢？」

「我和他們走散了。」

「那麼，洋太郎他們還沒有回來嗎？」

「嘸嘸！」

「這是什麼話！」

德子老太不禁大聲叫了起來。洋二郎好像自己挨了罵似的，低下了頭。

「詳詳細細地說給我聽！」

德子老太把洋二郎的話聽完了，又氣憤又歎息的重複說了一句：

「這是什麼話！」接着問道：

「那麼，你又把那澤田小姐送回公寓去的？」

「嘸嘸。」

「她請你送她的？」

「不是！」

「那麼是你自動地送她的？」

「我上回答應過她：以後回去得晚的時候，我都送她嘛！」

「不過，我今天跟你說過呀：以後不可以這樣的啊！」

「奶奶不覺得她可憐嗎？」

「可憐？」

笑話！人家看着覺得可憐的。是洋二郎呀！可是這句話德子老太說不出口。她祇覺得澤田三沙子這個女人越發不可不防！

「是嘛！她又是個女人嘛……」

「我知道！可是，那澤田小姐如果今天夜裏不遇到你，她還不是照樣一個人摸黑回去？」

「今天晚上，她陪着我找哥哥他們，格外弄晚了，所以我覺得很對不住她。」

「你送到她的公寓門口就回來了？」

「澤田小姐留我喝茶，到她房裏坐了一會。」

「簡直不成話！」

「爲什麼！」

「這些事要叫忍小姐知道了，她要討厭你的呀！」

「我呀……」

「怎麼樣？」

「我總覺得忍小姐似乎可能歡喜我哥哥……」

「你還說這箇？」

「我覺得是這樣嘛！」

「不行！連說笑話也不許說這箇！」

德子老太眞急了：

「要不，還是你不喜歡忍小姐了？」

「喜歡得很哪！」

「想要她做媳婦吧？」

「……」

「總而言之，跟你說過也不是一次了。做你的媳婦的，除了忍小姐，沒有別人。你祇有和忍小姐結婚，纔能幸福哪！你明白沒有？」

洋二郎默然點頭。他點頭的動作之中，可說是含有萬斛的深情。德子老太明白：祇看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他是如何的深深地戀着佐伯忍了。無論怎麼樣，非得把洋二郎和佐伯忍撮合成功不可！

洋二郎回到自己房裏去之後，德子老太要等洋太郎他們回來，不肯先睡，她並且想：先聽他們怎麼說，看情形自己也許要積極地進行纔好。

洋太郎和雅子十點半左右纔回家。聽見他們在茶間裏，和洋介、孝子談得很熱鬧。但是聽不見洋二郎的聲音。恐怕一個人在房裏發悶吧？德子老太一直忍着沒上茶間去。

不久，到了十一點，茶間裏也靜靜地沒有聲音了。德子老太又等了五分鐘，纔走出房去。

洋太郎的房裏，燈還亮着。德子老太放低了聲音：

「洋太郎！已經睡了嗎？」

不聽見答應。但是房裏似乎有人在走動。德子老太又問了一遍。

「……請進來！」

德子老太拉開房門。洋太郎沒有換衣服，還穿着西裝襯衫，仰面躺在床上抽香煙。見德子老太進來，也沒有坐起身。

「你回來啦！」

「嗽嗽。」

「洋二郎先回來了哩……」

「就是嘛！一聲不哼地就失了踪，眞糟！大家找了好半天。」

「可是洋二郎也找你們找苦了。」

「剛纔聽見說了。銀座八丁，大街後街，可夠寬的……」

洋太郎這纔坐起了身：

「因此，我和忍小姐，雅子和勇吉，分成兩組去找的。」

「你們費了這麼大事嗎？」

「當然！爲了自己的弟弟啊。」

「忍小姐提到洋二郎什麼沒有？」

「嗽嗽！她說他很老實。」

「還有呢？」

「還有……我一時也想不起來了。總而言之，我替洋二郎說了很多好話。您請放心！」

「哦！是這樣嗎！」

德子老太很現實地笑了起來：

「雅子呢？」

「至少，雅子對於勇吉似乎很中意。」

「勇吉那方面呢？」

「那……奶奶！雅子的事，您不用擔心，這個丫頭精得很。後來，我替洋二郎把忍小姐送回家，接着，雅子也跟勇吉一塊兒回去了。」

「要是洋二郎也在一起那多好呢！」

「是啊。他家留我們喝茶。對了！還說要請洋二郎去玩呢！」

「既這麼說，最近就叫洋二郎去。」

「好哇！」

「洋太郎！……」德子老太換了一副口吻：

「公司裏有一個叫澤田三沙子的女職員嗎？」

「有哇。怎麼樣了？」

「不是啊！聽洋二郎說，他在銀座和你們走散了，正在四處找你們的時候，碰到那個澤田小姐。」

「喝！」

「他們兩個又一起去找你們，怎麼也找不着，只好回來了，洋二郎說，他還送那澤田小姐回公寓去了呢！」

洋太郎的眼睛閃的一亮，立刻大聲笑起來了：

「這可有意思！妙極了！」

德子老太不高興了：

「這不是笑的事啊！」

洋太郎一聽，立刻住了笑：

「對！不是笑的事！」

「聽說那回公司裏新年宴會，洋二郎已送她回去過。」

洋太郎想起那天宴會上的情形，覺得這也是可能的事：

「這倒是初次聽見。照這樣子，洋二郎是歡喜那澤田三沙子吧？」

「那裏的話！他歡喜的祇有忍小姐！」

「既然如此，又爲什麼……」

「據洋二郎說：是因爲澤田小姐回公寓去的路上太黑，他纔送她的，沒有別的什麼意思。」

「但是，這要叫忍小姐知道了可不好嘍！」

「就是呀！所以我纔擔心哪。這個澤田三沙子，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呢？」

「這個女人可不得了！」

「喲！不出所料！我怕她是想勾引洋二郎……」

「那可說不定哩！」

洋太郎說着，向德子老太臉上望着。德子老太沒有主意了，不知道怎樣纔好。照這樣兒，她大有想去會會那三沙子的可能。可是讓她去見到三沙子，事情又要毛了，洋太郎連忙說：

「奶奶！用不着擔心。我去警告澤田三沙子。」

「你警告她？」

「嘔嘔！嚴重地警告她。我的好兄弟，讓這種女人當玩具，那還行嗎！」

「洋太郎！拜託你了！」

「交給我，沒有錯！」

洋太郎拍胸承擔。

「在另一方面，我也……」

「嘔？」

「沒，沒有什麼……」

德子老太沒有說下去。她這時候，已決心要幫這愛護兄弟的洋太郎，解決那銀座「海」酒吧女人的問題了。

四

志村豐一說：

「三天之前，我和洋太郎一塊兒吃中飯，談那個酒吧女的問題的。」

德子老太傾耳聽着。恭子也坐在旁邊。

今天禮拜六，所以志村在下午四點就回了家。要在從前，就是禮拜六，他也不會回來這麼早的。

「我們聽到的消息一點不錯，洋太郎和那個女的，上過好幾回旅館了。」

恭子道：

「眞壞呀！」

她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從前也是這樣在外面搞女人的。

「洋太郎起初還嘴强，他說，每次都給過她的錢，沒有什麼責任。但是結果還是招了供。」

「招供？」

「他說那女的每天打電話到公司去。他託朋友去和她談判過，可是簡直抓不上手！」

「那個女的那麼壞嗎？」

「不！我想：這種女人，也看我們怎樣應付。不能一概抹殺，說她不好。她也有可愛的地方，今年纔二十一歲……」

「年紀還輕哪！」

「到最後，洋太郎把這事都託了我，因此，我昨天晚上到那酒吧去了。」

「結果怎麼樣？」

志村苦笑：

「完全沒用！作爲一個女侍和客人，談起話來，她非常有愛嬌，可是一提到洋太郎的問題，立刻就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堅持非本人出面不可，誰來也不行。

「洋太郎對她的態度太壞，惹得她叫上勁兒啦。所以我也就祇好敷衍幾句，趕快跑出來了。」

恭子插嘴道：

「乾脆撩開不管，由他去好不好？」

志村道：

「不！看她那樣兒，不定幹出什麼事來哩！」

「既然如此，洋太郎也不要老是躲着呀！拿出男子漢的態度，自己出面解決不好嗎？」

「不過，那也太慘了」

「有什麼慘的！我可不歡喜洋太郎，還是洋二郎好！」

恭子所以特別打抱不平，是因爲昨天夜裏志村和洋太郎見面回家之後，告訴恭子說：

「洋太郎似乎想要和佐伯忍結婚呢！」

「可是，媽媽絕對不會答應的呀！」

「他倒好像很有把握，他說這一點他有辦法，到了那時候，叫我給幫忙。」

「您怎麼答覆他的？」

「我跟他說：關於佐伯忍的事，我不願意再插手了。上回媽媽向我合掌直拜嘛！總而言之，這件事眞難辦！」

——德子老太不知道其中還有這一段隱情，反倒阻擋恭子：

「不！洋太郎有的地方也很愛護兄弟哩！」

「我纔不相信呢！……」

恭子一面說，望着志村。志村對她直使眼色，叫她不要再往下說了。

恭子問：

「媽是不是打算去找那比呂子？」

「沒有法子啊！」德子老太嘆氣道：

「你沒有告訴洋太郎我知道這件事吧？」

「嘔嘔！上回您關照過的……」

這一天，德子老太在這裏吃過晚飯，到七點鐘左右，由志村家裏出來。

志村向「海」酒吧的馬丹，問過比呂子的住址。今天把那公寓的地圖，畫在一張紙片上。交給了德子老太。

德子老太本來想上比呂子的公寓去找她，但也順便向志村問了那酒吧的地址，以備參考。

德子老太坐上電車之後，還在尋思怎樣和比呂子交涉纔好？總而言之，這是個曾經滄海的女人。普普通通的和她辦交涉，恐怕不能圓滿解決呢！

德子老太想着想着，不由地心裏發牢騷：

（嗐！到了這箇歲數還要操這些心！……）

可是，再一想，這件事也等於間接爲的洋二郎，心裏倒又興奮起來。

（不管怎樣，先去看看是怎樣的一家酒吧！）

德子老太在半路上改變了主意，到了銀座。

銀座和平時一樣，滿街都是人。但是德子老太今天晚上不走大街，她正在霓虹閃爍光彩迷人的後街上走着。這裏有無數家的酒吧。

如果德子老太沒有今天這箇目的，也決不會在這種時間這種地方走着。事實上，在這一帶，像德子老太這樣的老太婆，連一個也沒有。

德子老太把方向道路都找到，然後一家一家的細細看過去。這時纔八點不到，在這一帶說起來，還剛上市哩。也不大看見有醉漢。

「啊啊！是這裏！」

德子老太站住脚。這是一家門面七八公尺寬的酒吧。外面的門掩着，不知道裏面到底有多大。店裏靜悄悄地。大概還沒有客人呢。格子後面的玻璃窗裏，垂着紅色窗簾，微微映着裏面的燈光。在這一帶，大概可算是中級的酒吧。

德子老太打量了半天，正想回身走開。這時，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高高個兒的女侍。德子老太覺得面熟得很，但是一時想不出來。

這個女人骨碌碌地不住向德子老太端詳着。德子老太不禁說了話。

「請問您一件事……」

「嘔嘔……」

「這裏有一位比呂子小姐，在不在？」

「比呂子？」

這女人又重新上上下下的向德子老太打量了一會：

「我就是比呂子呀！」

曾經滄海

一

德子老太出乎意外的吃了一驚，有點亂了譜兒。

比呂子道：

「是呀！您有什麼事？」

德子老太覺得比呂子說話的聲音裏，很含着一種對於老年人的親切。並不像一個曾經滄海閱人多矣的女人。想到這裏，不由地又向她臉上仔細端詳。

以前聽見志村豐一說過：她很漂亮，有點像混血兒，身段長得很好，有一種野性美。現在看起來，確實是這樣。

但是，德子老太覺得：如果她把臉上的濃粧洗掉，說不定完全是另外一張臉兒。她似乎有點硬打扮着趨時的孩子氣。不過，這些都不必管她，德子老太祇覺得她臉兒，似乎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好像是在很久以前。德子老太儘量在記憶之中搜索，可是再也想不起來。

「奇怪！這位老婆婆，老是一眼不轉珠的盯着人家！」

比呂子有點不高興的樣兒。是不是漸漸地露出本相了呢？德子老太連忙說：

「對不起！比呂子小姐現在忙不忙？」

「也並不忙！哪！您到底是那裏來的老婆婆？」

「我想跟您談箇三十分鐘。」

「和我？」

比呂子一邊說，一邊盯緊了德子老太：

「啊啊！我明白了。您是洋太郎的祖母老太太吧？」

「您說的不錯」

「那您請回罷！誰來也沒有用。除非洋太郎自己，一概不談！」

比呂子的態度頓時嚴冷起來。

「那得請您看在我老年人的份上……」

「笑話！您也許想拿這老年人來唬人，可惜問題不這麼簡單！」

「什麼唬人，您太言重啦！」

德子老太儘量地低聲下氣。可是也奇怪，雖然被比呂子這樣的釘子碰着，心裏却一點也不生氣。也許因爲她的肚子裏懷着自己的重孫兒的原故？這樣一想，不錯，看上去，比呂子的小肚子邊，似乎有點鼓起着呢。

一個男人走過門前，叫比呂子：

「喂！」

「噯喲！娓岡先生！坐一會兒去嘛！」

「回頭來。」

「別耍花鎗，一回兒又不來啦。有話跟您說哪！」

「好話？還是壞話？」

「當然是好話啦！」

「好！那麼等會兒來找你。」

「一定哪！今天晚上再黃牛了，可不答應你啦！」

「知道了！眞囉嗦！」

這人一面說，詫異地望了望德子老太，走過去了。德子老太臉背着，不願意聽這些酒吧女和客人耍嘴皮子。

「你看！還是跑啦。都是因爲您站在這裏！」

比呂子埋怨德子老太。

「是爲了我！」

「明擺着的！他一定以爲您是來討債的老婆婆。」

「我？」德子老太很意外。

比呂子「咄！」的咂咂嘴：

「是嘛！眞倒霉！要是沒有您在這兒，拖也把他拖進來了。您簡直是妨害營業嘛！我可有點冒火啦！趁着我還沒有打雷，趕快回去罷！」

德子老太也覺得：這樣子今天晚上是沒法兒談了。在這種狀態之下，硬和她談下去，恐怕結果反而不好。話說僵了，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家都要埋怨我。那時候，一定說我上了年紀還多管閒事。

她想：今天本來也並沒有打算就和她見面的，過兩天再上比呂子的公寓去找她罷！正想到這裏，店門推開，裏面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探出頭來。

比呂子轉身看見：

「唷！ＭＡＭＡ！」

馬丹眼盯着德子老太：

「怎麼了？在門外嚷什點？」

「您看！這位老婆婆，叫她走，說什麼也不走！」

「誰呀？」

「洋太郎的祖母老太太啊。」

「噯唷！是嗎……」

馬丹的態度馬上變了，滿臉堆笑：

「我就是這店的馬丹。一向多蒙照顧……」

底下就祇聽見她嘴裏嘰哩咕嚕的一陣，含混過去。

德子老太也向她招呼：

「很冒昧地來打攪各位，眞對不住！」

「噯喲！說那裏話！」

馬丹轉臉望着比呂子：

「你跟老太太談過了嗎？」

「我和她有什麼好談的！」

「那怎麼可以！老太太好不容易來一趟……」

「除非本人親自來，我是一概不理！」

「不行不行！老年人的話，我們是要聽的。哪！到那邊吃茶店去談談好不好！」

「我不去！一提到這箇問題，我馬上就要冒火，會大聲嚷起來的。別的茶客要嚇一跳的……」

「那麼，到我們店裏樓上坐坐好吧？」

「您的房間可以用嗎？」

「沒有關係，特別情形嘛！」

「是嗎……」

比呂子板起臉，想了想道：

「好吧！老婆婆！進來罷！」先走進店裏去了。

到了這一步，德子老太不能打退堂鼓了。除了放大膽子，聽天由命，跟比呂子進去，沒有旁的辦法了。

酒吧裏面，光線暗暗的。這時還沒有客人。屋角上一張桌子，圍坐着四五個女侍，都很詫異地望着德子老太。恐怕銀座自有酒吧以來，像這樣七十五歲的老太婆走進門，今天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哩。德子老太自己，也覺得陌生，有點不對勁兒。

酒櫥裏陳列着各式各樣的許多酒瓶。櫃臺前面的 STAND 座兒，高高的圓凳子，整整齊齊排成一列，正在等候着酒客。馬丹跟在德子老太後邊，低低的道：

「比呂子小姐正在賭氣呢！」

德子老太點點頭。

推開迎面的一扇門，就是狹狹的很陡的樓梯。

「這兒上去！」比呂子先走上樓梯，低頭望着德子老太：

「暗得很啊，當心脚下！」

二

這裏是一間鋪着蓆子有壁櫃的六蓆房間。比呂子給德子老太拿出坐墊：

「這裏是 MAMA 的房間啊！」

德子老太聽了，重新向房間裏四邊看去，鏡臺、茶櫃、收音機、西服衣櫥，用具一應俱全。壁上還掛着女人的和服，發散着一種女人臥室的艷媚的氣氛。

「這位 MAMA 就睡在此地？」

「外面還租着一間公寓……」

比呂子的口吻裏，似乎還含着別的意思，不過這些事，德子老太倒也不去留心。她對自己現在坐在銀座後街「海」酒吧的樓上這件事，却有點將信將疑。抬頭望望玻璃窗，窗上映着對街酒吧的霓虹燈光。耳裏聽到不知那裏傳來的噪音，不止是噪音，裏面似乎還夾着女人的嬌聲。不錯！這裏是銀座！

「比呂子小姐！」

樓梯口一個女侍露出上半身，手裏端着盤子，放着兩杯果汁。

「噯喲！對不起！」

比呂子接過來，把一杯放在德子老太面前，輕輕笑道：

「MA MA 倒滿張羅呀！」

德子老太不知道怎樣開談纔好，比呂子也不提這箇碴兒。剛纔馬丹說的不錯，她大概正在賭氣呢。

「比呂子小姐家裏有沒有我這樣的老奶奶？」

「沒有哇！」

「不過，從前總有過吧？」

「那我也不知道。」

比呂子答話有些不高興的樣兒。

「那麼，你的媽媽呢？」

「請您別提這些話！我最討厭啦。我告訴你！我就是一個人，也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所以，死也好活也好！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就是這樣一個女人，您要放明白點！」

「眞可憐！……」

「別跟我來這一套假慈悲，我纔不上當呢！」

「不！我說的是眞心話。」

「不是信口胡扯？」

「那裏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很歡喜比呂子小姐。」

比呂子瞪着德子老太，表情漸漸地轉軟了，但是立刻又自嘲似的，「哼！」的撇撇嘴：

「既然您說的是眞話，那就答應我和洋太郎結婚嘛！哪！怎麼樣？」

「說實話，我現在也有點這箇意思了。」

「眞的？」

比呂子的眼睛發了亮。

「我在沒有到這裏以前，一路上總以爲你是一個曾經滄海的女人。」

「對呀！我是銀座的酒吧女，是曾經滄海的呀！」

「可是，我現在發現，我看的不對。實際上你可很溫柔……」

「別招人笑啦！我還溫柔？……」

「可是，剛纔上樓梯的時候，你不是向我說：暗得很，脚底下當心嗎！」

「那是，偶然說了這一句，照應您的。」

「不！你一定是個自傷孤獨的人！我明白。活了七十五歲，這一點點還看不出來！」

「婆婆七十五歲？」

「是呀！」

「七十五，可看不出來，精神很好啊。」

「可是，也許因爲這個老太婆精神太好了，總是惹人討厭。」

「誰討厭嘛？」

「那……」

「可是您爲人很好嘛！」

「你是這樣看法嗎？」

「是啊！您爲了那樣不成器的孫子洋太郎，還御駕親征的跑到銀座來嘛。」

德子老太向前挪了挪那位置：

「就是這個不成器的洋太郎的問題啊……」

比呂子先發制人的道：

「答應他和我結婚？」

「……」

「剛纔不還說：您也有點這箇意思了嗎？」

「但是，要談到結婚，就不是我一個人做得了主的。」

「您是不是說：第一、洋太郎本人就沒有這箇意思？」

德子老太向她點點頭。

「這些問題我都看得很清楚。」

「既然如此，比呂子小姐！」

「叫我把肚子裏的孩子打掉，對不對？」

「這樣，對於你也好呀！……」

「我需要小孩子！您不用替我操心！」

「可是，洋太郎……」

「洋太郎就爲難了，是不是？我明白。但是，我一定要把洋太郎的孩子生出來！到了這一步，我賭氣也要賭到底！」

「比呂子小姐！你的心境，我也明白。但是，一個女人，單憑賭氣，是決得不着幸福的呀。而且，生下來的孩子不也太可憐了嗎？」

「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憐哪！」

「無父之兒，還不可憐？」

「他的父親是洋太郎呀！不錯，我是個曾經滄海的女人，過去的生活，相當糜爛，我承認。但是我肚子裏的孩子的父親，絕對是洋太郎不會錯的。等孩子生下來，孩子會給我證明的。醫學也可以找出證據來。」

「不過，你恨洋太郎不是？」

「恨他呀！」

「這麼可恨的人，爲什麼還要替他生孩子呢？」

「恨是恨死他，可是愛也愛煞他。我自己也沒辦法。所以呀……您明白吧？婆婆！」

「似乎有點明白。」

「那就答應我這無理的要求，不就行了嗎！」

比呂子的口吻裏，含着悲痛的哀訴。德子老太動了心。她漸漸覺得比呂子這個女孩子可憐了。但是現在却不能妥協。不能讓她把孩子生出來。妥協了將來一定要後悔的。

德子老太這種想法，在她心的深處，與其說是爲的比呂子，還不如說是爲的洋太郎的將來，這是無法否認的。爲洋太郎的將來，也就是爲的伊吹家。可是，話雖如此，現在比呂子的肚子裏面，一個小小的生命，正在成長着哩。這是洋太郎和比呂子的合作造成的一個生命啊。這個小生命，說不定正在傾耳聽着祖母和母親的談話呢！德子老太想到這裏，心裏直堵得慌：

「現在有幾箇月了？」

「差不多三箇月了！」

德子老太不做聲了。比呂子也不開口。樓下酒吧間裏，大概有客人來了。聽見有男人的笑聲，還有女人的調笑聲。德子老太想：差不多該走了罷！白來這麼一趟，一點收穫也沒有。並且心裏還揹上了一副沉重的擔子。越想越後悔。不該多管閑事的！不過，這也是間接地爲了洋二郎呀！

「我最近還想和你見見面……」

「見了面，又怎麼樣呢？」

「那還不知道。不過，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再談談。」

「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啊！」

「我明白。下一回不上這裏來，我想到你住的公寓去。」

「知道地方吧？」

「知道。」

「除了洋太郎自己來，我本來誰也不理會的，不過，婆婆好像是個好人，我還可以跟您再見面。」

「謝謝你。」

德子老太向她道謝。起身下了樓，又挨着酒吧間裏許多好奇的視線，穿將出去，走到門外，這一帶的光景，和剛纔來的時候，完全不同了。已變成酒和女人、霓虹燈的聲色之場。賣花的小姑娘們，正在趕着客人賣花呢。

「婆婆！當心着走好！」

回頭一看，比呂子拉開店門，正在送她。

（她的臉兒，確實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呀……）

德子老太第三次又想起了這件事。

三

洋太郎面前的電話鈴響了。他正伸出手去想拿起話筒，忽然又畏縮地停住。他這一向對於電話，似乎害了恐懼症。祇要鈴聲一響，他就擔心：

（不要又是比呂子打來的吧？）

他關照過接線生：凡是比呂子打電話來，都回她洋太郎不在公司，絕對不接她的電話。起初兩三天，這箇方法倒還有效，後來就不行了。對方打過來，原來是男人的聲音，以爲是談生意買賣，等到洋太郎接過電話筒，就馬上換了比呂子。碰到這種時候，當然立刻扔下話筒不理她，但是心裏每天總是戰戰兢兢的，這樣怎麼能辦事呢。

不錯，最近三四天，比呂子一箇電話也沒有打來。大概她已斷了這箇念頭了吧？不過，也別大意，這個女人，也許正在策劃一箇報復計劃吧。

洋太郎覺得近來每天每天，都好像踏在春天的薄冰上走路。再想到：比呂子肚子裏的孩子，正在

每天每天的長大，不禁毛骨悚然。

他焦躁得很。當然，他自己心裏檢討過無數次，對外說起來，金錢上、道義上，都可以推得乾乾淨淨。但是，一想到這世界上有一個自己的孩子，而且是這樣一個風塵中的女人生出來的，就煩惱的不知如何是好了。這箇汚點，恐怕一輩子都擺脫不開。越想越氣。眞恨不得把比呂子撕成幾塊。

（這個娘們兒，她想毀我一輩子！）

心裏儘管咬牙切齒的發恨，可是又沒有自己出面交涉解決的勇氣。不過他却不承認沒有勇氣，祇是自己向自己解釋：沒有這箇責任，也沒有這種義務。他認爲這不過是自己倒霉，遇上了敲竹槓的。

（對了！早晚志村姑夫總要給我想辦法吧！）

電話鈴聲繼續響着。課員們已有點忍不住要過來替他接電話的樣子。洋太郎纔拿起了話筒。

電話是妹妹雅子打來的。

「怎麼了？」

「哥哥得請請我了！」

雅子說話的聲音，很顯着興奮。洋太郎一聽，就猜到她說的是什麼事。目前洋太郎和雅子是一條戰線。而且，雅子對於他，是一個最能幹而忠實的部下。

「到底什麼事？」

洋太郎故意裝糊塗，一面悄悄偷眼望了望洋二郎。這時，洋二郎正把要寄發的郵件，放在計重器上，一心不亂的看着重量。他自從進了公司之後，一直只做這些工作。旁的事情也不放心交給他。但是，洋二郎做這項工作，却從來沒有出過錯兒。

「今天晚上有空吧？」

「也可以說有空，也可以說沒空……」

「釣什麼胃口！好啦！既然這樣，我去回斷她們好了！」

「所以，問你是什麼事嘛！」

「哥哥眞的猜想不出？」

「不！說眞的，大概是……」

「你看看！今天晚上六點！地點在銀座的『可爾託』吃茶店。」

洋太郎一手掩着送話筒口，低低的問道：

「當然忍小姐是來的囉？」

「這就是我的功勞啦！要單是勇吉一個人，拉他出來並不費事啊！」

「好！感你的情。」

「值得一套西服吧？」

「太貴了。」

「您嫌貴，就把洋二郎也帶了來好啦！」

「好了好了！總而言之，一切看戰果如何！」

洋太郎掛上電話，不由地又看了看洋二郎。他還在那裏看着秤上的斤兩。大概沒有注意到剛纔這箇電話。

洋太郎點上一枝香煙。但是他這時覺得：三沙子忽然扭轉了臉。剛纔她是不是向這邊望着的？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現在她這一扭臉，就好像曾經注意聽着洋太郎的電話的樣子。

（她爲什麼這樣關心？……）

洋太郎想到這裏，忽然心裏一閃，想起一箇主意：

（對了！這樣辦，一擧兩得！）

他叫道：

「澤田小姐！」

三沙子立刻走了過來。

她的表情，有點懶懶的。細細看起來，臉兒生得很好，相當美麗。可是不會化粧。不！不是不會化粧，而是她不好好的化粧。二十八歲，還正是女人的盛年，但三沙子却硬把自己歸到 OLD MISS 的隊伍裏去。因此，周圍的男子，也習慣的把三沙子看成 OLD MISS 了。

「明天董事會要提出報告的文件，非得今天準備好不可。」

「是！」

「你今天晚上加一箇班，給趕一趕好不好？」

「是！」三沙子還是懶懶的，表情一點不變。

「再派個助手給你罷！」

「不！我一個人……反而倒輕鬆。」

「洋二郎行不行？」

「嗽？」

「老實說：我爲了洋三郎的將來，實在費了很多腦筋……」

三沙子注視着洋太郎。她那副懶懶的表情，不知何時已消失不見了。

（這個人究竟爲了什麼，向我談起這些事來呢？）

但是洋太郎裝作不在意似的，繼續說道：

「老是叫他做現在這種事也不行。不讓他做一點像樣的工作，對於他本人也不好。」

「……」

「因此，我想先且叫他幫你做做助手，又恐怕他幹不了。」

「那決不會。」

「你看他還行嗎？」

「是的。」

三沙子頰上微微露出一點血色。

「謝謝！你這樣說，我也放心了。好！我做課長，做哥哥的，把洋二郎交給你罷！」

「交給我？」

「希望你指導他，把他教成一把手！」

「我實在沒有這個把握，擔任不了啊！」

「不！這還非你不可。拜託，隨便你把他煮了吃，烤了吃！聽你高興！不！這是說笑話，總而言之，就這麼定了罷！」

說完，又叫道：

「洋二郎！」

洋二郎馬上走過來。他在公司裏很少被洋太郎叫到。就只這一叫，他已經夠緊張了。他「立正」似的站在洋太郎案前。三沙子望了望他，立刻把視線轉開。

「今天你加班，幫澤田小姐的忙！明白吧？」

「是！」

「還有，以後你不要做現在的工作了，當澤田小姐的助手！」

「我……」

「你是說沒有自信？」

洋太郎嚴厲的說。洋二郎低下了頭。三沙子道：

「不！伊吹先生一定幹得好！」

「你看！你不想好好幹，所以一直不成材的呀！明白了吧？」

「是！」

「你聽着！以後一切聽澤田小姐的話去做！」

「是！」

「好！去罷！」

——這天晚上，洋太郎到銀座「可爾託」吃茶店的時候，另外三個人已經先到了。

「喲！我來遲了！」

佐伯勇吉說：「不！我們也是剛到不久。」

佐伯忍祇是微笑着。她還是這樣的清秀美麗，叫人看了恨不得和一碗水把她吞下去。洋太郎想起正在加班的洋二郎。

雅子裝作很意外的樣子：

「噯喲！洋二郎呢？」

「我約過他的……」洋太郎說着，一面慢慢拿出香煙來：

「他說今天要加班，對不住，不來了。我知道：這是一句藉口，公司裏有一個女職員叫澤田三沙子，他想和她一塊兒加班呢。也就是說，洋二郎和那三沙子，目下正在戀愛之中嘍！」

佐伯忍臉上的微笑消失了。

四

快到晚上九點了。寬廣的事務室裏，祇有洋二郎和三沙子兩個人。這座大樓，整箇的靜寂無聲。

經過大樓門前的汽車喇叭，也好久纔聽到一兩聲。賣中國麵的車子，偶然吹一兩下短簫，也似乎帶着一種哀愁的調子。

祇有洋二郎和三沙子位置上的檯燈和天花板上的電燈亮着，其餘全都關熄了。如若是單獨一個人在此地加班，一想着害怕，說不定會汗毛凜凜的要往外跑。夜間的事務室，眞覺得陰森森地。

三沙子以前，像這樣的經驗，已經有過很多次了。不過今天夜裏不同，有洋二郎在身邊呢。在男人裏面，像他這樣忠厚懦弱的人，恐怕也很少。三沙子對於這一點很明瞭，但是她今天晚上心裏却一點也不害怕，無寧還覺很高興。

課長交代的工作，差不多快要完成了。洋二郎究竟幫了多少忙，還是疑問。如果是三沙子一個人來做，就可以免得一樣一樣的向他說明指點，也許反而早就做好了呢。但是，三沙子對於向他說明指點這件事，一點也不嫌麻煩。而她同時也發現了一點，洋二郎的理解力雖弱，但祇要他弄明白了之後，他就可以一直做得很準確，不出一點錯兒。這一點，事先雖也可以料到，不過三沙子却覺得超過預想以上。

（這一點明天得趕快報告課長！）

可是，三沙子覺得今天洋太郎對她所說的，都是些沒頭沒腦的話。叫她教教洋二郎，這倒還在意料之中。可是，又說什麼隨便你把他煮了吃，烤了吃，這可不是隨便說着好玩的。還說叫我把他帶領成爲一把手，叫我身爲女性的……

（課長是不是已猜到我的心理了？）

三沙子心裏羞得發燙。如果課長是明知如此而把洋二郎推到自己身上來，那洋太郎的用意就不問可知了。

（這還像個做哥哥的嗎！）

三沙子很替蒙在鼓裏的洋二郎，感覺義憤不平。她望着洋二郎端整的側面臉兒：

（這個人，交給我了！我可以隨便把他怎麼樣！）

就祇想到這一點，三沙子全身已經都發熱了。洋二郎似乎覺察到三沙子在注視他，抬起頭來看看她：

「怎麼樣啦？」

「唔唔！沒有什麼。」三沙子搖搖頭道：

「對了！以後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叫您洋二郎好不好？」

「好哇！」

「您也叫我三沙子！」

「可以嗎？」

「彼此一樣嘛！」

「對了。」

「試着叫一次看！」

「三沙子！」

「噯！洋二郎！」三沙子答應着，感覺到一種輕微戰慄似的快感。

「有點不自然哩。」

「一點也不！不過，要祇有我們兩人的時候纔可以這樣叫啊！」

「我明白！」

「今天晚上有您幫忙，快的多了。」

「是嗎？」

「要是我一個人，一定還得兩箇鐘頭。」

「有我幫着就快得多啦？」

「是啊！所以您以後不管對於什麼工作，都要拿出自信心來。我保證一定幹得好。」

「不過，總幹不到我哥哥那樣子。」

「祇要有這箇心，什麼樣子幹不上！」

「不過，忍小姐恐怕不能等到那時候吧！」

這倒是洋二郎的一句眞心話。三沙子聽了，却好似整箇身體被摔倒在地。她這時纔體驗到自己愛洋二郎的心是何等深切。

她半響開口不得。心裏叫道：

「這樣的洋二郎，快給我走開罷！」

洋二郎若不走開，她就只有自己離開他。三沙子畏怯地想：恐怕總有一天，自己要避開不和洋二郎見面。到那時候，三沙子的心，也許悲痛得要裂開呢。

賣麵的簫聲，又從樓下遠遠地傳來。

「您餓了吧？」

「嗡！有一點。」

他們祇在下午六點，到地下的食堂，吃了一份光麵。

過了一會，兩人從事務室出來。電梯早已停了。走廊、樓梯，都是暗暗的。兩人並肩走下樓。大樓裏空空的，兩人的步聲似乎特別響亮。

三沙子忽然問道：

「洋二郎，您今天也送我回公寓？」

「送你啊。」

「哦！我眞高興！」

但是三沙子臉上，顯然地還含着另外一種意思。

舊照片簿

一

在明治神宮的外參宮道上，三沙子和洋二郎並肩走着，一面心裏想着，上次他送她回公寓時的光景。今天和那天晚上不同的地方，就是春天已在目前，沒有那天夜裏放着寒光的月亮了。

（我現在是不是幸福呢？）

三沙子不能不自己在心中沉吟着。有一段時期，她曾對幸福二字絕了望的。天天都是過著絕望的日子。但是自從那天夜裏總務課的新年宴會，洋二郎送她回公寓之後，她又開始考慮自己的幸福問題了。

但是三沙子知道：眞的要想幸福，自己必須變成惡魔似的女人纔行。可是自己究竟有沒有變成一個惡魔的勇氣呢？有沒有這箇必要和價值呢？想到這裏，她覺得呼吸也急促起來，不能不開口了：

「洋二郎！」

「什麼事？」

洋二郎詫異地望着她。三沙子直覺地感到：他和自己走着，心裏一定還在想着佐伯忍。

「把那箇歌再唱一遍給我聽聽，可以嗎？」

「月下沙漠？」

「是啊！謝謝你。」

洋二郎不好意思似的笑了笑。一會兒，低聲的唱了起來。三沙子凝神聽着。她腦子裏又浮起跨在前面駝鞍上的洋二郎的影子。而後面一頭駱駝背上坐的是自己……唔！不對！不是自己，是那還沒有見過面的佐伯忍。

三沙子幾乎想叫：

（別再唱下去了！）

但是她沒有叫出來。她想要憎恨佐伯忍。她想：倘若不憎恨佐伯忍，自己是得不到幸福的。不知不覺的，兩人已走到公寓門前。洋二郎停住唱歌：

「我就在這裏告辭了。」

「唷！不行。這麼遠，送我送到這裏，進去坐一會！」

「不過……」

「怎麼樣？」

「奶奶說：不可以這樣的。」

這對於三沙子，又是一箇打擊。但是她裝作不在意的樣子：

「您不管什麼事都要告訴奶奶嗎？」

「那也不一定……」

「你看！今天晚上的事也不要說，不就完了嗎。又不是什麼壞事。而且如若您就這樣走了，等會兒我也許要哭的啊！」

「澤田小姐要哭？」

「說過叫我三沙子的呀！」

「啊啊？對了。三沙子爲什麼要哭呢？」

「寂寞呀！……」

「三沙子這麼寂寞嗎？」

「是啊。您看！我總是一個人過日子嘛。我一進自己的房間，誰也不來和我說話。就只是孤獨的一個人。您能想像這種生活？」

洋二郎搖搖頭，但他的臉上露出同情之色。

「實在忍不住要說話的時候，祇有向鏡子說。不過，這是多痛苦的事呢！所以，我想請您進去，在房間裏再說一會話兒。不過您要是一定不願意，我也沒有辦法……」

「我沒有說不願意啊！」

「是嗎？我眞高興！那好極啦。今天晚上可以不致於再哭了。哪！進去罷！」

三沙子先走進了公寓。

這是一棟普普通通木造二樓的公寓。三沙子住在樓上七號房裏。剛到樓梯口，樓上走下一個青年女子。

三沙子不好意思的向她搭訕招呼：

「唷！今天沒上店裏去呀？」

「是啊！有點不舒服，告假了。」

那女子一邊答應，一邊盯着跟在三沙子後面的洋二郎。三沙子臉紅了，連忙走上樓。

「澤田小姐！」那女子又叫住她。三沙子丟下洋二郎，走到那女子跟前：

「什麼事呀？」

「還問我什麼事！這就是你養的小鬼吧？」

「不是！公司裏的同事……」

「同事也好，什麼也好！用不着剖辯，我可正在替你祝福呀！」

「跟你說不是的呀！」

「嘘嘘嘘！快去罷！您的那一位正等着呢！」

三沙子比這女子要大五六歲，可是現在被她弄得毫無辦法。不過，倒也沒有什麼不愉快。

洋二郎還在樓梯上面站着，三沙子翻身走上去：

「讓您等了，對不住！」

「沒有關係。」

三沙子住的是舖着蓆子的一間六蓆房。雖然簡陋，用具倒還齊全，打掃得也很乾淨。洋二郎已是第二次上此地來，但還是有點手足無措。

「您坐下！我馬上弄飯。」

「做飯？」

「是呀！您餓了不是？」

「餓倒是餓了，可是這樣躭擱下去，要弄得很晚啦。」

「不要緊。三十分鐘就可以做好。不過可沒有菜，只有點沙丁魚了。下回好好的做點菜請您。今天晚上將就點罷！」

三沙子一面說，從衣櫥裏取出剛洗淨的圍裙穿上。和平時在公司裏所看見的三沙子比起來，好像換了一個人，新鮮而顯得活潑，洋二郎不知不覺望着她看出了神。

三沙子向他微笑道：

「您怎麼啦？」

「沒有什麼。」

洋二郎轉臉回答了一句，又覺得似乎應該接下去和她談幾句什麼纔好，三沙子正走向屋角煮飯地方去，便向她的背問道：

「剛纔在樓梯口碰到的，是你的朋友嗎？」

「也說不上朋友。她搬到這公寓裏來，纔三箇月。有一回，在浴室碰到她，談起來，纔知道我們

都是無父無母，孤身一個人。以後也就祇是偶然在走廊上遇到，略爲談幾句。她說起話來嘴很兇，可是實際却是個好人。」

「孤身一個人眞寂寞哩！」

「是的啊！」

「這位小姐一個人的時候，恐怕也要哭哩！」

「聽說她在銀座的酒吧當招待。因此，有時候喝了酒回來，想着傷心，哇哇直哭。」

「我家哥哥常常到銀座的酒吧去，說不定認識她呢。」

「不過銀座有好幾百家酒吧哩！」

「有這麼多？」

「您上過酒吧？」

「沒有。」

「也不想去？」

「我總覺得那種地方似乎有點可怕，我不想去。」

「對了。那種地方，您還是不要去的好。」

三沙子手裏一面做飯，她覺得身爲一個女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做飯感覺興趣。

二

過了一會，擺上矮桌的是沙丁、罐頭鮭魚、海苔、醃白菜。但是，在今天晚上的三沙子，這已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的待客的菜了。

「硬留下您，可是什麼也沒有，眞對不住！」

「沒有的事！我最喜歡吃海苔了。」

「那好極了！您多吃點罷！」

三沙子和洋二郎對面坐着，一邊吃飯，高興得幾乎要淌下眼淚。如果能夠天天這樣，不管任何犧牲，自己都可以咬牙忍受。這一點若是辦不到，那至少今天要跟他在這屋裏渡過一夜！不問結果會弄成怎麼樣，自己也決不後悔！

「哪！我們常常這樣倆人一塊吃飯，好不好？」

「也好！不過……」

「當我寂寞得要哭的時候就這麼辦。不過這件事，不要對任何人講！」

「也不告訴我家奶奶？」

「是呀！」

「也不告訴忍小姐？」

「當然哪！您就這麼歡喜忍小姐嗎？」

「歡喜。」

「那麼，假使忍小姐說，她要嫁給您的哥哥，您打算怎麼辦？」洋二郎低下頭不答話了。

「哪！您怎麼辦？」

「那沒有法子啊！哥哥比我能幹嘛！」

「這不是忍小姐的意思吧？是您自己這麼想着的吧？」

「事實上是這樣嘛！」

「這可說不定哪！要是我的話，我一定說洋二郎比哥哥强！」

洋二郎不相信似的望着三沙子。

兩人的飯已吃完了。三沙子直着急，怕洋二郎又提起要回去。爲了要絆住他，就不能不找出話來繼續談着。三沙子想，趁今天這箇機會，至少要把自己的眞心，使洋二郎知道一下。

「要是呀……」

三沙子停了一停，接着說道：

「要是有人問我，您和您的哥哥兩個之中，我願意嫁給那一個？那我不必考慮，就會回答他，我願意嫁給您！」

「爲什麼？」

「因爲我最喜歡您！」

「我也喜歡你呀。」

洋二郎說的太流利乾脆，三沙子反而覺得不對勁兒了。因爲她明顯地感覺到：洋二郎說的這箇「喜歡」兩箇字的意義之中，並不含有戀愛的感情。

但是，三沙子又自己告訴自己：和洋二郎這樣的人周旋，千萬着急不得！在做他的妻之前，先得當他的母親纔行！結果，恐怕他的佐伯忍，總會被洋太郎奪去。最要緊的事，就是自己得先做成他的沉在絕望的深淵裏的時候，會想起來的一個女性！

「是嗎？我眞高興！您得一直地喜歡我呀！」

「好嘛！」

「我替您找到忍小姐談一談，好不好？」

「做什麼？」

「我替您把您的心事告訴忍小姐呀。我想我一定會說得很好的。」

「這樣做法，對我哥哥不住吧！」

「有什麼對不住！您哥哥說不定瞞着您和忍小姐見過多少次啦！您就聽他去嗎？」

洋二郎不能說是「聽他去！」但是又不能說是「不聽他去！」三沙子望着他，眞替他着急。

當然，洋二郎一定心裏也異常煩惱。但是，他對於這種煩惱要怎樣表現，他不知道。眞可憐！但是三沙子開始對洋二郎抱同情，也就是由於他的可憐而起的啊。

洋二郎站起身：

「我要回去了。」

「那麼，忍小姐的問題，您考慮考慮！祇要是您的事，我不管什麼，都替您去辦！」

「再見！」

「我送您到二門口。」

三沙子也站了起來。她很想和他接一箇「再見」的吻。心裏盤旋了好久，一直想着這件事。但是沒有能說出口來。結果，今天晚上，除了還是在夢中委身於洋二郎之外，恐怕沒有旁的法子了。

送到二門，三沙子又跟着走到大門外邊：

「啊啊，十一點了。把您躭擱到這麼晚，眞對不住！」

「沒有什麼！」

「一個人能回去嗎？」

「我是男人嘛！」

「哦！對啦！」

「三沙子今天夜裏不再哭了吧？」

「嘸嘸，不哭啦！洋二郎，謝謝您！還有啊，您回到家裏，就說在公司裏加班加到十點半好啦！」

三沙子站在那裏，望着洋二郎走去，直等到望不見了。她這時的心境很複雜，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悲。

忽然，後面有人拍她的肩膀。三沙子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就是先前在樓梯口碰到的那個女子。

「唷！武山小姐，嚇我一跳？」

武山比呂子嘻嘻的笑道：

「眞親熱哪！」

「告訴你不是的呀！」

「爲什麼不留他住下？」

「你還說！」

「不過，滿漂亮哪！跟我的那一位，生得倒有點像呢。」

「您的那一位？是誰？」

「那是個毫無心肝的薄情人。我眞恨不得把他劈成八塊！啊！啊！我不想再在東京呆下去啦！所以我說您哪！迷上一個男子倒不要緊，可得……不過既然迷上了，也沒有辦法啦！」

比呂子說完，邁步就想往外走。三沙子問：

「這麼晚了，還往那裏去？」

「我心裏煩，一個人到那邊走走。上沒人的地方去，哭一陣，笑一陣再回來。不知道的人看到，一定要以爲我發了瘋啦！」

三沙子望着比呂子愈走愈遠的背影，心裏不能不擔心：自己也說不定那一天會抱着比呂子同樣的心境呢！也許，在自己一生之中，今天晚上就是最幸福的一天吧！想到這裏，頓時想趕上和比呂子一塊散散步去：

「武山小姐！」

比呂子頭也不回。

三沙子奔了上去，和比呂子並肩走着：

「一塊兒走罷！」

「……」

「哪！好不好？」

三沙子端詳着比呂子的臉兒：

「喲！您在哭嘛！」

「是啊！」

「到底爲了什麼嘛？」

「簡單得很！我被人家甩啦！可是，我懷了孕！」

「噯唷！」

「我想把孩子生出來。可是，男的不認賬。話就是這麼多，這種事，到處都有。事到如今，還哭啦叫啦，也許反倒有些奇怪！」

「那沒有這道理！」

「也許是我的算盤本來就打得太如意啦！男的是社長的兒子，現在正在自己公司裏當課長。所以我癡心妄想，還想當未來的社長夫人……」

「哪！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伊吹洋太郎！」

「唷！」

三沙子驚得呆住了。

「您認識他？」

「他，是我那公司裏的……」

「眞的？」

「剛纔到我房裏去的，就是他的弟弟洋二郎。」

三沙子說出口倒又後悔，不該提到這箇的！

「哦哦！他說過：有個懵裏懵懂的弟弟，就是他呀？」

「什麼懵裏懵懂的！」

「是他說的呀！」

「所以，那洋太郎纔眞壞呢！洋二郎可和洋太郎完全不同哪！」

「您又何必當着我說洋太郎的壞話呢……」

兩人說到這裏，都不開口了。好像各人正在想各人的心事，低頭看着自己的脚下，在夜深人靜的路上走着。

三

雅子問道：

「哪！哥哥！下了決心沒有？」

洋太郎回答道：

「說實在的，我還有點拿不定主意。」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擺佈不開的！忍小姐的態度，差不多快要明白了，剩下的就祇看哥哥的決心啦。」

「不過，你要想一想！洋二郎歡喜忍小姐哩。我做哥哥的……」

不管洋太郎嘴裏怎麼說，雅子對於他的心理，却明白得很。她覺得：與其這樣繞着彎子不痛不癢的，還不如乾脆痛快地說：「我愛佐伯忍，要和她結婚！」這還像洋太郎的爲人。

「那麼，哥哥並不那麼愛忍小姐？」

「我沒有這麼說呀！」

「忍小姐嫁給洋二郎您也不管是不？您可以不動心的由她去是不？您準備犧牲自己的幸福是不？好啦！既是那樣，這件事我不管啦！明天禮拜天，我和勇吉兩個人玩兒去。」

「喂！喂！」洋太郎苦笑道：

「我也並沒有說放棄忍小姐呀。不過洋二郎的問題，有點叫人擔心。」

「洋二郎倒沒有什麼，哥哥擔心的是奶奶吧？」

「嗡！對了。」

「這件事，我不是說了嗎！交給我！」

「有把握嗎？」

「別瞧不起人，壞主意我可多着哩！不過可有條件。」

「你說！」

「目前是西服和皮鞋。第二步是我出嫁的時候，您做哥哥的，對於嫁粧，要儘量援助。還有……」

「還有嗎？」

「當然囉！我出嫁之後，也別忘了我幫忙的恩惠！」

「好！明白了。交給你！」

「您得說拜託我！」

「拜託你！」

「好的！放心罷！交給我啦！」

雅子拍的敲了一下胸脯。

「雅子？你倒眞有擔當。你自己的事，不要緊嗎？」

「您不用擔心！最近期中，對方就要來求婚了。」

「可是，你認識勇吉，說起來還是從洋二郎身上來的，這倒得感謝洋二郎呢！」

「你還不是一樣！好！我上洋二郎屋裏去一趟再來。」

雅子走出去之後，洋太郎想起剛纔雅子說的「自己的幸福」這句話。總而言之，爲了自己幸福

就顧不得別人怎樣了。想到這裏，又不禁想起比呂子來。從那以後，比呂子沒有再來找過他，是不是她已死了心呢？不過，若不確實地知道她已把肚子裏孩子打掉，還是不能放心。洋太郎要想和佐伯忍結婚，德子老太的反對還在其次，第一怕的是比呂子的問題要成爲更大的障礙。想到這裏，又煩躁不安起來。可是，自己却不願意去找比呂子交涉。

雅子往洋二郎房裏走，經過茶間前面，德子老太正在裏面坐着呢。今天晚上洋介和孝子出去吃喜酒了。

雅子正想不做聲的走過去，被德子老太叫住：

「雅子！來！」

雅子站住，問道：

「什麼呀？」

「來，你坐下！」

雅子沒有法子，坐下了。

「我要問你，忍小姐的事……」

「忍小姐怎麼啦？」

「不是呀！你們上一回一起到銀座去，洋二郎不是和你們走散了嗎？」

「是呀，洋二郎總是這麼糊裏糊塗的嘛！」

「你們要原諒他一點。後來你和洋太郎，到忍小姐她們家裏去了不是？」

「去了呀！」

「洋太郎說：她們家裏說：也要請洋二郎去玩玩呢。可是，總沒有見他們來請，所以我想帶洋二郎上他們家拜訪去，你看怎麼樣？」

「啊啊！要提起這件事來呀！……」

「噫？怎麼樣？」

「說老實話，我和勇吉倒常見面呢？」

「噯呀噯呀！」

「我想不久他們會來請的。在人家沒有請以前，還是不要亂動的好。」

「是這樣嗎？」

「當然是囉！現在我們不等人家請就去了，簡直像送上門拍賣一樣，多難看哪！這樣做法，我最討厭啦！」

「不是說你，是我和洋二郎去！」

「可是，這對於我和勇吉的問題，也有關係呀。這時候，奶奶得忍耐點纔好哇！」

「我也算是很能忍耐的哩。」

「所以，您還得再忍耐一會？」

「你和勇吉處得很好嗎？」

「那自然……」

「勇吉是很好的。他提到洋二郎什麼沒有？」

「他說洋二郎很老實。」

「忍小姐以爲如何呢？」

「一定也是一樣囉。明擺着的嘛！」

雅子說完，站起來，到洋二郎房裏去了。

洋二郎的房間，無論什麼時候來看，都收拾得整整齊齊的，倒像是女人住的房間。而雅子的房裏，却和男孩子住的一樣，每天都弄得亂七八糟的。

洋二郎開着窗戶，正抬頭望着夜裏的天空。

「在做什麼？」

洋二郎回過頭來：

「我想，說不定可以看到『飛碟』呢。」

「咳！還在想這箇！那是一種幻覺啊！」

「可是我親眼看到的呀。」

「那就是腦筋不靈的證據嘛。過來！我跟你有話說。」

「嗡。」

洋二郎走到雅子面前，坐下。

「您近來在電車裏，碰不到忍小姐了吧？」

洋二郎點頭。

「忍小姐在公司裏的事，辭掉啦！」

「爲什麼呢？」

「爲了要準備做新娘子啦。」

「哦！」

洋二郎好像歎了一口氣似的。

「也說不定，忍小姐會跟洋太郎哥哥結婚嘍！」

這樣殘忍的話，雅子若無其事的說了出來。

但是，洋二郎聽着並沒有做聲。僅僅臉上的血色稍稍動了一動。這很出雅子的意外。她預料他要受到很大的衝動的。唔！究竟腦筋不靈的人，是有點麻木不仁。不過，在目前的局面上，腦筋不靈，倒是很湊趣的一箇條件，免得引起麻煩。

「洋二郎也有點喜歡忍小姐吧？」

「……」

「不過，假使忍小姐說：她愛洋太郎哥哥，那您也沒有法子呀。而且，您以後一輩子非靠哥哥照應不可啊。您自己也明白吧？所以，一切得討哥哥的歡喜纔好哇！」

「……」

「可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家奶奶。奶奶一心祇想叫忍小姐和您結婚。要是聽說忍小姐要

跟洋太郎哥哥結婚，一定大爲反對。這麼一來，這件婚事也許鬧垮了。」

「……」

「所以，您要好好想想！假使爲了這件事，我們伊吹家鬧得家庭不和，立場最難受的，還是您哪！明白吧？我說的意思？」

「……」

「因此，我替您想了箇很好的辦法。這是我好幾天不睡覺拼命的想，纔想出來的呀！」

「什麼法子呢？」

「您不要忍小姐就完啦！簡單吧？」

「……」

「您去跟奶奶說！您祇說：我並不怎麼喜歡忍小姐！這就行啦。這時候，假使您另外有一個心愛的女人就更好，不過您大概也辦不到這一層。總而言之，您就照這樣去說好啦！這麼一來，奶奶也放了心。我們伊吹家，照樣還是一團和氣。這多好哇！不過目前您還是暫時裝作不知道好了！等到問題具體化的時候，您再向奶奶去講！」

「……」

「您會這樣說吧？」

「好！」

「可絕對不要說是我教的啊！」

「好！」

「啊啊！好極啦！洋二郎眞好。」

雅子把想說的話都說完，走了。

剩下洋二郎，坐在那裏，動都不動。

這時，他倒不想佐伯忍，他眼前浮起了三沙子的臉兒。

過了一會，他又站到窗前，抬頭望着滿天的星斗。他再沒有像今天這樣熱烈盼望「飛碟」出現了。假使可能的話，他眞想跨上「飛碟」，飛往無邊遙遠的另一世界去！

四

今天是禮拜天。下午，洋太郎和雅子一塊出去了。洋二郎在自己房裏。

德子老太想：今天一定要到那公寓找比呂子去！她覺得：這箇問題不早點解決，她就不能傾注全力去辦洋二郎和忍小姐的事。

「媽！」

房門外面有人叫她。

「啊啊，敬子嗎？進來！」

敬子是德子老太最小的女兒。六年前守了寡，現在在築地的一家料理店裏當招待。

「你好久沒有來啦！」

「窮忙啊！」

「瘦了一點啦。」

「掉了六七斤。」

「身體那裏不好吧？」

「身體倒很好……」

說到這裏，敬子眼望着旁處道：

「那句話，我不談了。」

敬子有一個中意的男人。她曾考慮到和他結婚的問題，並且來和德子老太商量過。但是，敬子前夫留下兩個女兒，已到了相當歲數，對方的男人，也有一個孩子。

「哦！不談了嗎？」

「我對孩子說不出口嘛！雖然苦一點，還是這樣一個人幹下去罷！」

「對了！雖然苦是苦一點……」

德子老太想：敬子爲了考慮這箇問題，竟瘦了六七斤！眞叫做母親的心痛。

「媽！您放心罷！」

「我明白啦！」

敬子在德子老太房裏坐了半箇鐘頭才走。

德子老太在私房錢裏拿出五千元，交給敬子：

「給孩子們買點什麼罷！」

「謝謝媽！」

「不算什麼！」

德子老太大概是看到敬子的關係，敬子走了之後，一直想着二十年前情奔出去至今下落不明的第三個女兒季子。

要是還活着的話，季子應該是四十四歲了。總該替德子老太生了兩三個外孫外孫女吧？德子老太總想在未死之前，要看一下這些外孫。她打開壁櫃，悉悉索索地找了半天，拿出一本舊的照片簿來。

德子老太一張一張的揭開看着。每一張每一張裏，都深深地刻着有德子老太的回憶。剛纔來的敬子，在照片裏還抱着坐在德子老太身上呢。這些照片上的德子老太，也還在盛年的時候。誰能想到，三十五年之後的今天，敬子做了寡婦，爲了再婚的問題，瘦了六七斤呢！

照片簿上，也貼着好幾張三女兒季子的照片。還有一張她情奔之前不久的照片。拍這張照片的時候，她心裏一定已印上那個男人的影子了。

德子老太凝視着這張照片，心痛的要落淚。

看着看着，不由的：

「啊喲！」一怔，重新又仔細端詳起來。

照片裏的季子，跟一個什麼人很相像。而且是最近見到的一個人。

德子老太想起那個「海」酒吧比呂子的臉兒來了。她見到比呂子的時候，就覺得她的臉兒在什麼

地方看見過，而且是在遙遠的記憶之中的一張臉兒。

（說不定……）

德子老太想到這裏，又連忙打消：

（那有這回事！）

但是，這時德子老太已經沉不住氣了。比呂子說過：「她的父親母親，都早已死了。」她說這句話的聲音，又在德子老太耳邊響了起來。

——一箇鐘頭之後，德子老太已站在比呂子住的公寓門前。她的懷中，藏着一張照片簿上扯下來的季子的照片。

遙遠的山脈

一

德子老太今天來找比呂子，有兩種意義。第一是比呂子肯不肯接受德子老太的請求，把肚子裏的孩子處理掉？還有一件事，就是想證實比呂子到底是不是季子的女兒。

（假定比呂子是我的外孫女……）

這一點，光祇這麼想一想，德子老太的心就快要碎了。這太可怕了！世界上會有這種事嗎！但是，如果事實上竟是如此，那胎兒的處理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咳！這箇歲數，還來傷這種腦筋……）

德子老太簡直有點恨自己歲數活得太長了。但是，一想到洋二郎的事，不管怎麼樣痛苦，也得活下去！死不得！

死不得！德子老太走進公寓的二門。看門的人沒有在。剛巧這時，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子，提着一箇買東西的籃子，從外面走了進來。

德子老太迎着她問道：

「請問您一件事……」

「是！」

那女子停住脚步，很和氣的看着德子老太。

「有一位武山比呂子小姐住在此地吧？」

「噢噢！住在這裏。」

「她的房間在那裏？」

「在樓上……」

這個女子就是澤田三沙子。她已看出來了。這位老婆婆一定是洋二郎的祖母。她的臉兒，和洋二郎有點相像。三沙子在那天晚上，聽到比呂子說過：德子老太上銀座的酒吧去找過比呂子，而且最近還要到公寓來。

三沙子站在德子老太的面前，想起自己對洋二郎的一切，心裏興奮得直跳。同時，也覺得德子老太和自己想像中的印象一點不差。臉兒生得很柔和，但是可深藏着一種嚴厲。她要是支持你，是很有力的一個幫手，但是如若做了你的敵人，就是頑强可怕的對手了。

但是，三沙子無意之中，已快要站到被她憎恨的立場了。這多麼可怕呢！三沙子現在親眼看到德子老太，越發明顯的感覺到這一點。

「比呂子小姐在不在家，我給您去看一看。」

「勞您駕！我姓伊吹。」

「伊吹老太太！」

三沙子想：自己果然猜得不錯，一面趕快走上樓。她想：比呂子見了德子老太，不知道要拿出怎樣的態度來？雖然事不關己，心裏却不免擔心。

比呂子的房間是九號，和三沙子住的七號離得很近。三沙子敲敲她的房門：

「比呂子小姐，在家嗎？」

聽到房裏比呂子懶懶的聲音：

「在呀！」

「我……可以推開門嗎？」

「可以呀！」

推開房門一看，比呂子攤開被臥，躺在那裏。枕頭旁邊，亂七八糟放着些雜誌、煙灰缸。

「啊喲！您有病？」

「唔唔！我在賭氣睡大覺。沒有關係，進來嘛！」

比呂子的臉上，又似微笑，又好似苦笑。

「來啦！」

「誰呀？」

「伊吹先生的祖母老太太。」

「喝！那老婆婆到底來啦！」

比呂子說着，露出很厭煩的樣子。但是她眼睛深處，却閃閃地發亮。

「在那裏呢？」

「在二門口。我從市場買東西回來碰到，她問起您了。」

「是嗎！……您給打發回去好不好？就說我有病。……說我害喜，吐得很厲害也可以。」

這雖是一句謊話，事實上，比呂子也確實開始害喜了。因此，她近來格外感覺憂鬱、絕望，悲痛和憤怒纏繞着她。

「別這麼說！人家老遠的來一趟不容易，跟她見見面罷！」

「討厭！什麼老遠的來一趟！反正沒有好事，都是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

「不過，不見面又怎麼會知道呢？」

「不見面我也猜得出來。」

「那麼，說什麼也不見她。」

「是嘛！」

三沙子沒有辦法了，正想把房門帶上，比呂子忽然又叫住她：

「您等一等！」她眼睛定着望着牆壁上一點，牙咬着下唇，過了一會，悄然道：

「還是跟她見一面罷！」

「我也覺得這樣好。」

「對了！那個老婆婆並沒有什麼罪過啊。」

「我馬上去領她來。您把被臥收拾收拾好不好！」

「就這樣有什麼要緊！」

「那麼，至少把枕頭旁邊收拾收拾！別叫人家當您是個亂七八糟的女人！」

「我纔不在乎呢！反正我是亂七八糟的女人嘛！」

「還有，您可千萬別說我是伊吹公司的澤田三沙子呀！」

「說了又怕什麼！」

「不！不行！我一切都不想叫她們知道！」

三沙子的神情很認眞，比呂子望着她：

「我怕您不久也要像我一樣的上當？總而言之，他們那一家，都是沒有人情味兒的！」

「我不要緊！」

三沙子說過，下樓去了。

德子老太見三沙子好久不下來，正在擔心怕比呂子不肯見面。

「叫您等久啦！比呂子小姐有點不舒服，她請您上去。」

德子老太放了心。三沙子拿出拖鞋，放在德子老太的面前，順手把她的木屐，放在寫着七號的自己的鞋櫃裏：

「您的鞋，放在這裏面了！」

「是！勞您駕！眞對不住！比呂子小姐不舒服，是不是病了？」

「那……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比呂子小姐平時很明朗，人很好的！」

「是嗎！」

不管比呂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外孫女，總而言之，有這樣一個同性的人稱贊她，德子老太覺得很高興。

「當心樓梯呀！」

「是！是！」

德子老太近來還沒有受到青年女性這樣親切的照應過。看她的年紀，大概已是一位太太了吧？可是又有些地方不大像。但是不管怎樣，自己家裏的雅子對待祖母，要有這位女性的一半，那多好呢！

「就是這一間！」

三沙子招呼了德子老太，又向房間裏叫道：

「比呂子小姐！客人來啦！」

聽到裏面比呂子的聲音：

「請進來！」

三沙子推開了房門。別看比呂子剛纔說得那麼兇，現在，被子却已叠得好好的堆在房角上，比呂子自己身上，也多少收拾了一下。三沙子不禁微笑，向德子老太招呼了一聲，走開了。

二

比呂子開口就道：

「爲什麼沒有帶洋太郎同來呢？」

「對不起，比呂子小姐！」

「我可告訴你，跟我來苦肉計可沒有用的啊！」

「那裏來的話！」

「婆婆今天到此地來，洋太郎知道不？」

「不！今天是我一個人的主意……」

「哼！那個小子！今天又是禮拜天，一定高高興興地出去玩了吧？」

比呂子猜的一點不錯。但是今天下午洋太郎和雅子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德子老太可完全不知道。

——今天下午，祇有洋二郎在家。德子老太正要出門的時候，在走廊上碰到他，洋二郎叫：

「奶奶！」

「有什麼事？洋二郎！」

但是洋二郎立刻又說：「不！沒有什麼。」就走回他自己房裏去了。當時，德子老太並沒有在意，現在想起來，那時洋二郎的眼光中，似乎有話要想告訴自己。

究竟洋二郎想說些什麼呢？德子老太引起心事來了。可是洋二郎的事固然是箇問題，但是無論怎麼說，眼前這個比呂子是不是自己的外孫女，却是箇更大的問題，得弄箇清楚呀！

德子老太不知道怎樣開口纔好。

「比呂子小姐有點不舒服啊？」

「是呀！不過，茶總得給您沏一杯。」

「不必啦！這麼給您添麻煩，太對不起啦！」

「添麻煩？婆婆！別招我笑啦！要跟洋太郎的事比起來，沏一杯茶，算得什麼麻煩呢！」

「這當然是……」

「婆婆喜不喜歡喝紅茶？」

「我最喜歡紅茶了。」

「好！特別給您沏一杯！」

比呂子站起身，走向屋角燒飯的地方去。德子老太趁此把房裏四下打量了一番。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家具。其中惟有一架三面鏡臺，特別漂亮，和這間房有點不相配稱。這件事，似乎正足以說明比呂子生活的不正常。

德子老太從懷裏取出照片，和比呂子的側面臉兒比較着，確實相像！她並不希望比呂子是自己的外孫女。但如果居然是外孫女呢？那就不能把她丟下不管了。可是，這件事怎樣跟洋介他們去說呢？心裏不覺沉重起來。

德子老太自從在銀座「海」酒吧的樓上，初次和比呂子見面的時候起，就不知不覺對她抱有好感。起初以爲這是因爲比呂子雖然說起話來口角尖刻，有時候却也非常溫柔的緣故，現在想起來，這也許是血統淵源的關係吧！而比呂子是不是也由於血統的關係，無意識之中，想着要特別給自己沏紅茶呢？德子老太甚至於覺得季子就站在房裏，在冥冥之中，凝視着這件事的發展呢！

（還沒有能確定她是不是我的外孫女呢！……）

德子老太覺得自己有點想得過了頭，一面苦笑，把照片又收進了懷裏。

比呂子端着茶盤，上面放着兩杯紅茶，走了過來：

「方糖放兩塊？」

「噯！」

「您喝罷！」

「謝謝！」

德子老太端起喝了一口：

「味道眞好！」

「哼！任憑您怎麼說好聽的話也不行。」

「不！這可不是假奉承。」

「今天喝完這杯茶，趕快回去！」

「不過……」

「眞囉嗦！這個婆婆！」

比呂子皺起了眉頭。德子老太覺得連這種表情，也和當年季子不高興時的臉兒，是一模一樣的。

這時，不知怎麼一來，德子老太懷裏的照片，噗咯一聲掉了出來。德子老太連忙撿起。

比呂子看到，問道：

「什麼東西？」

「一張舊照片。」

「我知道是照片。問您是誰的照片哪！」

「我的女兒。」

「爲什麼帶這張照片出來？」

「要說爲什麼……」

「給我看一下！」

「你想看嗎？」

「別這樣裝腔作勢的！不願意給看，我就不看。」

「不！我倒是希望你看一看！」

德子老太把照片遞了過去。比呂子撇撇嘴，望着照片。德子老太屏住呼吸，注目凝神，盯着看比呂子表情的微妙變化。

「這邊一個是婆婆？」

「是啊。是二十幾年前的照片啊。」

「左邊呢？」

「我的第三個女兒，季子。」

「季子！」

這時候，比呂子的眼神，已經不平常了。翻起眼睛，看了看德子老太，又向照片望着，緊張得可怕。但是德子老太的緊張，也不輸於比呂子：

「假使還活在世上，應該是四十四歲了。」

「假使還活着？不在了嗎？」

「就是這一點還不明白呀。二十一歲的時候，跟人私奔出去，到今天還是下落不明。」

「……」

「我想起季子來，夜裏都睡不着。她一定給我生了外孫……」

「……」

「我記得很清楚，這張照片，是她的爸爸——現在已經不在了——帶我們上福島的飯坂温泉去的時候，就在温泉後面的愛宕山拍的。」

比呂子抬起頭來，瞪着德子老太：

「這種舊照片，爲什麼現在忽然帶了出來？」

「不是呀！我覺得季子似乎跟比呂子小姐有點像……」

「像？像又怎麼樣呢？您是不是說：我就是這季子的女兒？」

比呂子憤憤地說。

「嘔嘔！我想：說不定也許……」

「笑話！我會是婆婆的外孫女兒！這是那裏說起！……」

「哪！這照片上的臉兒，你不記得了嗎？」

「我怎麼會記得！我三歲的時候，媽媽就不在了呀！我那裏還記得臉兒呢！」

「那麼，你的媽媽也沒有照片什麼的？」

「眞討厭！您早點走罷！那！快回去！那一回來都沒有好事！爲什麼還不走！」

比呂子嘴裏這麼說，手裏可緊緊捏着照片不放。

德子老太看到比呂子失常的樣子，早已猜定她一定是季子的女兒。到了這時候，她覺得比呂子這種神情，眞是可憐，恨不得一把緊緊地抱住她！無論怎樣，這個外孫女兒，非得救救她不可！

德子老太抱着萬斛的愛情，叫道：

「比呂子小姐！」

但是比呂子好像瘋了似的直叫：

「走！走！趕快給我走！」

德子老太淌了眼淚。

到了這地步，還是等比呂子心裏鎭靜之後，重新再來的好。

德子老太默然站起身來——對於比呂子手上拿的照片裝作沒有注意的樣子，也不向她索回——由房裏向外走。

比呂子向她的背影又叫道：

「下回再也別上這裏來！」

比呂子的叫聲，連七號裏的三沙子都聽見了。三沙子想：（又是不歡而散?!）想着眞替她們難過。

三沙子等德子老太的脚步聲走過去了，纔悄悄拉開房門。祇看見德子老太的背影，好似頓時老了十歲一樣，無精打彩垂頭喪氣的，由樓梯上走下去。

也不知道她們怎麼弄得不歡而散的，但是如若此丟開不管，比呂子恐怕祇有越發不幸下去。三沙子自從那天夜裏和比呂子散步之後，對於比呂子，非常抱有親愛之情。有時吃晚飯，就在三沙子房裏，兩人一塊兒邊談邊吃。

三沙子走到比呂子房門前面。房裏靜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比呂子小姐！」

不聽見答應。三沙子又叫了一聲，推開房門。

比呂子也不覺得有人進來，祇是左右手分拿着兩張照片似的東西，兩眼直勾勾地瞪着。三沙子倒有點害怕：

「比呂子小姐！」

比呂子這纔注意到三沙子，連忙想把手裏的東西藏起來，但又似乎一轉念，叫道：

「哪！您來看一看！」

「什麼？」

「那個老婆婆拿來的照片哪！」

三沙子走進前去，把比呂子遞過來的一張照片拿起一看，好像是在什麼神社裏拍的，石燈前面，站着兩個女人。後面是松樹，遠遠的地方，還淡淡的看見一抹山脈。

「啊啊！這邊是那位老婆婆吧？」

「是呀！」

「還有一個呢？」

「聽說是那婆婆女兒。二十幾年之前，和男人私奔出去，後來就沒有消息了。」

「爲什麼把這張照片還……」

「您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照片，好像在什麼溫泉地拍的，一個女人站在橋上。三沙子一眼就認得出：這和剛纔那個和德子老太一起拍照的，是同一個人。身上的衣服，也是一樣的。

這時，三沙子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

「這張照片也是那位婆婆帶來的嗎？」

「不是。這一張，我從前就有的！」

「您怎麼有這張照片呢？」

「這是我的母親嘛！我三歲的時候她就去世了。這是她留下來的唯一的一張照片！」

三沙子反而臉上嚇得發了白：

「這麼說起來？……」

「是呀！想必我就是那婆婆的外孫女了嘍！」

比呂子說到這裏，忽然前仰後合，歇斯的里地狂笑起來：

「簡直荒唐！」

她繼續笑着：

「可是我故意沒有把這張照片給她看。我祇跟她說：不對！……笑話！事到如今，說這些有什麼用！哈哈哈！」

一會兒，比呂子突然停住不笑了。一動也不動的出了神，然後，悄然的道：

「明天就上醫院去罷！」

三

這一天下午，洋太郎和雅子，到了惠比壽的佐伯家。洋太郎、雅子，加上佐伯勇吉、佐伯忍，坐在佐伯家會客室裏，談着最近的電影、小說什麼的。

佐伯忍不大開口，總是聽他們說。雅子却積極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勇吉對於她的話，也提出相當的反對意見。但雅子也決不服輸的和他辯駁。雅子的態度中，充滿着自己被勇吉愛着的自信。而勇吉雖和她抬槓辯駁，也似乎並不介意。至少在洋太郎看起來是如此，並且覺得羨慕他們。

洋太郎時時裝作不在意的偷看佐伯忍的側面臉兒。佐伯忍不斷浮着微笑的臉兒，實在美麗，看多少遍也不會膩煩。這麼美麗的姑娘，幾時纔和她接吻呢？獲得她的身體一切，又在何時呢？眞叫人夠等的了！這樣美麗的人兒，怎能讓給那懵裏懵懂的洋二郎呢！洋二郎？給他一個澤田三沙子，就足夠足夠的了。

但是，洋太郎越是想和佐伯忍結婚，越發要聯帶想起比呂子的問題而感覺不安。後來，比呂子一直沒有來找過麻煩：十有八九，大概可以放心吧！可是，縱使能和佐伯忍訂了婚，如果比呂子的事讓她知道了，一切的努力，一定又要付諸流水。現在洋太郎所害怕的就是這一點。

這時，佐伯忍半邊臉上感着洋太郎的視線，心裏却想着洋二郎。她想起：最初那一次，是在客滿的電車裏，洋二郎突然向她說話：

「我家奶奶，昨天夜裏看見『飛碟』了。」她不由地睜圓了眼睛。

第二天是在熱海溫泉無意的邂逅。從那以後，直到今天，她對於洋二郎，印象並不壞。

但是，她又聽到許多閑話。聽說他過去害過經度的腦膜炎。聽說他在公司裏抵不上一個普通職員的能力。還聽說他正在和一個女同事澤田三沙子鬧戀愛。

既是這樣，洋二郎的存在，對於佐伯忍，就不得不變成一個遙遠的印象了。話雖如此，她還是常常要想起洋二郎來——好像在白雲的縫隙裏，眺望遠處的山脈似的……

還有，佐伯忍也聽見勇吉告訴過她，說是雅子說的：洋太郎想和她結婚。於是乎，她也漸漸地留心察看洋太郎：看他是不是適合做自己結婚的對象了。

洋太郎的相貌、門第、能力、都沒有什麼可批評的。也許配自己還嫌太好一點。但是，佐伯忍總不能一下子就點頭答應。她總覺得洋太郎這個人，似乎缺少一點什麼。

缺少一點什麼呢？佐伯忍也抓不住具體的事實。想也想不出來。她決不是討厭他。毋甯說是歡喜他纔對。可是，這歡喜的裏面，却有一塊溶化不開的硬塊。

佐伯忍也曾很坦白地把這一點提出來和勇吉談過。

勇吉說：

「不過，結婚之前的男女兩方，大概都是這樣吧？」

「勇吉和雅子也是這樣？」

「也可以說是有同樣的感覺。但是我想：結婚之後，一切都可以解決吧！」

「是這樣嗎？」

佐伯忍心上始終不能釋然。但是她明白了：勇吉想和雅子結婚，是確實的了。

——這時，勇吉的父親佐伯勇，穿着和服的便衣，走進會客室：

「哦！你們來啦！」

洋太郎和雅子站起身招呼過。佐伯勇很喜愛他們似的，望着兩人問道：

「洋二郎好久不見啦！他很好嗎？」

洋太郎答道：

「很好。」

「他今天也一塊兒來多好呢！爲什麼不來呢？」

雅子搶着答道：

「約過他的，他說已經另外有約會了，」

勇吉也插嘴道：

「爸爸！洋二郎和他公司裏的同事叫什麼澤田三沙子的，正在鬧戀愛呢。」

「喝！」

佐伯勇微笑：

「可是，洋二郎是很好的青年啊。忠厚、純潔……」

雅子連忙又說：

「不過，家兄說：對於洋二郎，要照應他一輩子呢！」

「哦！這很好。多照應他一點！」

佐伯勇也知道洋二郎過去生過病的事。

洋太郎答道：

「是！我正是這麼打算。」

佐伯忍很想看一看澤田三沙子是什麼樣的人。她對於這位會愛上洋二郎的女性，感覺有興趣了。但是，如若自己和洋太郎結了婚，就要每天和三沙子見面了。不！這倒還在其次，問題是自己做了洋二郎的嫂嫂應該如何對待他。如若需要照應洋二郎一輩子，做嫂嫂的立場，可太重要了。假如是一個心地褊狹的女人做洋二郎的嫂嫂，他今後的難以相處，是可想而知的。

（不過，要是我……）

佐伯忍也曾把洋二郎放在自己面前這樣考慮過：假使自己要愛洋二郎，恐怕就必須像一個母親似的撫愛他。從那時起，她開始懷着一種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情——爲了洋二郎，就和洋太郎結婚也好！

佐伯勇看看手錶：

「怎麼樣？我們一起上銀座吃晚飯好不好？」

這箇提案，年輕的四個晚輩立刻表示贊成。

今天吃過晚飯之時，佐伯勇還要帶兒子和姪女上東京車站去。因爲佐伯忍的父母從家鄉來，是今天夜裏到東京。這件事，洋太郎和雅子已經聽說過了。洋太郎也很想趁此機會，見一見佐伯忍的父母。

在銀座吃完晚飯的時候，雅子好像要表明她是洋太郎的忠實的部下似的說：

「哥哥！我們也上東京車站罷！」

洋太郎望着佐伯勇道：

「不過，會不會給伯伯們添麻煩呢？」

「那裏什麼麻煩！我這位老弟和弟妹，最喜歡熱鬧，一定很高興的。」

佐伯忍在一旁聽着，心裏想：聽伯父這口吻，是贊成自己和洋太郎結婚了。她又想起來了：爲了洋二郎……看這樣子，自己早晚得和洋太郎結婚了吧！

叫住一輛中型的計程車，五個人擠在一起，向東京車站駛去。

四

這兩三天來，洋太郎似乎興致很好。對於課員們工作上的小小錯誤，也祇輕輕說兩句，不像以前那樣眉毛皺得緊緊地發脾氣。

課員們都覺得詫異：

「課長近來脾氣變得好啦！」

比起洋太郎來，洋二郎相反的顯得很鬱悶。三沙子明顯地感覺到：（這裏面一定有了什麼問題！）

昨天，在公司的食堂裏，三沙子剛好坐在洋二郎旁邊，便問他：

「您好像精神不大好？」

洋二郎祇簡單地回了一句：

「沒有哇！」

可是三沙子決沒有看錯，洋二郎答話時，他的眼裏充滿着悲哀呢。

三沙子自從知道了比呂子的事之後，越發憎恨洋太郎了。他看到洋二郎的悲哀的神情，更對於與高采烈的洋太郎，加深反感，覺得討厭。

雖然比呂子關照過她要守秘密，但是她祇覺得牙癢癢地按捺不住，恨不得向洋太郎叫破：（比呂子是你的親表妹呀！）

這時，洋太郎叫她了：

「澤田小姐！」

三沙子走了過去。

「怎麼樣？近來洋二郎的工作情形？」

「非常好。」

「那倒出人意外啊！但是，這都是你的指導有方啊。」

「沒有的事。」

「總而言之，洋二郎交給你了，一切拜託你。加班也好，什麼也好，你們都一起幹！我做哥哥的，希望他能早點練成一把手。」

三沙子冷冷地問道：

「課長要吩咐的，就祇是這件事嗎？」

洋太郎抬頭望了望她：

「不！最近的將來，關於洋二郎本身的問題，也想跟你詳細談一談。」

「我沒有這種資格。」

「那裏的話！我覺得還是非你不可哩！到那時候，可得拜託你啦。」

三沙子回到自己位置上。她覺得洋太郎的話裏有話，似乎暗暗地指著自己和洋二郎的結婚。她過去也曾夢想過這件事。但想到最後：

（社長的令郎，和貧窮的女事務員！）

（而且是年齡大三歲的女性！）

總覺得自己簡直是有點發瘋了。

現在聽了洋太郎的話，心中不免又想起德子老太，一股熱情不覺又冷了下來。她自從見到德子老太之後，就覺得自己對於洋二郎的心思，非改變不可。

德子老太的理想，是要叫洋二郎和佐伯忍結婚。她不願意打破老人家的美夢。而且洋二郎又絲毫沒有和自己結婚的意思。洋太郎硬要把洋二郎推給自己，顯然他是另有用心，不懷好意的。

三沙子望望手錶——十點半了。

（現在，比呂子小姐的手術，也許已經開始了吧？）

比呂子由堅決拒絕而轉變到自己決心打胎，她的心情，三沙子是最明白的。但是，現在這個罪魁禍首的洋太郎，却坐在這裏，揚揚得意地抽着香煙，還時而想起什麼似的笑這麼一笑呢！

——昨天，三沙子從公司回去之後，就陪比呂子上了醫院。還借了五千元給比呂子，她勸比呂子：

「至少，要通知一下伊吹婆婆罷？」

「不要！」

比呂子執意不肯。她並且說：

「我自己進醫院動手術，不告訴他們，這是我最低限度的報復。我六歲的時候，父親就不在了。從那時候起，我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也曾幫人家帶過小孩子，背上揹的孩子差不多比我還要大。到了十五歲，就當了藝妓。我常想：我吃過這樣苦，他們家裏的孩子們却過得那麼舒服，我就忍不住要冒火。當年情奔的父親母親，也許是錯了，可是奶奶爲什麼不允許他們結婚呢！我也恨她呀。不過到了現在，最可恨的，是洋太郎了！」

三沙子開不得口，祇有聽她說。三沙子想：自己雖然不幸，但是比呂子更加要不幸好幾倍呢。可是現在能使比呂子稍微幸福一點的人，恐怕除了那位德子老太之外，再沒有別人了。她想：這件事還是告訴德子老太一聲罷！

三沙子走進公司的會客室，用會客室的電話撥到伊吹家。

「對不起！老太太在府上吧？請她講話！」

「您是那位？」

「我姓澤田。」

等了一會，聽到德子老太的聲音：

「喂！喂！」

「啊啊！老太太嗎？我前兩天在比呂子小姐公寓裏見到您的……」

「哦！是您？那天多蒙照應！」

「沒有！……我想報告您一點關於比呂子小姐的事，可以嗎？」

對方好像向前後左右打量了一下，然後：

「您請講！」

「這好像是我愛管閒事……」

「沒有關係……」

「比呂子小姐手裏，另外還有一張照片，是她去世的母親的……」

「那麼？」

「沒有錯！」

「我猜的到底是對了！我正在想：今天再去看看她……」

「比呂子小姐進了醫院。」

「嘅？」

「爲的肚子裏的孩子……」

德子老太停了一下，纔問道：

「在那一箇醫院？」

「N醫院，第十一病舍，七號房。」

「第十一病舍的七號病房啊？」

「是的。現在大概已動過手術了……」

「是嗎！我馬上就去！」

「比呂子小姐叫我絕對不要說的，可是……」

「我明白。眞謝謝您！」

「還有……」

「什麼事？」

「我是外人，這些話本來不該我講的，可是，比呂子小姐雖然嘴裏那麼倔强，實在却是非常孤獨的傷心人。希望您使她能幸福！謝謝您！」

三沙子放下電話，好似做了很大的一件工作，疲勞得很。但是這是一種很痛快的疲勞。

玉柱金樑

一

德子老太在高樹町N醫院院長的走廊裏走着。每一箇轉彎角下，都畫着有箭頭，標明向那一號病舍去的方向，所以倒不會迷路。但是德子老太心裏却迷了路：等一下見了比呂子，怎樣開口？取什麼態度呢？這當然完全要看比呂子怎樣表示再說，可是……

不錯！比呂子是自己的外孫女。可是這一點對於德子老太，決不是一件歡喜事。毋甯是一件可悲的事。再要想起她和自己的孫子洋太郎那一段關係，祇覺得一種沒法兒形容的苦澀，心裏被捆得緊緊的難過。

但是，這種難過，說到末了，也就是對於這比人家加倍不幸的外孫女的一種憐憫之情啊。

（一切都是命運哪！）

德子老太自己對自己這樣說着，決心接受這箇命運了。

假使沒有比呂子和洋太郎的問題，德子老太一定一輩子也不會知道自己還有這麼一個外孫女。也

許這樣反而倒好。恭子不是不知道志村和八重子的那回事，今天纔過得很舒服的嗎！

一個人，樣樣事都知道了，並不見得就好，倒是那些糊塗的人，反而多半很幸福。話雖如此，德子老太現在可什麼都知道了。既然知道了，就不能撩開手不管。這也就是天賦與自己的命運啊。

德子老太似乎覺得季子就在自己的身旁。季子的陰靈，正緊跟在身後，兩手合掌，拜託自己照應比呂子呢。

（好啦！既然到了這一步，放心罷！萬事都交給我啦！）

德子老太迤邐行來，路上也碰到許多人，但沒有一個她這樣歲數的老太太。德子老太走進了十一號病舍，右邊有一間護士室，再向前一點，寬寬的走廊向左彎去，有一條狹走廊，圍抱着長滿雜草的庭院。一排病房就正對着這條走廊。她從頭一間挨着數過去，立刻就找到七號病房，門上排着「武山比呂子」的名牌。

「不錯！她果然住在這裏！」德子老太心裏波動起來了。站在房門外邊，聽聽裏面的動靜，房裏一點聲音也沒有，好像沒有人住着似的。倒聽見旁的病房裏收音機的歌聲，探病的客人談話的聲音。

德子老太輕輕地敲了敲房門，不見裏面答應。她吸了一口氣，悄悄地推開房門。

這是一間兩坪半的單人房。比呂子仰面躺在床上，好像正睡着。她臉上一點沒有化粧，滲露着疲勞的陰影。

（手術經過大概很好。）

德子老太放了心。總而言之，動過手術，也就是解決了一箇問題。但是，這個暗中被葬送掉的胎兒的影子，又在德子老太的頭腦中掠過。是個男胎？還是女胎呢？不管他是男是女，對於德子老太，總是頭一個重孫兒呀！這一點是很大的一個衝擊。她想：自己是不是做下一樁大大的錯事了呢？她心裏不覺向這被暗中葬送掉的胎兒悔罪道歉。她覺得這胎兒似乎正在不斷地責罰她，她難受得心如刀絞。

德子老太轉念又想：

（不過，這個孩子即使生出來，也是不幸的啊！……）

她向室內四面環顧。灰色的牆壁，很骯髒。什麼裝飾也沒有。連一朵插瓶的花也沒有。牀頭一張高高的小桌，桌上一箇賽璐珞的面盆，裏面放着洗面的用具。長椅子上，有一箇大包袱包裹，裏邊大概是比呂子穿來的衣服吧。

這種光景，在一個昨天進院明後天就要出院的病人來說，本是當然的現象，可是看起來祇覺得房門裏寒森森的，一點病房的忙亂氣也沒有，只有一個孤獨的女子，寂寞地睡在這裏！

德子老太眼不轉珠的盯着比呂子睡着的臉兒：和二十年前的季子，生得一模一樣啊！想起這個女孩子二十年來人生的經歷，心裏不禁湧起陣陣的憐憫。

這時，她纔發現比呂子胸前放着兩張白紙——照片！德子老太伸手過去，把照片拿起來。一張是前幾天德子老太故意留在比呂子那裏的，不去管它。另外一張，想必是三沙子電話裏說的，比呂子自己存着的了。

照片裏是一個青年女子，站在橋上。德子老太對於這張照片，依稀還記得，也是那次上飯坂溫泉

去，在走出車站不遠的橋上拍的。照片中的青年女子，正是季子。比呂子手裏既有這張照片，那就一點不錯，她一定就是德子老太的外孫女了。

德子老太想：比呂子動過手術之後，想必就這樣躺在床上看照片，看得不知不覺地睡着了。這時德子老太忽然想起一件事：何妨自己就帶着比呂子，到這有紀念性的飯坂温泉去旅行一次，散散心呢！

德子老太的視線，由照片轉向比呂子，纔發現她的眼角正濕着。一會兒，淚水聚成淚珠，向耳旁流將下去。她的眼皮閃動着，分明她已知道德子老太來了。

「比呂子小姐！」

但是比呂子眼睛不開，也不答應。祇是淚珠又接着流了出來。

德子老太靠近她的臉兒，又叫了一聲：

「比呂子小姐！」

比呂子氣呼呼地：

「來做什麼嘛！」

「做什麼？……」

德子老太對於比呂子的倔强，反覺得非常可憐：

「你同住的澤田小姐打電話給我的呀！」

「哼！多管閑事！」

比呂子這時纔睜開眼睛，看了看德子老太：

「照您吩咐的做啦！手術也動過啦！您告訴洋太郎罷！乾乾淨淨，什麼都解決啦！」

「對不起！比呂子小姐！」

「事到如今，這些客套話，我都不要聽啦。您回去罷！反正我明天也可以出院了。下回再也別來！」

「不！比呂子小姐……」

「討厭！我可正在生氣呀！說不定我會嚷起來，叫大家聽見的啊！」

「哪！爲什麼不叫我一聲奶奶呢？」

「怪裏怪氣的，好笑！」

比呂子唾棄似的說，眼淚也停住不流了。

「苦了你啦！」

「苦什麼！我不在乎！比這箇更苦更苦的，以前也不知道受過好多……」

「可憐！」

「告訴你，我不要聽這一套假慈悲！」

「不！我這是眞心的話。」

「既是眞心，就趕快回去！這纔是眞待我好呢！」

德子老太呆住，不知道怎樣纔好。不由地歎了一口氣：

「你就這麼恨我嗎？」

「恨哪！凡是跟伊吹家有關係的，我都恨！」

「也不想跟他們見面？」

「絕對不想！」

「可是，你的母親季子，一定在九泉之下，希望你跟伊吹家的人見面呢！」

「胡扯！我的母親死而有靈，決不會這樣想的。你想想看！二十年前情奔出去的人，她生的女兒忽然露了面，大家心裏是怎麼箇想法？再若知道又是個酒吧女，和洋太郎還有過那種關係，他們一定說：『哼！上樑不正下樑歪，究竟是什麼人繞生什麼兒女！』我祇有被他們瞧不起。祇有叫他們討厭。就說我能忍得下罷，替我的生身之母想想，不太可憐了嗎！」

「你這樣的替你母親着想嗎？」

「……」

「哪！既然這樣，你和洋太郎的事，一概不講，好了吧？」

「可是洋太郎知道呀！這個壞東西……」

比呂子咬着嘴唇發恨。她覺得經過這次手術，現在已把自己對於洋太郎的餘情，完全斬斷了。做手術的時候，很痛。她咬牙忍痛，一面繼續恨着洋太郎。

「那麼，這樣好不好？你是我的外孫女這件事，我還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知道的祇有那位澤田小姐。我們關照澤田小姐不要說，以後我們兩個人常常見見面——外婆和外孫女。這樣總可以了吧？」

比呂子盯着德子老太：

「爲什麼這麼想做我這種浪漫女人的外婆呢？丟開我不管，省了好多麻煩，不好嗎！」

「因爲我知道了你是我的女兒季子的孩子。」

「我還沒有承認這件事呢！」

比呂子故意橫蠻的說，別轉了頭。

「別胡說啦！」

德子老太沉下臉來，加强語氣嚴厲地罵道：

「還不放老實點！現在不是倔强賭氣的時候啦！」

比呂子意外地被她一罵，驚得光着眼望着德子老太。也不再橫蠻了。似乎挨了罵，反而發現了德子老太的愛情——這是她直到現在沒有遇到過的骨肉親情。

比呂子感到自從有知識以來頭一次挨罵的欣悅。剛纔還一直矜持着，這時可想叫她一聲「奶奶」了。

二

又過了十天左右之後的一箇禮拜天，德子老太和比呂子動身上飯坂温泉去了。她們搭的是上野車站上午九點的快車。在福島換車，下午三點左右就可以到飯坂。

澤田三沙子到車站來送她們——她們祇有對於三沙子，一切都毫不隱瞞的告訴了她。比呂子從特

別二等的車窗口探出頭來。三沙子問她道：

「跟婆婆一塊兒，高興吧？」

比呂子回頭望了望德子老太，有點不好意思似的：

「有一點！」

「唷！祇有一點點？」

「那麼就算大大的高興。」

「跟婆婆好好地撒撒嬌罷！」

「含着她的乾癟奶子吃兩口？」

「對啦，對啦！」

德子老太微笑着聽她們兩人說話。這一次的事，三沙子眞是恩人。德子老太聽說這位恩人還借出五千元做住院費用，就拿出錢來還了她——比呂子雖然不肯，但沒有推辭得掉。

比呂子在五天之前，又開始到銀座的酒吧上班了。德子老太雖然不願意比呂子做這樣工作，但聽比呂子說，自己又沒好好進過學校，還有什麼織業好做呢？也就祇好不開口了。

那一天，德子老太從醫院出來，就到了大森的恭子家裏。她雖曾答應比呂子，不告訴任何人，可是，至少，再不告訴恭子，她簡直要憋死了。

自己已是七十五歲的人了。目前雖然不打算就死——至少在洋二郎和忍小姐結婚之前——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閻王會派人來催請。到時自己眼睛一閉，那時，比呂子的事，跟誰說也不會相信。因此，必須在家裏的人之中，找一個，把始末根由告訴他，將來也好做證人哪。

而自己的六個兒女之中，祇有恭子，直到如今，還有時想起季子來，和德子老太談談。其餘的五個，都早已把季子什麼的忘掉了。而且祇有恭子一個，知道洋太郎和比呂子的事。所以商量比呂子的問題，恭子是最適宜的對象。

志村到公司上班去了，不在家。恭子一見德子老太就問：

「媽怎麼啦，臉色不大好呀！」

等德子老太一五一十的把事實經過告訴了她，恭子的臉色也變了：

「有這麼可怕的事？我簡直不能相信了！」

德子老太祇是點頭：

「是這樣的呀！這是事實呀！」

「那麼，媽也不預備告訴洋太郎？」

「不告訴他。洋太郎要是知道了，一輩子都要睡不着好覺了。那也未免太可憐啦。」

恭子聽見志村說：洋太郎追求佐伯忍，已逐步獲得成功。德子老太若是知道了這件事，還不氣成半瘋。她現在蒙在鼓裏，還爲這個洋太郎，這樣的拼命呢！恭子覺得自己的母親眞可憐。

恭子恨不得把這些話統統告訴母親，但是志村再三關照過，不許她亂講的。而且如若由於自己多嘴，佐伯忍和洋太郎的婚事發生了變化，那豈不是怨毒都要結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爲了自己的將來着想，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還是少開口爲妙。

「所以，還是你跟豐一說一下罷！就說比呂子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也別提起我，祇要豐一告訴洋太郎，叫他放心就好了！」

「好罷。」

「順便還有一件事，我打算最近帶比呂子到飯坂溫泉去一趟。可是我這次出門，對於洋介和孝子，又不要說實話。所以我想：對他們就說是我到你家來住幾天。」

「好哇！外婆帶外孫女兩個人旅行，將是永遠的紀念啊！」

「就是啊！」

——但是那一天，比呂子並沒有馬上就答應上溫泉去。當時，德子老太說：

「你和我兩個人，到你母親拍照的那飯坂溫泉去一趟罷！我想這樣一來，你的心情也許可以轉變得好一些。」

比呂子也不答話，瞪眼望着天花。過了一會，伸手從枕旁小小桌子的抽斗裏，拿出香煙和火柴：

「對不起，您到外面去好不好？」

「外面？」

「這醫院裏是禁止吸煙的。在病房抽煙，叫護士看到了，會挨罵的。您替我在房門外邊看着，有護士過來，馬上通知我！」

德子老太覺得：比呂子跟她商量這些孩子氣的事，可見她的心情，已相當的軟化下來了。也就很爽快地答應道：

「好！你放心好好地抽一枝好了！」

德子老太站在門外，過了五分鐘，回進房裏，但是比呂子好像並沒有吸煙，香煙、火柴，還是原樣兒拿在手裏，一直在出神想着心事。

她看見德子老太，低聲叫道：

「奶奶！」接着說：

「您，帶我去罷！……」

她這纔又要哭又要笑似的向德子老太綻開了笑臉。

——德子老太坐在快車裏，一面回憶着這段經過，一面想想：這次旅行回來之後，可得拿出全副力量來張羅洋二郎和忍小姐的婚事了！雅子雖然阻擋過，但德子老太想：還是先帶洋二郎到佐伯家拜訪一下！

開車的鈴聲響了。

三沙子踮起脚跟，向比呂子耳邊低低的道：

「可別跟婆婆說我在伊吹商事做事呀！」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

火車動了，三沙子跟着向前走着：

「婆婆！多保重！」

「謝謝！謝謝！」

「比呂子小姐，一路小心啊！」

「嘸嘸！」

火車離開了月臺，三沙子還呆呆地站在那裏望着。

現在，比呂子總算幸福了！有德子老太跟着她，抵得上千人的力量。可是，我呢？三沙子想到這裏，又寂寞起來了。好像只剩自己一個人，被大家丟下來了似的。今天雖是禮拜天，照舊還是要一個人孤獨地渡過。而且，永遠地是這樣……。三沙子低著頭，跟在許多人後面往回走。

在火車裏，德子老太向比呂子道：

「澤田小姐是個好人啊！」

「是啊。」

「在那裏做事？」

「在丸之內的一家公司。她父親母親都沒有了。所以她很羨慕，她也想跟我一樣，有一位奶奶纔好。」

「早點結婚不好嗎！」

「好像有一個愛人，不過似乎還有許多複雜的內情，不大容易呢。」

比呂子說完，望着車窗外面，過了一會纔說道：

「洋二郎呀……」

「洋二郎怎麼了？」

「我說的是洋二郎結婚的問題呀！我雖沒有見過洋二郎，他的人很好吧？」

「那是自然……」

「既然這樣，我想他跟這位澤田小姐，不正是一對兒？……」

「什麼話呢！」

德子老太認眞的：

「洋二郎有一個愛人，叫佐伯忍，不久就要結婚了。」

「哦！是嗎！」

比呂子想：這件事，三沙子一定知道。比呂子到現在，纔算摸到三沙子悲傷的原因了。她想開了心事：自己能不能給三沙子幫點什麼忙呢？

第二天夜裏，比呂子寫了一封信給三沙子。

『三沙子小姐：謝謝你送行！奶奶也非常高興，她說您眞是好人。

昨天夜裏，我和奶奶把被臥排在一起睡的。我覺得這一次的旅行是對啦。我覺得很幸福。對河旅館裏宴會的三絃和鼓聲，陣陣傳來。聽到小藝妓拼命提高嗓子在唱啊，我就想到，我從前也曾經過這種生活，就難過的忍不住，鑽進奶奶的被臥裏去了。

我把臉兒貼着奶奶胸口，「奶奶！奶奶！」的叫着，不由得哭起來了。奶奶抱着我，拍着我的背，一邊說：「好了好了！不要難過！」我却越發貼緊了奶奶。這時，我纔眞正從心底感覺到：「她是

我的母親的生身之母呀！」

想到這裏，我忽然高興起來，再也呆不住，從被子裏跳出去：「奶奶，看我跳舞！」奶奶說：「要傷風哪！」我也不管，就這樣穿着睡衣，嘴裏彈着三絃，跳了一箇「深川」，又跳了一箇「奴樣」，簡直像發了瘋一樣。

今天早晨，我們出去走了走。在我的母親從前拍照的十綱橋上，用我母親那時同樣的姿勢，拍了一張，又在愛宕山，照那另一張照片的樣子，跟奶奶並肩站着，也拍了一張。奶奶告訴我許多關於我的母親和爺爺的話。我對於母親生前是怎樣的一個人，纔漸漸地明白了。

據說：這二十年之間，飯坂温泉也完全改了樣子。從我們住的稻荷旅舘望出去，摺上川的對面岸上，排着一排的旅舘，可是奶奶說：她從前到這裏來的時候，那邊是圍着木柵、栽着櫻花樹的。奶奶帶我來住這稻荷旅舘，也是因爲她二十年前住在這裏的關係。奶奶還在可惜：那顆有名的欅樹，昭和十九年的一場大火，被燒掉了，奶奶感慨無限地說：

「再過二十年，我和比呂子又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了！」

旅舘的燈光，映在河裏水面上，很是美麗。遠處傳來白虎隊歌的歌聲。現在已經九點半了。奶奶大概是白天走路走的累了，正輕輕地發出鼾聲睡着。拉拉雜雜地寫了許多，耽誤您許多時間！請安歇罷！再見！』

三

德子老太從飯坂温泉回來之後，又到恭子家住了兩夜，裝作沒事人兒似的回了家。她現在還在回味着這次旅行的經過。走了這一趟，結果很好。比呂子完全對德子老太貼身親近，一點隔閡也沒有了。德子老太也眞從心裏頭，把比呂子當作自己的孫女兒了。

但是，到了這一步，以後對於比呂子怎麼辦呢？不能老是這樣聽她去呀！得給她想想辦法呀！可是，怎麼樣給她想辦法呢？德子老太想不出主意來。

比呂子說：照現在這樣就很好。祇要能常常看到奶奶，她就很高興。祇憑這一點，她已覺得比以前幸福了。

她說：她不願意和伊吹家任何人見面。今後自己的命運，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打開。德子老太雖覺得她的堅强可取，但想起她和洋太郎的事來，又不能放心。

德子老太想：

（說不定顧不得洋介不高興，還是告訴他一下的好。）

紙門外邊，下女叫德子老太：

「老太太！老爺請您到茶間有話要說。」

「好！馬上就來。」

德子老太走到茶間，洋介和孝子兩人在那裏坐着。兩人臉都板板地，也不向德子老太正面望着。

德子老太覺得跟平常有點兩樣，心裏倒是一驚：

（不要是他們知道了飯坂的事吧？）

不管他！知道就知道好了！我也有辦法對付！德子老太打定主意，坐了下來。

但是洋介祇是叭唧叭唧的抽煙，什麼也不說。孝子見洋介不開口，焦急地望着他。德子老太越發莫名其妙。但仍故意裝作麻木，看他們怎麼樣。

孝子似乎忍不住了，催促洋介：

「您說呀！」

「嗡！……還是你說罷！」

「我？……」

德子老太望着他們兩個：

「什麼事呀？這麼鄭重其事的？」

孝子有點不願意似的，但立刻又轉了一副臉兒：

「有一件事，要請媽媽諒解。」

「諒解？」

「也不是，祇是向您報告一下就行了。」

聽這口吻，似乎並不是和比呂子有關的事，德子老太心裏覺得輕鬆了。

孝子道：

「這回，洋太郎和雅子，兩個孩子的婚事，一下子都決定了。」

「那好哇！」

德子老太覺得正好洋太郎和比呂子的問題，剛剛解決，眞是巧極啦。便笑嘻嘻地問道：

「那麼，雅子還是那佐伯勇吉吧？」

「是的。」

「洋太郎呢？」

「和忍小姐。」

德子老太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了：

「你說什麼？」

「和佐伯忍。」

孝子努力無表情的，冷冷地望着德子老太鐵青的臉。她大概是估計好了的，不取這樣態度，也壓不住德子老太。

德子老太突然叫了起來：

「不行！這種辦法，絕對不行！」

「您說不行，可是已經決定了呀！」

「不！不行！」

「祇不過向您報告一下呀！」

「洋介！」德子老太瞪着洋介：

「你贊成這辦法嗎？」

「我贊成的。」

「我可絕對的反對！」

孝子道：

「媽媽！孩子們的婚姻，該我們做父母的決定呀！」

「不！忍小姐應該和洋二郎結婚。老早就決定了的呀！你們不也早就知道的嗎！平空地叫她跟洋太郎結婚……」

德子老太放在桌上的手掌，氣得索索發抖：

「洋太郎可也夠什麼的，他明明知道洋二郎的心事，這是多麼……」

「媽媽口口聲聲的洋二郎，可是洋二郎並不怎麼歡喜忍小姐呀。他根本就沒有想跟忍小姐結婚哪。這都是媽媽一廂情願的決定嘛。」

「不！不對！」

「可是，洋二郎親口這樣說的呀！」

「洋二郎不會這樣說的！」

「那麼，把他叫來問問好吧？」

「你先把洋太郎叫來！既到了這一步，我還另外有話要跟洋太郎說哩。」

「洋太郎還沒有回來。」

「那麼叫雅子來！雅子也應該知道洋二郎的事呀。」

「雅子也沒有回來。」

「今天既要談這箇大問題，爲什麼兩個本人都不在家，這成什麼話！」

「總而言之，媽媽！事情已經決定了呀。忍小姐也說了：要是洋太郎，她答應這門親事。」

「忍小姐不會這樣說的！」

「您說她不會這樣說，現在親事都談定了，這不是鐵打的證據！」

「我不能相信！」

德子老太氣憤之極，幾乎要發昏。自己竭力忍着，祇覺得呼吸急促，氣都轉不過來。

「總而言之，媽媽！」

孝子一字一句的說道：

「事到如今，可請您老人家別亂動！不然的話，不止是洋太郎的問題，要連雅子的親事也搞壞了，那可不好辦！」

洋介和孝子，站起來走了。

剩下德子老太一個人，她覺得自己氣的快要發瘋。呆呆地又坐了一分鐘，忽地站起身來，脚步踉蹌地走到洋二郎的房間前面：

「洋二郎！洋二郎！」

一面叫，一面拉開房門。洋二郎不在，房間裏還跟平時一樣，收拾得整整齊齊的。

「洋二郎！洋二郎！」

德子老太大聲叫着，滿處亂找。下女聽到，慌忙趕來。

「洋二郎少爺在院子裏。」

德子老太曳上一雙木屐，下了院子，在庭園的一角，一株柿樹下面，洋二郎站在黑地裏，臉向着遠處目黑一帶的燈火夜景。

德子老太向他走近，一面叫：

「洋二郎！洋二郎！」

洋二郎慢慢地回過身來。他的臉上，似乎對於德子老太怒極欲狂的神氣，感覺害怕的樣子。但是這時德子老太也沒有注意到這些。

「洋二郎！你知道忍小姐要和洋太郎訂婚的事嗎？」

洋二郎點頭。

「你說過不想和忍小姐結婚嗎？」

「是我說的。」

「爲什麼說這種呆話呢！忍小姐應該是你的呀！」

「可是，哥哥要比我……」

「嘿！洋太郎有什麼了不起！這種人，是人類之中的渣滓！垃圾！忍小姐要跟洋太郎結了婚，祇有不幸。洋二郎！你就聽她這樣不管嗎？」

「不過，忍小姐歡喜哥哥呀。這是雅子說的。所以，奶奶！我沒有什麼。」

「什麼沒有什麼！絕對不可以！」

「我……」

洋二郎轉過視線，抬頭望着遙遠的天上的星星。

「你怎麼樣了？」

「我呀，不想這些問題了。我祇想再看到一次飛碟！所以一直在這裏站了好久。」

「就是這飛碟的話，不是也祇有忍小姐當眞話聽的嗎！所以……」

「不對！」洋二郎使勁的說：

「公司裏的澤田三沙子也很認眞地聽我的話！」

「澤田三沙子？啊啊！那回，你送她回公寓的那個人？」

「是啊！」

「洋太郎說：那是個很壞的女人。」

「不對！」洋二郎更加使勁說：

「我一向就覺得澤田小姐是很好的好人。並且還是很可憐的人！」

「不行，不許這麼想！」

德子老太斷然地擋住：

「不管怎麼樣，你總得和忍小姐結婚！我一定要辦到叫你們結婚！」

四

德子老太好不容易，找到佐伯忍的伯父家，站在門前。她好幾次想拾起手來按門鈴，不過心裏還在躊躇不決。

憤怒已經漸漸鎮靜下來了。起初是一鼓作氣的趕到這裏，等到憤怒一平靜，到底上了歲數的人，還是要考慮到利害問題。

洋二郎的事，固然要緊，但是整箇伊吹家的問題，也不能不顧到。假如現在見到佐伯勇，請他答應把佐伯忍給洋二郎，後果又將如何呢？

如果，洋太郎和佐伯忍的婚約已經訂定了，那佐伯勇就得把已訂定的婚約撕毀，或者是繼續的堅持把這婚約付諸實行，祇有這兩條路之中任選一條。至少，總不致於說：那就遵命把佐伯讓給洋二郎吧？

萬一，就使佐伯勇竟答應給洋二郎，可是，洋介和孝子也不會同意呀！這樣一鬧，結果一定是連勇吉和雅子的婚約，也要發生裂痕。而伊吹家也必定感情破裂，弄得一塌糊塗。

（事到如今，一切都晚了！）

德子老太除了這樣想，沒有別的法子了。

想不到自己還在夢中的時候，竟被孝子跟洋太郎他們偷營拔寨地把主帥搶走了！自己還把洋二郎和佐伯忍的事，重重地託過雅子的呀！她竟……

不錯！自己確實是太糊塗太大意了。對洋二郎也對不起！可是，自己並沒有閑着呀！是爲了洋太郎，替他想辦法解決比呂子的事的呀！沒想到，就是這個洋太郎，把佐伯忍搶去了！

德子老太想到這裏，氣的五內如焚，幾乎想大叫大跳一頓。

（話雖如此，忍小姐也太說不過去啦！我總以爲忍小姐決不是那種人！我相信忍小姐一定能認識洋二郎的好處的呀！）

德子老太已經不想按佐伯家的門鈴了。但是，至少還想和佐伯忍見一面。見了佐伯忍得問一問她的眞心究竟如何，要不然，心裏這口氣，說什麼也咽不下去。

德子老太離開了佐伯家的大門，但是還不肯就走。她想：說不定佐伯忍在外面，也許這時候剛巧回來。她要捉住她，跟她細細地談一談！

德子老太就這樣在附近走來走去，徘徊了差不多一箇鐘頭。自己漸漸地覺得：這種樣子簡直像一隻喪家之犬，未免太慘了。同時，過路的人也覺得這個老婆婆透着古怪，都要多看她幾眼。

德子老太死了心。她只好放棄這箇念頭了。

但是，她又不願意回到那有洋太郎住着的自己家裏去。也曾想到恭子。可是，那志村豐一也不對！關於洋太郎和佐伯忍的婚事，他事先一定總聽到佐伯勇他們提到過，怎麼竟直到今天不透露一點給我！想到這裏，連志村的臉也不願意看他了！在熱海還幫過他那樣的忙呢！眞想見了面好好損他幾句纔痛快！

（可是，唉！事到如今，什麼也別說！）

在東京，還有洋介的弟弟，老二元次郎的家，老三良平的家，但是在今天夜裏這種情緒之下，也不願意上他們那裏去。

德子老太又想到比呂子。比呂子一定會同情德子老太，幫着罵洋太郎出氣的。可是，罵一頓又算得了什麼呢！也不像自己這樣年歲的人幹的事。而且，比呂子現在還在銀座的酒吧沒有回去呢。去也是空跑一趟呀。

（不過，那公寓裏還有澤田小姐呀！現在去了，總會給杯熱茶吧！）

想到這裏，德子老太的精神多少又振作一點了。她覺得：像這種時候，三沙子一個外人，倒是反比自己的兒女還靠得住些。德子老太也明白：這種心理有點不正常。

德子老太儘管心裏明白，但是叫住了一輛計程車，却仍然囑咐司機：

「到明治神宮的外參宮道！」

計程車在夜市上疾駛。德子老太閉起了眼睛。

現在，洋二郎在家裏做什麼呢？自己在家裏鬧得太凶，洋二郎是不是在家裏的白眼交加之下，嚇得畏畏縮縮地不敢做聲呢？

不過，自己對洋二郎說了：一定要辦到叫你和佐伯忍結婚！也許洋二郎相信這句話，正在家裏等着好消息呢！

不久，計程車停在比呂子的公寓門前。德子老太躊躇了一下之後，決心走進公寓，上了樓。到了比呂子房間前面，敲敲房門：

「比呂子！比呂子！」叫了兩聲。

不聽見裏面答應，房裏也沒有電燈。這時，數過去第三間的房門開了，三沙子探出頭來：

「唷！果然是婆婆來了！」

這麼一來，德子老太就很自然地做了三沙子房裏的客人。

「我也想：比呂子大概不會在家的……」

「婆婆找她有什麼事？」

「有點小事……」

「我跟您沏茶去。」

三沙子走向屋角炊飯的地方。她一面點煤氣，一面想：假使告訴德子老太：（洋二郎到這房裏來過），不知道她要怎樣的吃驚哩。恐怕還不止是吃驚，說不定要大罵一頓吧？無論怎樣，三沙子現在可不願意被德子老太罵一頓。她想：還得再囑咐比呂子一下，關照她：我和洋二郎的事，要絕對秘密。

德子老太等着沏茶，一面向四邊張望。傢具器物雖然簡陋一點，倒還應有盡有。最叫人看了舒服的是房裏打掃得很乾淨。這一點，和比呂子的亂糟糟的房間比起來，眞有天壤之別。

這時。德子老太忽然想出一箇異想天開的主意。她想帶着洋二郎，離開目黑的家。也住到這樣的公寓裏來！

她再也不願意跟那些無情無義的一家子過日子了。而且，既然親事談定了，以後忍小姐恐怕要常

常上目黑的伊吹家來玩。有的時候，可能還要興高采烈跟洋太郎一塊兒出去。

一邊是歡天喜地的準備婚禮，一邊是滿腹辛酸的光着眼睛着。替洋二郎想想，這是多麼傷心的事呢。而且，自己心裏最愛的忍小姐，以後還得管她喊嫂嫂！這種痛苦，眞是形容不出。到了這一步，那眞得天天咀嚼那回在熱海說的：海底深處的悲哀了。德子老太怎捨得叫洋二郎受這種罪呢！

但是，祇要離開目黑的家，眼不見，心不煩，日子長了，自然也就慢慢地忘了。離開家庭，也是自己對於伊吹一家賭的一口氣，表示的一種抗議。

（我也才七十五歲呢！祇要有這箇心，照應照應洋二郎，也不是辦不到呀！不！就是賭氣也得這麼辦！）

三沙子把紅茶端了過來：

「請喝茶！」

「謝謝！」

「在飯坂溫泉，聽說玩得很痛快呀！比呂子小姐高興得很吶！」

「是嗎！」

「聽說比呂子還半夜裏起來跳舞哩！」

「嘸嘸！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一定是太高興了。我看着直要淌眼淚。」

「眞的！」

「澤田小姐！這公寓裏，有沒有空的房間？」

「現在是住滿了。您問這箇做什麼？」

「不是，我想把洋太郎的弟弟洋二郎帶出來，脫離目黑的那箇家。」

「爲了什麼吶？」

「本來，家醜不可外揚，不應該跟您說的，不過洋太郎和比呂子的事，您是知道的，不妨說給您聽一聽……」

「……」

「有一位小姐，洋二郎早就愛上她了。這位小姐，我也看到過，我很中意，心裏想：一定要把這對兒成全到一處，這也是我們做老人家的一段心願哪！」

三沙子覺得：自己明明知道的事，要裝做不知道的樣子聽着，這可不大容易。何況這件事，還不能一定說是和自己沒有關係呀！三沙子聽着德子老太的話，自己心裏直發跳。

「可是，您猜怎麼着？」

德子老太說到這裏，臉上頓時氣得變了色，三沙子倒驚的一怔。

「洋太郎說是要和那位小姐結婚了！」

「唷！」

「照道理，洋太郎在目前這段時期，應當要格外謹愼纔是呀！可是他別的什麼也不幹，偏偏要來搶弟弟的愛人……」

「哪，那麼，那位小姐答應和洋太郎結婚了嗎？」

「他們說是答應了。聽說正是我帶比呂子上飯坂去的時候，他們把話都說妥了。」

「……」

「像這樣家庭，我還能把可憐的洋二郎丟在裏面嗎！」

「是呀！」

「您也是這樣看法嗎？」

「是的！」

三沙子答應的很直截痛快。

他明白了：怪不得這幾天洋太郎特別顯得高興，洋二郎那麼憂鬱。三沙子覺得：洋太郎這個人，越發不可饒恕了。但是，這樣一來，豈不是自己和洋二郎有結婚的可能了嗎？

想到這裏，三沙子又開始興奮起來，但是轉念又想到：（社長的令郎，和貧窮而且大了三歲的女人！）

她想穿了：那件事和這件事，完全是另一問題。

德子老太回到家裏時，已經十一點多鐘。家裏的人好像都早已睡了，一點聲音也沒有。祇有下女還沒有睡。

德子老太想把洋太郎和雅子叫起來，教訓他們幾句。繼而又想：（什麼也不要說了！還是一言不發的離開這裏算了！）

她走進洋二郎的房間。

洋二郎大概是睡不着，也許是正在等待德子老太的好消息，聽到德子老太一叫，立刻答應，把枕旁的電燈捻開了。

「洋二郎！我呀，我想最近離開這個家，住公寓去！」

洋二郎仰面望着德子老太，似乎不大相信的樣子。

「洋二郎也跟我走，好不好？」

洋二郎毫不考慮的答道：

「好哇！我跟您走，奶奶！」

五

禮拜天的下午。

志村豐一和恭子，被洋介請來。在座的，還有孝子、洋太郎、雅子。看這樣子，大有召開家族會議的神情。祇有德子老太和洋二郎，在自己的房裏沒有出來。洋介也沒有請他們。

德子老太猜想：今天家族會議的議案，大概是關於自己和洋二郎離開這箇家庭的問題。不過，事到如今，不管誰怎麼說，一定要貫徹到底！她已經在開始收拾隨身的衣物了。

洋介望着志村的臉兒，苦笑道：

「眞糟糕！老太太說要帶洋二郎出去另外住哩！」

「原因是爲的忍小姐的結婚問題吧？」

「是的啊！媽說：大家都欺負洋二郎，這樣可怕的家庭，再也不能一塊兒住下去了。」

「那麼洋二郎呢？」

「他準備跟奶奶一起去。他說：『奶奶一個人，太可憐了！』祖孫倆，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可憐誰？可是這孩子，他一旦說出口的話，可倔强呢！」

恭子從旁說道：

「洋二郎一向就是奶奶的心頭肉嘛！」

孝子道：

「我覺得這一點反而對洋二郎不好。所以纔造成今天這樣的結果的。」

恭子不服道：

「不過，我可不是這樣看法，洋二郎雖然腦筋差一點，可是生得那麼直爽、誠實，完全是奶奶的教育！」

恭子說到「誠實」兩箇字，特別使勁，順便冷冷地瞅了洋太郎一眼。

但是，洋太郎聽了好似馬耳東風，毫不在意。雅子祇是抬起手腕來看錶，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兄妹兩個對於祖母的問題，都沒有放在心上。他們滿腦袋祇關心着下午兩點的約會——佐伯兄妹要到伊吹家來。

洋介擋住自己太太和妹妹的爭論：

「不談了！這些話都跟目前的問題沒有關係。倒是怎麼樣去說服老太太！我可是嘴都說乾了，麻煩豐一妹夫，你給勸勸老太太好不好？」

「怎麼辦呢！」

「要不然，這件事叫佐伯家知道了也討厭……」

恭子道：

「傳到外邊，人家說起來也不好聽呀！」

「是的呀！」

「所以，還是照媽的說法，把忍小姐給洋二郎撮合起來，那就好了！」

恭子始終憎恨洋太郎，又轉過臉來問他：

「怎麼樣？洋太郎！趁現在這時候，差不多你也讓一步好不好？」

可是，洋太郎泰然自若的答道：

「我就是不怎麼，恐怕忍小姐也不會答應吧！」

「嗑嗑嗑！你倒很有把握哪！」

「唔！差不多！」

洋太郎摩着下巴說。

志村看着洋太郎這副傲慢自大的態度，也實在覺得可惡。心裏想道：爲了比呂子的事來找我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你倒忘了嗎！前一回，聽到說比呂子已行過手術，還直跟我鞠躬：（姑夫！一定要報您的恩！）現在就翻臉不認人啦！稍微放謙虛一點呀！而且，比呂子的事，還不是全虧了你家奶奶

嗎！想着眞恨不得現在當面替他抖開來。

洋介催促道：

「怎麼樣？豐一！恭子也一塊兒去一下！」

志村回頭望着恭子：

「喂！怎麼辦？」

「唔！是呀！怎麼去說呢！」

雅子看得不耐煩，開了腔：

「有什麼了不得！要走就讓她們走好啦！哪？哥哥！」

「嗡！是啊！」

「這件事，等勇吉和忍小姐來了，我來跟他們說。交給我！我一定會說得很好。這些不痛快的事，現在不要再談下去了！根本，奶奶也越來越長志氣啦，要不然就是成心找彆扭。這種人，由她去，別理她就好啦。不然的話，眞要把她慣壞啦！」

這時，下女走了進來：

「姑老爺！您的電話！」

「找我？」

「是的。佐伯先生打過來的。他說志村先生說不定在這裏。」

「什麼事呢？現在找了我來？」

志村偏着腦袋，走了出去。

下女手裏還拿着一封剛纔接到的快信，送往德子老太房裏去了。

志村的電話，似乎很長，好久還不見回來，大家不覺有些不安。都坐着不動。

雅子看看手錶：

「兩點啦！忍小姐他們差不多快來啦！哥哥！」

「是啊！」

洋太郎這時，對於志村接的這箇電話，似乎感到一種不祥之兆，覺得沉悶而又忐忑不安。好久，志村纔回到會客室來。他一進門，先看了看洋太郎，默默的坐了下來。

恭子問：

「電話裏說些什麼？」

「消息很壞！」

洋介問：

「很壞？」

「我照佐伯的電話說給你們聽，他說：他對洋太郎的品行，感覺有疑問！」

洋太郎聽着，身體「砰」的一震。

「唷！眞失禮！」孝子道：

「難道說，我家洋太郎，做下了什麼不好的事嗎？」

「他說：洋太郎叫銀座的一個酒吧女懷了孕，這件事呢，姑且算是年輕的人的過失，不去說他。可是，洋太郎事後的態度太壞，身爲男子漢，太卑怯了，所以，這件親事，他們不談啦！」

洋介瞪着洋太郎：

「洋太郎！這是眞的嗎？」

「胡說！」

洋太郎臉都發了白：

「不過，他們既然這麼疑心，我也不愉快。所以，婚姻的事，我們這邊回絕他們好了！」

「洋太郎！」

志村萬萬忍不住了：

「你當着我的面，還要抵賴嗎？」

「可是……」

洋太郎抬頭望望志村的表情，低下頭去，再說不出話來了。洋介抱起臂膀，皺眉苦臉的瞪着洋太郎。

孝子急得手足無措：

「姑夫！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洋太郎和那酒吧女懷了孕，是眞的。後來，逃避責任，躲着不見面，也是眞的。你們知道不？這樁事，可全虧了這裏的祖母老太太，替他們解決了的呀！」

除了恭子之外，其他四個人都不相信似的望着志村。

孝子詫異道：

「既然如此，媽媽爲什麼也不告訴我們一句呢？」

「爲的可憐老太太啊！什麼也不提，祇裝不知道，這樣就免得洋太郎受窘，以後也好做人，這都是奶奶疼孫兒的苦心啊。你們要知道！對方那個女人，還是……」

志村剛說到這裏，恭子連忙攔住：

「嘿！別再說啦！」

沉重難受的沉默，籠罩着這箇會客室。

雅子故意快活地打破沉默，叫道：

「不過，姑夫！這樁事跟我和勇吉的婚事，沒有什麼關係吧？」

「大大的有關係。他們說：也作爲沒有這件事了！」

「噯唷！氣死人！」

雅子轉過臉來向着洋太郎，恨不得要撲上去的樣子：

「哥哥！你做的好事！害死我啦！害死我啦！你得負責！怎麼辦？」

這時，後面忽然有人說話：

「啊唷！怎麼啦？」

回頭一看，德子老太探頭來望着大家呢。

大家也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連雅子也好像被雷打了似的，開不得口了。

洋介好容易纔掙出一句話來：

「媽！佐伯家來回斷他們兩個的親事了。」

「噢！」

德子老太好像聽說鄰居家裏死了一隻小猫似的，沒有什麼感動。

洋介道：

「這樁事，我還有點不明白的地方想問您吶。」

「是嗎！那等一會兒再說罷！我現在有事要找洋二郎去呢。」

德子老太說過，又走開了。

剛纔德子老太收到的快信，裏面是這麼寫的：

『奶奶！

一切一切，澤田小姐都跟我講了。

不過我想：奶奶離開家，住進公寓去，這是不好的。爲什麼呢？因爲奶奶您是伊吹家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樑呀！玉柱金樑，怎麼可以離開家跑出去呢！您離開了，這箇家就完啦！

我想：怎樣才能叫奶奶不離開家呢？結果我想到了：（祇有我直接去見忍小姐！）我不知道這樣做法對不對。倘是不對，請奶奶寬恕我！

忍小姐眞好哇！我把以前洋太郎和我的關係經過告訴了她，她說：她早就覺得洋太郎身上帶着這種陰影。我又問她：爲什麼不和洋二郎結婚？她說：因爲洋二郎已有了一個愛人，是公司裏的澤田三沙子。她是聽見雅子和洋太郎這樣說的。

不過，據忍小姐說：她打算就使和洋太郎結了婚，還想作爲一個嫂嫂，努力照應洋二郎。她也就是在這種心情之下，纔答應了這門親事的。奶奶看的一點不錯，忍小姐眞是個好人。

她還說：她現在決定不和洋太郎結婚。可是事到如今，也不好再和洋二郎結婚了，不過，她希望：無論如何，要替洋二郎找一個好媳婦。

可是，奶奶！我直到現在瞞住沒有告訴您，我那公寓裏的澤田小姐，也就是公司裏的澤田三沙子呀！奶奶！盡您的力量，叫澤田三沙子小姐獲得幸福罷！

我不久也許要上大阪工作去。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奶奶！您到大阪來玩嘛！』

洋二郎坐在桌子前面，聽着收音機播送的輕音樂。看見德子老太進來，唇邊綻開靜靜的微笑。

「洋二郎！奶奶大概還得在這家裏住下去了！」

「是嗎！那好極啦！」

「嘔嘔！眞的。別看奶奶年紀大了，我還是這伊吹家的玉柱金樑吶！」

德子老太望着洋二郎的側面臉兒，滿心愉悅地想着澤田三沙子和洋二郎將來的遠景。

（全書完）

OLD GRANDMOTHER

BY GENJIKEITA

TRANSLATED BY HSU PAI

COPYRIGHT © 1979

COWBOY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R O. C.

兒女債

牧原叢刊 44

著　　者：源氏鷄太
譯　　者：徐白
出 版 者：牧童出版社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184巷2弄3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18705號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 行 人：姜紫燕
每冊定價：新臺幣70元
初　　版：中華民國68年4月30日

P2000479　　S2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